



基洛夫的少年時代

高麗別娃著

時代出版社

基洛夫的少年時代

高露別娃著 關予素譯



時代出版社

基洛夫的少年時代 25開 184千字

著者：高 露 別 娃
譯者：關 予 素
出版者：時 代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分 廠
裝訂者：北 京 市 第 二 裝 訂 生 產 合 作 社

80,791—90,810冊
定價11,900元

1952年8月北京初版
1954年3月第七次印刷

А. Голубева

МАЛЬЧИК ИЗ УРЖУМА

Детгиз, Ленинград, 1949.



基 洛 夫

目次

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的小房子及其住戶	三
古茲莫夫娜	六
謝連查的祖母	五
孤兒	六
貧困	五
進孤兒院	四
救養院	五
孤兒院中的孩子	三
孤兒院的生活	五
回家	六

入學.....	六
孤兒院的孩子和市民的孩子.....	八
烏爾祖姆市立小學.....	九
教員和學生.....	十
沙尼亞——實業學校學生.....	一三
二年級生.....	一九
演劇.....	二八
爲什麼會這樣？.....	三六
烏爾祖姆的官長.....	三五
『慈善家』.....	四一
在喀山.....	四二
屋角裏的住客.....	四四
新的地方，新的人.....	五〇
聯合工業學校.....	五二
認識了大學生.....	六〇
苦役.....	六五

發動機事件.....	一五
『慈善家』不管了.....	一六
三位一體.....	一七
老朋友重逢.....	二〇
『造反的人』.....	二一
山脚下的小房子.....	二五
第一個任務.....	二七
烏爾租姆卡河上的『火星』.....	三一
秘密印刷所.....	三三
城市在睡夢中的時候.....	三四
在喀山的最後一年.....	三五
學校罷課.....	三七
從喀山回來.....	三九
謝爾蓋走了.....	四九

a

1

2

3

4

5

6

在寫這本書之前，我到基洛夫邊區的一個小城——烏爾祖姆去了一次。

「烏爾祖姆」這個詞，在馬雷話裏，意思是「看見了一隻松鼠」。據烏爾祖姆城的居民說：老早，許多年以前，這裏茂密的森林裏有過許多松鼠。

從列寧格勒到烏爾祖姆要走很久：先乘火車到維亞特卡，然後坐一百六十五公里馬車。這是冬天的情形。夏天可以從維亞特卡乘輪船直達烏爾祖姆。

我是在冬天到烏爾祖姆去的。河都結了冰，因此祇能在維亞特卡僱馬車。我找到的是一個年老不愛講話的馬車夫。他的馬是一匹多毛的棕色小馬。在低而寬大的雪橇上，他鋪了許多乾草。

這些地方冬天非常冷。我圍着厚頭巾，穿着大皮襖和高過膝蓋的毡靴，坐上雪橇，我們就上路了。

「噯，老伯伯，我們甚麼時候能到烏爾祖姆？」我大聲問自己的馬車夫說。

「到烏爾祖姆？你太心急了！剛剛坐上車呢，」老頭子囁嚅說。

他就這樣答非所問。當我重新試着和他交談的時候，他只是側過頭來從肩頭上斜視我一眼，嘴裏趕着馬說：

「得兒，快走！」

雪橇的滑木在轉彎的時候發出強烈的軋軋聲，車杠下面的鈴時時叮鏗作響。我在打瞌睡。一下強力的震動使我醒過來。我們是在山脚下走。右邊有一條結冰的小河。差不多被雪埋到屋頂的茅舍，遠看像是一些雪堆，上面豎着烟囱和無綫電天綫。

「新路集體農莊，」馬車夫告訴我，但他並不回過頭來，「我們要在這裏飲馬！」

我們在第一個茅舍面前停下，我從乾草堆裏爬出來。

我們在集體農莊裏過了夜，天一亮——又重新上路。

走，走——總是同樣的景物。看得膩了，就閉上眼睛，打一下瞌睡，睜開眼睛——還是一樣。松樹、樅樹，樅樹、松樹，好像我們還沒有離開老地方似的，沿路從雪裏露出漆着條紋的里程碑。這裏村莊之間的距離很長。從一個集體農莊到下一個集體農莊，總要經過十座里程碑，有時候還要多。

我一邊走一邊想：烏爾祖姆到底是什麼樣的城，那裏我沒有熟人，第一次去……

我只知道一件事：烏爾祖姆城裏有一座小房子，在這座小房子裏，我們全國知名的一個卓

越的人物出生並且住過。我們沒有一個城市裏沒有拿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工廠、學校或少年兒童隊分隊。這個人就是謝遼查·米洛諾維奇·基洛夫。

最好能在烏爾祖姆城裏找到他讀過書的學校。也許某一個教室裏還保留着他曾經坐過的那張已經掉了漆、劃着一道道刻痕的小桌。

也許在烏爾祖姆城裏還能找到從他童年時代起就認識他的人們

「老伯伯！」我問馬車夫說：「我們快到烏爾祖姆了嗎？」

「一會兒就到了。」

我們走了四天，第五天黃昏時候，前面已經露出了愉快的燈光。

「這就是烏爾祖姆！」馬車夫說。

馬敏捷地跑下坡去，我們很快地就到了市集的廣場上。這裏又空曠又靜寂，只有一隻大鬃毛狗在各個攤子中間跑來跑去，到處嗅着雪，還有一個縮在大羊皮襖裏的更夫，坐在合作社旁邊的台階上打瞌睡。

我的馬車夫把已經發硬的毛絨無指手套脫下，插在腰帶裏，轉身向着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地說起話來。我決想不到他說話這樣滔滔不絕。

「我的名字叫吉莫非依·巴雷奇，」馬車夫說。「我們是烏爾祖姆本地人……我們在這裏住了七十二年了。這裏每一根小柱子、每一塊小石頭我都知道。譬如說吧，誰住在這座房子

裏？你不知道吧？可是我知道。是教員弗拉吉斯拉夫·巴夫洛維奇·斯巴斯基，他是本地人，烏爾祖姆人，他的父親以前是我們這裏的醫生。你看，他窗子裏點着燈。他睡得很晚。斜對面住過誰？做買賣的查列果洛德采夫。他是患結石病死的。他叫喊的聲音全街都聽得見……那邊，山脚下，白石頭做柵欄的地方，以前是監牢——現在則是倉庫……山坡下面的這座房子以前是哈爾拉莫夫的店舖，郵局也在那裏。哈爾拉莫夫從前是這兒最有錢的人。」老頭子嘔了下嘴，幌了幌頭。「他的店舖點過三盞汽油燈。僱過兩個夥計、一個學徒。現在蘇維埃政府在這座房子裏設立了集體農莊莊員宮……下車吧，客人，到了。」

老頭子到一座二層樓的石頭房子前拉了一下大門上的門鈴。過了兩分鐘，一個圍着絨毛大圍巾的女人給我們開了大門。老頭子留在黑暗的院子裏卸馬，我跟着女人進了房子。

「您是哪裏來的？」當我們走進辦公室時，她問我。

「列寧格勒。」

「出差還是調到我們這裏工作？」

「出差。我要寫一本關於基洛夫同志童年時代的書。要找些知道他的人。」

那個女人拍拍手說：

「這件事，我很可以幫您忙！隔一道街，住着一個姓沙瑪爾采夫，名叫亞歷山大·馬特非耶維奇的公民。他是和謝爾蓋·米洛諾維奇一起長大的——他一定能告訴您許多事情。」

我非常高興。

「我怎樣才能快些找到他？我恨不得立刻就去。」
這時候我的馬車夫走進了辦公室。

「吉莫非依·巴雷奇，」那個女人說，「你能不能把你的客人送到自由街沙瑪爾采夫的家裏去？我自己本來可以送她去的，但現在正在值班。」

「那條街本來叫什麼？波爾斯托瓦洛夫街嗎？」馬車夫問道。

「對的，波爾斯托瓦洛夫街，現在叫自由街了。」

「好吧，可以送去。近得很，手抓也抓得到。」

過了半小時，馬車夫就帶我到了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下着大雪。沿着房子的狹窄的鋪板步道又不平又滑。積雪很多幾乎和窗口一樣高。

「你看，爛道季節開始了。幸虧我們及時趕到了，否則，一定在路上就攔下來啦。」
我們走過兩個彼此很相像的小街角，然後拐向左面。

「看，到了，」老頭子在一座很老的本房子前面停下來。「客人，敲門吧！讓主人接待客人吧。」

一個手裏在打着毛綫的白髮矮老太婆給我們開了門。

「沙瑪爾采夫家的人還沒有睡嗎？」老頭子問道。

「已經睡了……」

馬車夫走上前去。

「睡下了怎麼行？請叫醒。她是從列寧格勒來的。」

裏面屋子裏有人在咳嗽，一個嘶啞的男人聲音問道：

「是誰？」

「難道您還沒睡嗎，亞歷山大·馬特非耶維奇？」老太婆說。「這兒有一個從列寧格勒來的人找您。」

屋子裏又咳嗽了一聲，然後有推椅子的聲音。一個穿着白襯衫和黑氈靴的高身材的白髮老人，怕燈光而眯着眼睛進了廚房。

「請屋裏來，」他說。「有什麼事我可以效勞的嗎？」

我對他說明了來意。

「好吧，我把我所知道的，都講給您聽。我和謝爾蓋一起長大。小時候我叫他謝利卡。他本來姓柯斯特里柯夫。我和他就住在這條街上，和這裏隔一所房子……只可惜我不會說話……但我盡我所能的講吧！……」

這天晚上，亞歷山大·馬特非耶維奇·沙瑪爾采夫給我講了許多。我從他家裏出來已經很晚。各處的燈光都已熄滅了。烏爾祖姆全城陷入了僻靜的鄉村的冬夜沉寂中。也像鄉村裏一

樣，什麼地方院子裏傳來了犬吠聲。

一清早，我就去看沙瑪爾采夫家隔壁的小房子——夜裏沒能看清楚。

這所小屋子很舊，是木頭搭成的，由於年代久遠已經變黑，並且深埋在地裏。地下室窗子上黯淡的玻璃剛剛露出地面，慘淡地發着光。

我走了幾條街，到以前烏爾祖姆市立小學的所在地去了一次，晚上亞歷山大·馬特非耶維奇帶我去看了一些當謝爾蓋·米洛諾維奇·基洛夫還是謝遼查·柯斯特里柯夫的時候就和他很熟的人。其中有些是在他的童年時就認識的，有些人和他一起在學校裏讀過書，有些碰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少年了。這些人的敘述對我寫這本書幫助很大。

但關於謝爾蓋·米洛諾維奇·基洛夫童年的事蹟，我從他的姊姊安娜·米洛諾夫娜和妹妹耶力查維塔·米洛諾夫娜那裏得到的最多。

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的小房子及其住戶

一八八六年，五十多年以前，大城市裏大概還沒有電燈，烏爾祖姆更不用說了。街上只有煤油燈放着黯淡的光。冬天煤油燈被雪一打，燈光就更微弱。刮風和下雨的時候，燈就根本熄滅，住戶也點煤油燈。富人家裏的煤油燈，不是青銅的就是磁的，還罩着彩色的玻璃燈罩，普通人家都用洋鐵的煤油燈。

街上，特別是在秋天，又黑暗又泥濘，無論乘車或步行都很難通過。泥濘直到夏天不乾，然後又變成可厭的塵土，城裏的塵土多極了！夏天，道旁的青草和樹上的葉子都蓋着一層很厚的灰土。

城裏只有湍急的烏爾祖姆卡河和大街上的老楊樹是好的。

在掛在市政府中的街道圖上，這條街叫做復活街，可是烏爾祖姆的居民却叫它做「大街」，並且不願意知道任何其他名稱。

天氣一暖和，這條街上就出現一個全城都很熟悉的拉倚風琴的吉普賽老人，帶着一隻禿毛的綠鸚鵡。鸚鵡棲在他的頭上，兩只爪抓住主人的骯髒的髮髮。這個老頭兒在商人家的窗下停

下。他不敢進院子，因為幾乎每家院子裏都有一隻用鐵鏈鎖住的惡狗。老頭的後面總跟着一大羣他不常去的那些街上的孩子。兩邊小胡同裏，住的都是些窮人：鞋匠、暖爐匠，他們自己也只能勉強維持生活。

這些胡同裏的房子都是破舊的板房，不像大街上那種有高高的木大門的石頭房屋。住在這些石頭房子裏的是烏爾祖姆的商人和官長。復活街上最重要的房子是警察局。大門口的崗位上總是站着一個手裏執着槍的大鬍子兵士。他挺着胸膛站得筆直，眼睛一瞅也不瞅地望着。有一次，烏爾祖姆的男孩子們互相爭辯，就這個崗哨的眼睛到底是真的還是錫製的，賭兩個戈比輸贏。離警察局兩條街，有一所鐵檻窗子的白色長房子——那是監獄，烏爾祖姆的男孩子們時常瞞着大人，偷偷地跑到那裏去看整批衣服襤褸、頭髮蓬亂、面部浮腫的犯人，被趕進監獄去。有時犯人中也有穿着大學生制服、整齊的上衣、黑色襯衫的人。烏爾祖姆的居民叫這些人為『政治犯』或者『造反的人』。

被捕的人在街道正中走，兩邊有握着馬刀的兵騎馬押着。

他們蹬着馬蹬站起身來向孩子們吆喝：

「退後！」

馬斜視着打鼻息。

被送到烏爾祖姆來的『政治犯』，至少要在這裏耽三年，有些甚至要留五年，他們看起來

好像有自由，但事實上，沒有警察局的許可一步也不能動。他們是被流放者。

謝遼查·柯斯特里柯夫出生和度過童年的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住過大羣的流放者。有些滿了期走後，又有一批新的被送來代替他們。流放者住在波爾斯托瓦洛夫街盡頭山腳下的房子裏，謝遼查的家則在這條街的頭裏，靠邊第三座房子。

柯斯特里柯夫的家庭並不太大：父親、母親和三個孩子：最大的是阿紐塔，其次是謝遼查，最小的是麗莎。謝遼查還有一個年老的祖母瑪拉尼亞·阿夫吉耶夫娜，一般人都簡單地叫她瑪拉尼亞。但她並不和他們住在一起。她在官吏彼列沃茲奇柯夫家裏作保姆。

柯斯特里柯夫家祇佔整個房子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租給沙瑪爾采夫家。這所房子共有五個窗戶，都是臨街的：三個窗戶屬於沙瑪爾采夫家，柯斯特里柯夫家祇有兩個。

謝遼查的父親依靠一些不固定的微少收入過活。有一個時期，他也試着找過經常性的工作——在山林裏當上了巡邏。但是工錢剛剛勉強夠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家裏又窮又簡陋。廚房裏祇有一張鋪着舊的油布、已經歪斜的桌子和它旁邊的兩條長板凳。牆上掛着一只鐘擺已經生了鏽的鐘。這只鐘總是走得快。往往鐘樓上剛打十二點，柯斯特里柯夫家的鐘已經一點半了。

廚房的牆角裏搭着一張吱吱作響的木牀。這是謝遼查的母親睡的，孩子們照鄉村的習慣都

●阿紐塔是安娜的親暱的稱呼，謝遼查的原稱是謝爾蓋，麗莎的原稱是耶力查維塔。

睡在炕上。

除了廚房之外，還有一個房間。這個房間名字雖然很好聽，叫做「客廳」，但那裏的全部傢具只有四把早已油漆剝落了的舊椅子、和一張鋪着織花桌布的桌子。

屋角裏放着一個裝茶具的碗櫥。上面是玻璃，下面是木板，有三個抽屜——最底下的抽屜從來沒有開過。櫥裏的茶具永遠擺在那老地方作裝飾。家裏每天吃的素酸菜湯，用鐵鍋和陶器湯盆就行，而裝飯和馬鈴薯，有瓦罐也就夠了。柯斯特里柯夫家裏的飯食很簡單，有時候孩子們喝些自己的山羊什姆卡的奶，再就是復活節和聖誕節吃些白麵做的圓餅。

當謝遼查六歲的時候，他在市集上看中了一件玩具——一只灰色黑花的木馬，尾巴是用新鮮的蔴繩製成的。只要化六個戈比就可以滿足他的願望，但是母親沒有餘錢，因此也就沒能給謝遼查買那個馬。母親爲了安慰他，用破布給他縫了一個球，也就算了。但是謝遼查和他的隣居小朋友沙恩卡·沙瑪爾采夫沒有玩具也能玩。他們玩一個熟識的木匠送給他們的木塊，玩滾球進穴和老虎山。

夏天他們最喜歡的是在烏爾祖姆卡河裏洗澡。他們在河裏會獸上幾個鐘頭，有時直到皮膚發紫，全身佈滿鷄皮疙瘩時才出來。他們比賽游泳，在沙灘上滾來滾去。滾得渾身都是沙土，隨後又跳進水去。他們就這樣整天地在河邊度過，頭上戴着遮太陽的牛蒡——這就是他們的全部服裝。

晚上他們把鄰居的孩子們召集到自己的院子裏，做賽跑或捉迷藏的遊戲。

院子裏有許多各種各樣的角落很適合於躲藏，例如馬廄裏或者板棚底下的坑裏。這個坑是牝狗沙力克在生小狗的時候抓成的。這裏又涼又潮。孩子們有時還藏在菜園中，或是黑暗的暖房裏一只已經乾壞了的舊木桶後面。

地方可多呢。院子大得很！

孩子們在玩捉迷藏的時候，有時換掉自己的衣服。穿上別人的襯衫，故意把手臂從牆角伸出來，捉的人一下就把他捉住。『沙恩卡！』大聲嚷道，『沙恩卡！』但這却不是沙恩卡，而是果力卡·沙左諾夫穿着沙恩卡的襯衫。但是捉人或捉迷藏的遊戲只有人多的時候才能玩。如果只有謝遼查和沙尼亞。兩人的時候，他們大都是用沙土和黃泥造堤壩或堡壘。工程並不總是順利的。有時甚至發生爭吵。沙尼亞雖然大兩歲，並且已經上學了，但他却好靜不好動：剛開始工作時很起勁，一下子就冷下來，坐在地上勉強地用手掌揉黃土。而謝遼查却不然——一跑進院子，就立刻嚷起來：『沙尼亞，我們來造吧！……，我們來刨木棍吧！……，我們去捉小梭魚吧！……』

孩子們常到磨房旁邊的池塘裏去捉魚。如果魚捉得多，他們就嚷着笑着一跳一蹿地回家。

● 沙恩卡、沙尼亞都是亞歷山大的親暱的稱呼。

來。謝遼查比誰都笑得厲害，笑得直抽噎。

鄰居都叫他「小精靈」，家裏的人却叫他「每事問」。這是因為世界上的一切事他都要問得清清楚楚。他也時常向沙恩卡提出許多問題。他把讀本打開就老是請求說：教我唸，教我唸吧。

沙恩卡爲了擺脫他，就把一眼看到的三個字母教給了他：П，С和О。

謝遼查立刻就給這些字母想出了綽號：П是大門，О是空心的圓餅，С是半圓的空心餅。他總是用根棍子在地上寫這三個字母，後來竟用煤塊寫在板棚的板壁上。巨大的歪歪斜斜的字母：О、П和С。爲了這件事，他被父親重重地責罰了一頓。從那時候起，他就再也不敢在壁上亂塗了，但他對學習的興趣却沒有減少。他每天向沙尼亞打聽關於學校的事：那裏有什麼事，怎麼樣？在家裏老是說：「我幾時上學？送我上學吧！」

「你哪裏能上學——還小呢，」謝遼查的母親說。

古茲莫夫娜

謝遼查的母親名叫葉卡吉林娜·古茲米尼奇娜，但女鄰居們都簡單地叫她古茲莫夫娜。

她很瘦小，眼睛是褐色的，說話時聲音總是很低很慢。院子裏所有的孩子都愛她，她自己的孩子當然更愛她了。

謝遼查七歲的時候，他父親突然要到外埠去找工作，每年春天都有許多人從烏爾祖姆到維亞特卡、到鐵路上、皮革廠和鋸木廠裏去工作。

父親原打算在大城裏賺些錢，秋天就回家。但是已經開始結冰，落雪了，父親還是不回來，而且像石沉大海一樣，一點音信都沒有，有人說他已在維亞特卡死去了。但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誰也不知道。

古茲莫夫娜不知道上她認識的那個代寫書信的人家裏去了多少次，也不知道化了多少次五個戈比請他寫信，但是維亞特卡方面却始終沒有回信來。古茲莫夫娜只好自己去工作賺錢來養活自己和三個孩子。

她不識字，也沒有學過手藝。因此她唯一的辦法只有去幫工：給官吏和商人家家裏洗洗衣

服，擦擦地板，過節前收拾房間。

這種工作天沒有亮就得開始，到天黑才停止。當時做一天只能得到二十五個到三十個戈比，並且他們還不立時就給。往往不知要請求多少次，這應得的二十五個戈比才能拿到手。

不是『親愛的，你後天再來吧，現在沒有零錢，』就是『沒有工夫』，再不就是『沒心思管你的事』。

古茲莫夫娜和鄰婦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一樣整天不在家，她們兩家都把孩子鎖在房裏。孩子們鎖在家裏越坐越悶，於是就隔着牆互相叫喚，或是爬到火炕上面去，用拳頭敲牆。

『謝利卡，是你嗎？』沙尼亞喊道。

『是我！』

『是你嗎，沙恩？』

他們就這樣互相招呼。

但不久他們就感到乏味了——隔着牆總是聽不清楚。

於是孩子們決定想辦法在牆上鑽一個即使是很小的洞，讓彼此談話容易些。這房子兩半邊的火炕都是靠着同一座牆壁。孩子們拿起刈草刀，打掉牆上的灰泥，敲牆的聲音響得很，就像暖爐匠在房子裏工作似的。

一清早起來大家就各做各的事。母親一出門，孩子們就爬上炕去。連五歲的小麗莎，謝遼

查的小妹妹，也來幫忙，她把打掉的牆皮堆在一起。牆泥下面的板壁雖然很薄，可是還花了一星期的時間才把它打通。孩子們整天在炕上不下來。帶了一塊黑麵包、一瓢水，拚命地鑽牆。最後，一天早晨，他們鑽了三下，就弄成了一個洞。洞還真不小！手都伸得過去。這樣一來，他們可高興極了！大家輪流把手從洞裏伸過去握手問好。他們彼此叫着名字和父稱：

「你好，謝爾蓋·米洛內奇！」

「你好，亞歷山大·馬特維衣奇！」

「是您嗎，安娜·米洛諾夫娜？」

「是我。是您嗎，安娜·馬特非耶夫娜？」

「是我！」

晚上他們用舊毡子和破布把洞塞起來，免得被母親發覺。她們下工回來總是在火炕上面烤火，回家後又疲倦又寒冷，喝了茶吃點黑麵包就爬上火炕躺着，一邊烤背，一邊隔着牆談話。

「怎麼樣，古茲莫夫娜，喘過氣來了嗎？」沙瑪爾采娃叫着問。

「好些了，喝了點熱茶，好多了，」古茲莫夫娜一邊咳嗽一邊回答。

● 小孩子說話說得不完全，省掉了音節。

● 同上。

很久以來她胸部就已經痛得很厲害，有時候她咳嗽咳得眼淚都流出來，她本應該去醫治，但是既沒有錢，又沒有時間。

有一天晚上，她們像平常那樣躺下來休息，一邊談着話。

「斯結巴諾夫娜，喂，斯結巴諾夫娜，」謝達查的母親忽然說。「現在你說話怎麼聽得格外清楚，就好像你和我並排躺在一張炕上一樣？」

「古茲莫夫娜，今天你說話我也聽得很清楚，」沙瑪爾采娃回答說。「是不是你說得特別響？……」

於是她們每人都開始檢查自己那邊的牆——發現了那個洞，她們很驚奇。哪裏來的洞？想了想，猜到了。一定是孩子們鑽的。

這對她們也方便些：不必再拉着喉嚨隔牆對喊了。同時這個洞對家務事也有用。

有時候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要用一個蔥頭或是一掬鹽，她就喊道：

「鄰居，你有蔥頭借給我一個！」

謝爾蓋拿起一個蔥頭，一轉眼就爬上了火炕，而沙恩卡已經在那裏等着了，他把手從洞裏伸了過來，手指還亂動。

「誰力氣大，來，我們拉一拉，」沙恩卡說。

孩子們把蔥頭的事完全忘記了，抓住手彼此拉來拉去，直到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把

沙恩卡從火炕上面叫下去。

孩子們儘量到處尋開心找快樂。買糖果和玩具沒有錢。母親們幫工賺得的幾個錢剛夠買黑麵包。

母親們的工作很吃重，要到老爺們的家裏去擦地板、洗衣服。嚴寒的大風雪天氣，她們也要搬着兩大筐衣服到烏爾祖母卡河上的冰窟窿裏去洗，沙瑪爾采娃的身體倒還結實，而古茲莫夫娜的體力却一天不如一天。有一天她被河上的寒風吹得着了涼，咳嗽就更厲害了。

她一去取水，村婦們就在她後面搖頭說：

「古茲莫夫娜近來真糟。連不滿的水桶提着都吃力。她得了肺病。捱不到明年春天了。」她真的沒捱到。古茲莫夫娜病倒了。自己連頭髮都不能梳，臂都抬不起來。

祖母瑪拉尼亞，她的婆婆，只好辭掉了她在消費稅官吏彼列沃茲奇柯夫家裏做保姆的職務。她需要照顧病人，照顧孩子，煮白菜湯。

古茲莫夫娜病了有半年。大家都以為也許她還能好起來。但她却一天不如一天。十二月的一天早晨，祖母走到古茲莫夫娜的牀前，一看——情況壞極了。她叫道：

「孩子們！母親要死了！」

謝遼查和姊妹們完全沒有想到這樣的禍事，這時他們正坐在炕上。孩子們從炕上跳下來，跑到母親跟前。

母親攤開兩臂躺在牀上，她又黃又瘦，深陷的兩頰燒得通紅。

母親的呼吸很費力，眼睛閉着。

『媽媽！』阿紐塔輕輕地叫道。『媽媽！』

母親不回答。阿紐塔發了抖，用尖細的聲音哭起來；小麗莎看見她哭，也放聲哭了。謝遼查低着頭一聲不響地站着。

『哭什麼，傻孩子，哭什麼？』古茲莫夫娜張開眼睛，低聲問道。

『你不要死！』阿紐塔抽噎地說。

謝遼查忽然把頭倒在母親肩上，也哭了起來。

古茲莫夫娜努力掙扎着從枕頭上抬起來，擁抱謝遼查。

『傻孩子們，去玩去吧。我不死，』母親說着，撫摸着小麗莎的頭。

孩子們放心了，就又爬到炕上玩『作客』去了。

第二天早晨，阿紐塔比平時醒得早。她從炕上探下身來，一看——嚇呆了。

祖母和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都在下面母親的牀旁邊忙亂着。在她們背後看不到母親，只聽見祖母在嘆氣，看到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用單被把母親蓋起來，阿紐塔明白可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桌子上點着一盞小油燈，窗外還是漆黑的夜。

「我們的卡吉里奴什卡●算是受完罪了！」祖母用頭巾角拭着眼淚說。

一連兩天鄰居們都來柯斯特里柯夫家和葉卡吉林娜·古茲莫夫娜告別。第三天大門外來了一輛套着一匹瘦馬的普通木轎，把古茲莫夫娜送到坟地去。

天氣很冷又刮風。祖母瑪拉尼亞帶着孫子們，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也帶着自己的孩子們跟在棺材後面，路很難走——路上積了很多雪。雪堆直沒到孩子們的膝蓋。半路上，祖母瑪拉尼亞把麗莎和謝爾蓋放在雪橇上的棺材旁邊。

坟地上一片寂靜。白楊樹靜悄悄地站在那裏，十字架和坟上都堆着雪。狹窄的小道都被雪埋沒了。古茲莫夫娜埋在一個遙遠的角落裏——舊的籬笆腳下。

來不及給墳鋪上一層土，突然下起了大雪，過了一會，母親的墳上就蓋着厚厚的一層白雪了。

●葉卡吉林娜的親暱的稱呼。

謝遼查的祖母

謝遼查的祖母，瑪拉尼亞·阿夫結耶夫娜，生在格拉左夫縣的一個村莊中，她出嫁也在那裏，但她沒有能夠和丈夫在一起生活。謝遼查的祖父，伊凡·班結列耶維奇，年青時就被召入伍，一直留在高加索。這是沙皇尼古拉第一的時代。按照當時沙皇的法律，要服整整二十五年的兵役。

一個青年去當兵，回來時已經變成老頭子了。但能回來還算是大幸。

祖母瑪拉尼亞終於沒有等着自己的丈夫。他當了六年兵，就得熱病死在高加索的軍醫院裏，瑪拉尼亞只好帶着年幼的兒子給人家當保姆——起初在鄉下，後來到了城裏。

她碰到各種不同的孩子——有溫柔的，有獨執的，有聽話的，也有頑皮的。作保姆的不能選擇，她的事——就是哄小少爺玩，照主人的吩咐服侍他。有時候，不但侍候一個，而且要侍候一大羣。

老爺的孩子們愛裝牲口玩：有的學牛吼，有的學馬嘶，有的學羊叫，他們要保姆裝小狗。祖母瑪拉尼亞就得在地上爬來爬去，學狗叫，這是不能拒絕的。拒絕了，孩子們就哭起來，跑

到母親那兒去哭訴：

「保姆不肯和我們玩！」

太太就要責罵：

「你連哄孩子玩都不會，還算什麼保姆？算賬吧！」

瑪拉尼亞·阿夫結耶夫娜年青的時候，在地下爬呀，上屋頂或是到溝裏去拾球呀，都還算不了什麼。等到老了，那就不僅是到溝裏去，連孩子們做强盜或者捉迷藏的時候要她一起在桌子底下爬爬都很困難了……

有一次，他們要瑪拉尼亞婆婆騎在樓梯扶手上滑下去，祖母拒絕了很久——孩子們連理都不理。「小寶貝」已經頓着腳哭起來了。

「好，就聽你們的吧！」祖母說道，就坐在扶手上滑了下去。

還好，沒有跌死，只是手掌磨出了血。她的雙手像沒有手指一樣包了三天。

第一個地方是安杜舍夫斯基老爺家，祖母瑪拉尼亞在那裏住了十三年。忽然，老爺要從格拉左夫縣被調到烏爾祖母去了。主人勸保姆說：

「和我們一同去吧。我們到了烏爾祖母，就另外找個保姆，讓你回故鄉來。我們的難處，瑪拉尼亞，你替我們想想吧。」

祖母瑪拉尼亞聽了他們的話，替他們着想，跟着主人到了烏爾祖母。但他們不但不謝她，

反而以怨報德。

以前有這樣一個制度：給人家幫工，主人就把護照收去。沒有護照，哪兒也去不了。祖母跟着主人到了烏爾祖母，住了三個月，就想回家來。

『太太，您找個新保姆吧，我要回家去。』

太太理都不理，也不給她護照。怎麼辦呢？到那裏訴苦去？……

祖母瑪拉尼亞只好算了，她哭了一陣，傷心了一陣，也就在烏爾祖母長住下去了。

從安杜舍夫斯基家出來，她又到別的主人家裏去幫工，等到老年，就到稅吏彼列沃茲奇柯夫家裏去。

『我再幹五年，也許，官老爺會可憐我，看我忠心，把我送到養老堂去，我這幾根老骨頭也可以歇歇了』，祖母想道。

但事情完全不是這樣。

孤兒

在官吏彼列沃茲奇柯夫家裏當保姆，快滿五年了。官吏已在申請把老太婆瑪拉尼亞送到養老堂去。老太婆也把自己的絲穗彩色大圍巾送給了廚娘——養老堂裏哪還用得着這種圍巾！

忽然，瑪拉尼亞的媳婦，古茲莫夫娜，害肺病死了，留下三個父母雙亡的孤兒，祖母只得
在老年撫養自己的親孫兒女。這時她已經八十二歲了。

祖母辭掉工作，但並沒有進養老堂，却回到了波爾斯托瓦洛夫街。她把裝着她多年積蓄的綠箱子搬了去：三件衣服、一件絨布襯衫、一條羊毛頭巾、一雙鞋和幾件襯衣。

祖母的新生活開始了。孫兒女還小，他們的事情真夠多，她又得作飯，又得給孩子們縫衣服，還得到河邊去提水。老太婆維持這個家真不容易。

於是祖母就給自己培養助手：她教阿紐塔工作。阿紐塔剛十歲。祖母有時叫她到小鋪去買麵包和煤油，有時叫她擦地板，有時叫她洗衣服。

阿紐塔盡力使祖母滿意。有時謝達查也幫助她。阿紐塔一削馬鈴薯皮，他就立刻說：「讓我來削。」可是他一個馬鈴薯還沒有削完，祖母就把刀從他手裏拿走了。

「削馬鈴薯皮要用腦筋。皮要削得薄薄的，你却糟踏了這麼多好東西。這樣就什麼也吃不到嘴裏了，」祖母說。

謝遼查不願意把刀交出去，但他立刻又找到另外一件事來作。他拿鑿刀去劈燒茶炊用的木片，或者跟阿紐塔到河邊去洗衣服，阿紐塔挽着裝衣服的籃子，他在旁邊用手扶着籃子跟着。在河邊，阿紐塔踏着石頭走到河水較深和較乾淨的地方去，謝遼查留在岸上，他搜集小石子，用沙土築堡壘，並且不斷地看阿紐塔。

「當心淹死，紐特卡！」當他姐姐身子俯得離水面太近的時候，他就高聲喊起來。再過一會，謝遼查實在忍不住了，就踏着石頭到阿紐塔身邊去。她回轉頭來說：

「你來這兒幹什麼？」

「我拉住你的裙子，免得你淹死。」

於是，謝遼查就站在旁邊的石頭上緊緊地拉住他姐姐的裙子邊，直到她洗完了衣服。

天朦朧亮，雄雞剛剛啼過，祖母瑪拉尼亞就起來，在神像面前祈禱很久。當孩子們還在睡覺的時候，她就擠山羊什姆卡的奶，到河邊去提水，生爐子，這時，孩子們也都醒了。他們開始連跑帶吵鬧成一片。謝遼查追麗莎，麗莎叫着躲到祖母背後。

● 紐特卡和阿紐塔同樣是安娜的親暱的稱呼。

祖母把一鐵鍋熱的馬鈴薯放到桌上。孩子們跑到桌子邊，坐小板凳，把手伸向鐵鍋。每人都想搶一個大些的馬鈴薯。

『慢點，強盜！』祖母叫道。『你們都是餓鬼島來的？搶什麼？這麼燙吃下去腸子會燒乾的。』

孩子們一邊吃，她一邊叱責、教訓他們。

『你們既然是孤兒，就得像孤兒那樣過活。不要吃飯不管事，要聽大人的話，學着幹活兒。』

她是個又矮又胖的老太婆，柔軟的白頭髮像鵝絨似的編成兩條辮子，頭上戴着一頂黑布帽子。

祖母喜歡聞鼻煙，她說，鼻煙對眼力有幫助：『我一聞鼻煙，眼睛馬上就清亮了。』

她的煙盒是黑的，盒蓋上刻着一個服飾華麗的婦人，戴一頂打着天藍色蝴蝶結的帽子，手裏捧着一束花。這個煙盒是她的東家在她過生日時送給她的禮物。祖母穿的衣服很整潔，寬大的長裙子和上衣上，繫着一條深色帶點的花布圍裙。她也教孩子們養成整潔的習慣：

『上床睡覺的時候，把衣服放在一個地方，省得早晨醒來迷糊着眼睛找不到，破了一個小洞，立刻就縫上，免得越破越大。什麼地方拿的東西，仍舊放到什麼地方去。』

當孩子中有誰不留神摔破了碟子或碗，祖母就非常生氣。

『你們不會賺錢，光會破壞！家裏哪兒來錢去買？敗家精！……』

孩子們都牢牢地記得母親死後不久發生的一件事。一天，他們坐在火炕上吃米飯，面前小板凳上放着一只粗碗。謝遼查一不留神把板凳碰了一下，粗碗就掉到地上摔破了。

『我告訴奶奶，』小麗莎低聲說。

她喜歡向祖母報告任何一件小事情——她整天就釘住祖母跑來跑去說：『奶奶，謝遼查把你的針弄斷了！奶奶，阿紐塔把什姆卡的奶潑翻了！』

碗摔破以後，孩子們吓得不得了。

謝遼查把碗的碎片拿在手裏轉來轉去地看了一陣，說道：

『可以用蠟黏起來。』

他爬下火炕，從神像那裏取來蠟燭，點着了，用蠟油把破片黏在一起。

『讓我把它偷偷地放在架子上。也許祖母不會發覺，』阿紐塔說。

『我自己來放，』謝遼查回答，他把板凳挪過來，站上去把手伸到木架上試一試，隨後把碗摔破的一面靠着牆擱下。

清早起來，祖母想把碗從架上拿下來，碗的碎片掉下來打在她頭上。一片大的落在她手裏。

『這是誰幹的好事？』祖母指着碎片問他們。

孩子們一聲不響。

「快承認，是誰把碗捧破的？」

麗莎剛想告發，謝遼查就說道：

「是我捧破的……」

「真的，奶奶，是他，不是我們。我們沒有捧破，」麗莎像祈禱一樣在胸前劃着十字說。

「啊，你們這些強盜，你們這些敗家精！」祖母罵道，爲了不使誰吃虧，她把三個孩子都揍了一頓。

有時候，祖母也對孩子們加以恐嚇。

「我把你們扔下就走，走得遠遠的。你們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既然你們這樣頑皮不聽話。」

有一次，孩子們在暖房裏把一壺酸汽水碰倒了。祖母把他們揍了一頓，就去僱馬車，準備到波波夫卡村去。

孩子們孤零零地在家裏坐了一整天。謝遼查跑到大門口去了幾次——看祖母回來沒有，但祖母總不回來。小麗莎吓得哭起來。現在沒有祖母，他們怎麼活下去呢？那兒來錢買麵包？夜裏怎麼能孤零零地睡覺？多可怕呀！……

直到晚上，天也黑了，祖母才回來。孩子們在院子裏等着她。他們齊聲哀求祖母留在他們

身邊，不要到波波夫卡去。

祖母沒有立刻答應。

『我連馬車都向伊凡·巴夫洛維奇僱好了，只剩拿箱子了。那麼好吧，這次我就不走。但是留神！你們不許再淘氣！』

祖母瑪拉尼亞很嚴厲，但只要她一講故事，孩子們就把她的嚴厲和嘮叨都忘掉了，祖母是講故事的能手。孩子們最喜歡聽『孤兒』的故事。這故事是這樣的：

某一個王國裏住着夫婦兩口子，他們有一個女兒。日子過得很好，忽然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母親生病死了。女兒就成了孤兒。隣居們都勸父親說：你結婚吧，娶個老婆吧，你一個男人管不過來家裏的事——又得管家務，又得照顧女兒。父親想了又想，終於結婚了。後母一進門，悲哀也跟着來了。後母是個潑婦，狠毒得厲害，一天到晚打罵前妻的女兒。不是這不對，就是那不對。不是打她，就是不給她飯吃。而女兒只有忍氣吞聲自己偷偷地哭一場，却不敢向父親訴苦。

不久後母也生了個女兒。孤兒的日子更難過了。一天早晨父親對她說：『來，女兒，我們到樹林裏去。』他們去了。到了樹林裏，父親老實告訴她：『後母叫我把你扔在樹林裏，把你的雙手剝下來。』女孩子哭了，把手放在樹樁上。父親用斧頭把她的雙手齊手腕剝了，然後騎上馬走了。沒有手的孤兒放聲大哭，在林中走來走去。樹林裏寂靜無聲，只有鷓鴣的啼聲『咕

咕，咕咕」回答她。夜間，女孩子躲在樹洞裏，免得被熊吃掉。早晨，又在樹林裏走來走去尋找安身之地。她走了又走，最後在樹林中找到一所小茅舍，原來這裏曾經有獵人住過。孤兒就在這個小茅舍裏住下了。

一年一年過去，孤兒像樺樹似的，在樹林裏長大起來，她長成了一個美麗的少女，只是沒有手。

這個少女忽然想到要到陽光更溫暖的那一面去。她走着走着，看見了一個大果園。她看見——樹上結着許多外國蘋果，奇異的鳥在樹上唱歌，孤兒想要摘蘋果，可是不成——她沒有手，用嘴也吃不到——太高。可憐的少女站在那裏，眼睛望着蘋果，她忽然聽見——背後有人說：「摘蘋果吧，美人，摘吧。」她回過頭去一看，怔住了。她面前站着一個美麗的少年。他穿着一身金色衣服，上面嵌着鑽石——像太陽似的放光。

孤兒把自己的禿手伸了出去，眼看着——雙手生長了，長出了手指，先長出姆指，隨後食指、中指、無名指——只缺一個小指，最後小指也長了出來，兩隻手上各長出五個指頭。孤兒高興得流下了眼淚。美少年走到她面前，給她摘了一個蘋果，把她帶到自己的皇宮裏。

從那時起，他們倆幸福地生活着，發了財。

孩子們已經把這個故事背熟了，但他們還是喜歡聽。他們還喜歡祖母唱的好男兒歌。祖母手托着頰，用哀怨的細嗓子唱：

一個小夥子騎着駿馬，
繩繩從他的手裏落下，
手套兒也掉到了地上。
我這勇敢的人去當兵吃糧，
留下年幼的孩子們傷心掉淚，
留下年輕的老婆看守空房……

煤油。
這首歌很憂鬱，可是很好，謝遼查聽一夜也不厭。只是祖母不喜歡睡得晚。她捨不得多費

貧 困

祖母爲了丈夫當兵死去，能夠拿一筆撫恤金——每年三十六盧布，還有 盧布七十戈比的房金。一年十二個月。把這筆錢分成十二份，每月只有三盧布。一月以三十天算，每天只得十個戈比。

十個戈比要養活四口人——又要吃飯，又要穿衣，又要穿鞋，你過過看！

祖母束手無策——怎麼辦？這筆撫恤金根本不夠用。顯然，只能讓孫子們背上口袋去要飯了。讓他們挨家挨戶地走，在窗下齊聲叫道：

『救救孤兒，給塊麵包皮吧。』

有的主人會把乞丐從窗下趕走。也許還會把惡狗放出來嚇唬他們。

祖母開始和別人商量。她去找隣居沙恩卡的母親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

『怎麼辦，斯結巴諾夫娜？我們日子過不下去了。孩子們連吃黑麵包都不管飽。我活不了多久——快要死了。撫恤金一取消，孫兒女怎麼辦？』

兩人一起左思右想，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祖母到孤兒院去請求收容她的孫兒女。

但是申請容易，求他們核准却很難。

孤兒院的經費，是商人和官吏捐助的。孤兒院一共祇有四十個名額。而想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孤兒院的窮人，全城却有一百多。沒有熟人，無論如何是不行的。於是，祖母瑪拉尼亞就想起去找自己以前的東家官吏彼列沃茲奇柯夫。他和烏爾祖姆的官長相當熟，他也常和太太到救濟會的主席家裏去玩撲克。

祖母穿了最好的衣服，從綠箱子裏把羊毛頭巾拿出來：不管怎樣，到主人家裏去總要穿得像樣些。她到了官吏彼列沃茲奇柯夫的家裏就請求他們幫忙，讓孤兒院收容她的孫兒女。

「他們不會收的，瑪拉尼亞·阿夫結耶夫娜，」彼列沃茲奇柯夫說。「你自己不是有房子嗎？你算是有房產的人呀。」

祖母傷心得幾乎哭了出來。

「那算什麼房子！八哥籠子還比它好呢。地板都是洞，牆沉了下去，門也歪了。開窗子得用勁才推得開：窗戶框都裂開來了。只是叫房子罷了！」

彼列沃茲奇柯夫聽完了祖母的話，搔搔下顎說：

「那麼好吧，老太。會有人來調查你的房子。但除此以外，你好像還是尼古拉兵士的妻

子，你還在領丈夫的撫恤金吧？」

「天哪，就是爲了這筆撫恤金，我才請求把孫兒女送孤兒院的。這筆撫恤金太大了，」祖母哭了起來，並且扳起指頭計算四口人每天從這筆撫恤金裏能得到多少錢。

每人每天只有兩個戈比又四分之一。

「好吧，瑪拉尼亞·阿夫結耶夫娜，你回家去吧——我給你的孫兒女想辦法，」彼列沃茲奇柯夫答應了她，他叫祖母瑪拉尼亞過一個星期再去。

祖母向他道謝，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就回家去了，里吉亞·伊凡諾夫娜，彼列沃茲奇柯夫的太太，在大門口碰到她和她談了一些話，她也答應給她的孫兒女幫忙。祖母也給她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她暫時不對孩子們提起孤兒院的事。

她很可憐他們，母親死後，孩子們非常想念她。特別是謝達查。他只要一看見釘子上掛着的母親的大圍巾就會哭起來，祖母一穿上古茲莫夫娜的褪了色的衣服，謝達查看見了就會想起：母常常穿着這件衣服帶他到沙莫夫的小舖裏去，有一次還給他買過一塊薄荷餅乾。有時候，他甚至忘記他的母親已經死了。他在院子裏玩得餓了，跑進屋去，把門推開就喊：

「媽媽，媽！……」

話說了一半就停下。他想起母親已經不在了。在黑暗的暖房裏呆了一會，他重新慢慢地回到院子去。

祖母好幾次對孩子們說，她這麼一個老太婆是養活不了三個孫兒女的。她也許過幾天就死，而他們成人自立還早着呢。

孩子們聽着，不知道她的意思是什麼。老太婆的意思是指孤兒院，她等着官吏彼列沃茲奇柯夫的回音。這一個星期她覺得特別長。日期終於到了。祖母又去找彼列沃茲奇柯夫，但他說：「過一個星期你再來看吧。」祖母往官吏家跑了三次，第四次才得到答覆。

「好，恭喜你，瑪拉尼亞·阿夫結耶夫娜。可以送一個進孤兒院，」彼列沃茲奇柯夫說。「爲什麼一個？我請求的是把三個都送去。」

「孤兒院不能都收容。年齡不合適，」彼列沃茲奇柯夫解釋道，「大的幾歲？」

「阿紐塔嗎？快十一歲了。」

「大了些。」

「小麗莎五週歲了。也不合適嗎？」

「這又太小了些。」

「謝達查滿八歲了。」

「這年紀進孤兒院挺合適。就把謝達查送去吧。」

「這還有什麼考慮的，得立刻答應，」祖母心裏想，於是就向彼列沃茲奇柯夫道謝。

回到家裏她把這件事告訴了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

「就這樣吧，有什麼說的。」她說，「男孩子能進孤兒院，這對他只有更好。他必須受教育，學一種手藝。據說，孤兒院會教男孩子做靴子、訂書，還教他們編籃子、做草帽。」

「這是對的，」祖母想道，「等謝遼查長大，他就有一碗飯吃了，只要有一門手藝，就不會餓死。謝遼查可以作個靴匠，也許，他的手藝很高明，能給老爺們做高跟的靴子。烏爾祖母大街上的有錢人，對這種鞋是願意多花錢的。」

進孤兒院

祖母把謝遼查從院子裏叫進來，他正在那裏和孩子們玩。

祖母對他從老遠的事談起。她回憶起自己年青的時候可以不戴眼鏡把綫穿過最小的針孔，她在村子裏唱歌比誰都唱得好。但她沒有過節穿的裙子。她家裏很窮——她也是從一個孤兒長大的。

謝遼查聽着祖母講，自己却坐立不安——真想跑到院子裏去找孩子們，但又不行。

祖母說起來沒完。講完了裙子，又講小牛，他們鄉村裏有一條小牛好極了，全身火紅色的毛，額上和胸前各有一個白點。謝遼查正聽得出神，祖母突然說：

「明天我和你到孤兒院去。」

「我不願意去孤兒院。」

「你怎麼了，謝遼仁卡？什麼叫「不願意」？我們有什麼辦法，日子怎麼過？你在孤兒

● 比謝遼查更親暱的稱呼。

院會生活得很好。孤兒院裏有許多男孩子。」

「我不去！我不願意去！」謝達查蹣跚脚大哭起來。全身發抖……

祖母開始勸他。但這是勸得動的嗎？謝達查害怕孤兒院。他雖然自己沒有到孤兒院去過，但他和沙恩卡却不止一次看見過孤兒院的孩子。每個星期日早晨，孤兒院的孩子都被帶到教堂裏去做禮拜。

他們兩人一排，走得很慢很慢，就像老頭子老太婆似的，腰也像老人一樣的彎着。不論是女孩或是男孩，一律都剃光頭。女孩穿的是灰色長衣服，男孩穿着深色的布上衣和黑褲子。最後面是一個女人！——這一定是孤兒院院長，她樣子非常嚴厲，穿着黑色的長裙子，戴着金邊眼鏡。夾鼻眼鏡上的黑絲綫夾在耳朵後面。如果是陰天，她的手裏就拿一頂骨柄的傘。

現在他也得和孤兒院的孩子們一起去了。住在復活街上的男孩子們就要從牆角裏取笑他說：「孤兒院的蝨子，爬到哪裏去？」

進了孤兒院就不會放你出來了！再也不能和沙恩卡跑到烏爾祖姆卡河裏洗澡。再也不能躲在乾草堆裏玩捉迷藏，在磨房附近捉小梭魚了。

「奶奶，好奶奶，不要送我進孤兒院吧！我去工作，我去捉魚，拿到市場上賣。或者是去劈柴。」

祖母聽着他說，哭了起來。後來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來了，她勸祖母等一天再送謝

遼查進孤兒院。也許，再過一天，孩子冷靜一些，自己就會明白應該進孤兒院的。

「好吧，再等一天吧，」祖母同意說。

深夜，大家都已入夢，謝遼查還向姐姐阿紐塔請求了很久，求她勸祖母不要送他進孤兒院。

「只要不送他進孤兒院，他一定努力賺很多的錢。每天都可以燒菜湯、米飯，黑麵包也會多得吃不完。如果非進孤兒院不可的話，那末三個孩子都送去，爲什麼只有他一個人在家裏是多餘的呢？」

「你代我求求吧？」

「好的，」阿紐塔答應了他。

阿紐塔的請求沒有生效。過了一天，祖母一句話也不說就準備送謝遼查進孤兒院去，這天早晨，里吉亞·伊凡諾夫娜·彼列沃茲奇柯姓到他們家裏來了。里吉亞·伊凡諾夫娜穿一件繡花的白紗衫，和一條走起路來發出沙沙聲音的黑綢裙。一個黃皮小錢包掛在一條銀鏈子上搖來搖去。里吉亞·伊凡諾夫娜身上香水灑得噴香，她人很和氣，帶些憂鬱。

「我聽說，謝遼查，你怕進孤兒院，那裏好得很！有很多孩子，你和他們在一起會很快樂。孤兒院裏有許多玩具，小書。你自己會有一張小床，以後你還能上學校。」

謝遼查聽着里吉亞·伊凡諾夫娜說，一邊繃緊着臉望着她。

她在他面前蹲下來，用手撫摸他的短髮。她的手又白又嫩，也發出香水的氣味。

「如果你在孤兒院裏住不慣，可以回家來，」里吉亞·伊凡諾夫娜一面說，一面輕輕地把他的兩頰撫摸了一下。「想走就走——那不就完了嗎！……」

里吉亞·伊凡諾夫娜的這些話，打動了謝遼查的心。

小床、玩具、小朋友——這都很好，但是住在家裏更好。謝遼查高興了些。

祖母給他穿上最好的一件天藍色布上衣。

他和姐姐妹妹以及沙恩卡告別，並沒有流下眼淚。有什麼難過，也許，明天就會回來的！……

他們從家裏出去了。

祖母在左邊走，拉着謝遼查的手，右邊是里吉亞·伊凡諾夫娜，她的裙子沙沙作響，小錢包搖來搖去。

阿紐塔、麗莎和沙恩卡在小門邊站了很久，目送着他。

教養院

孤兒院是復活街盡頭最邊上的一所房子，它有一道灰色木柵欄和其他的房子隔開。大門上掛着一塊生了鏽的大銅牌子，寫着：

幼兒教養院

謝遼查一路上都很安靜，可是一到孤兒院的大門口就想掙脫了。

『你幹什麼？我們不只是去作客嗎？』里吉亞·伊凡諾夫娜說。

謝遼查安靜下來，但還是害怕地偷眼看了一下孤兒院的大門。那塊大銅牌使他吃了一驚。他在烏爾祖姆只有在雜貨舖、酒店，還有在站着大鬍子崗哨的白房子大門上看見過牌子。但是，店舖是作買賣的，白房子裏是佩着刺刀的警察。這裏爲什麼要掛牌子呢？

在進孤兒院的院子以前，祖母把謝遼查打量了一番，給他拉了拉上衣，並用手整理了一下

他的短髮。祖母的嘴唇在動，她在低聲祈禱着。

祖母打開孤兒院的小柵欄門，他們就進了孤兒院的院子，歪矮的小門，在他們進去之後，就吱吱地響着關了起來。於是，謝遼查就看見了所謂「孤兒院」的那所可怕的房子。在長滿了草的空曠的長院子中心，孤立着一所陰沉沉的二層樓房。木頭牆由於年代久遠已經變黑，窗子又小又暗。紅色的鐵屋頂被日光晒得一條一條地褪了顏色。有一條兩旁種着凋萎的矮洋槐的小道從大門通到房子那裏。窗前長着丁香樹和三株小楊樹。院子裏寂靜無聲，好像這所房子沒有住人似的。風吹着台階邊晾在繩子上的毛巾搖來搖去。

要進這所房子，必須沿着破舊的梯級，走上狹窄的台階，台階廊簷上的椽木都已殘缺不全了。

里吉亞·伊凡諾夫娜迅速地穿過院子向台階走去。謝遼查跟着她，祖母雙手提着寬長裙，在後面忙着趕上來。

謝遼查在走上台階之前，又把院子看了一眼。「孤兒院的孩子大概給領出去散步去了，」他暗想着，走進了過道。

又長又窄的過道裏很涼快，充滿着新的絲瓜囊和炒蔥的氣味。有一座黃色扶手的窄樓梯通到二樓。陳舊的梯級在脚下吱吱地響。

「我們到了，」里吉亞·伊凡諾夫娜微笑着說，用手摸了摸謝遼查的頭。

小房間裏像地窖一樣又暗又涼。窗子中間靠牆放着一個矮破櫃。謝遼查還沒來得及把房間看清楚，就進來了一個戴金邊眼鏡的高身材女人——就是領孤兒院的孩子們到教堂去的那個。祖母連忙向她鞠躬。

「你好，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彼列沃茲奇柯娃說。

「證件帶來了嗎？」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問道，一邊用灰色的近視眼睛打量着謝遼查。

祖母趕緊伸手到她那藍色寬裙子的口袋裏去摸證件。祖母的手發抖，怎麼也取不下別住口袋的別針。最後，她摸出了一捲用手帕包着的小紙捲。她解開手帕，把證件交給女院長。謝遼查的衣服包放在板凳上。

「姓什麼？」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問，把那張展開的厚紙拿到眼睛跟前看。

「謝爾查·柯斯特里柯夫，」祖母鞠着躬說。

「幾歲？」

「八歲。天使報喜節前十天生的。」

「好吧，」院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彷彿是惋惜謝遼查不該在天使報喜節前十天降生的。然後她從編織的黑色小錢包裏拿出了一串鑰匙，走到那個像小房子似的櫃子面前。

櫃門吱吱地響着打開了。謝遼查伸長頸頸看這個大櫃子裏放着些什麼，但格子上並沒有什

麼特別的東西——都是些極普通的藍皮練習簿、鉛筆、鋼筆尖盒、一大堆白紙。格子的深處藏着細頸的墨水瓶和圓肚的漿糊瓶。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把謝遼查的證件放在上面的一格上，重新把櫃子鎖了。鑰匙又發着響聲沉沒在編織的黑色小錢包裏。

謝遼查嚇得臉都紅了，差一點哭了出來，他用力拉着祖母的裙子。他現在才想起來，祖母給他和姊妹們講過的，她的東家太太也是這樣把她的護照收了去，就因為這個原故祖母不得不終生住在烏爾祖姆。他一定也得在孤兒院住一輩子了。祖母一定是把他的護照交給了孤兒院！

「謝謝，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謝謝，」祖母連連鞠躬道謝。

謝遼查的嘴唇發起抖來，他想要哭，但是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走到他的面前，拉起他的手把他領到窗前。

謝遼查看見，孤兒院的孩子正從街上走進院子來。他們的頭都像皮球一樣圓圓的。從窗子裏看不出誰是女孩子，誰是男孩子。

「謝利卡，我們到孩子們那裏去吧，」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說，這使謝遼查很愛聽。只有沙恩卡這樣叫他。

他跟着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到過道裏去。祖母跟在後面。他們下了樓梯，祖母突然不安起來，她像鳥啄似的，迅速地吻了一下謝遼查的頭頂。謝遼查摸了一下，回過頭來，祖母已經不見。她從另外一個門出去了。

「走吧，走吧，」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說，就把謝遼查領到了台階上。

孤兒院的孩子嚷着跑進了院子。他們大概剛從河邊回來。女孩子們手裏拿着長莖的睡蓮，光頭上戴着花圈。男孩子們手裏揮着柳條。

「孩子們！你們又有一個新的同伴了。」

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把謝遼查向前推了一下，就趕快跑上台階，在過道裏消失了。

兩個女孩子向謝遼查走來。她們站在他的面前彼此私語着，其中一個女孩子很小，臉黑黑的，鼻子尖尖的，像一隻白頸鴉。她忽然大聲笑起來，用圍裙把臉蒙住。謝遼查皺起眉頭轉過臉去，有人在他背上打了一下。

「喂，大腦袋！我們玩去吧！」

謝遼查的面前站着一個胖男孩子，他的嘴唇翹起，露出了粉紅色的牙齦。

「玩什麼？」

「賽跑。我叫瓦西卡，你呢？」

「謝爾蓋。」

「向板棚那邊跑，我的草鞋藏在那裏，」瓦西卡說。

他們向板棚跑去。院子中間有一個小女孩彎着腰把花一排一排地栽在沙土上——造個小花

園。瓦西卡跑過時把她的花和壟都踏壞了。女孩子大哭起來。

『哭得再響點！』瓦西卡喊着打了她一下。

她合撲跌在沙土上——她堆的沙壩上。

『你爲什麼打她？』謝遼查停住腳問道。

『不爲什麼，』瓦西卡咕嚕說。『省得她搗亂！……』

『她並沒有搗亂，』謝遼查說。

『你再說！』瓦西卡喝道。『我也給你一下。』

『好，你試試吧！』

謝遼查挺起胸脯向那個淺髮的男孩子撲過去。瓦西卡揮起拳頭向他迎擊。

『什麼事？』突然從窗口傳來了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的聲音。

『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新來的孩子打人！』瓦西卡叫道。

『他撒謊，是他先打人！』孩子們齊聲喊道。

『過來，瓦西里，』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叫他。

瓦西卡跑上台階，同時伸出拳頭威脅謝遼查。

那個女孩子還坐在沙土上，用圍裙擦眼淚。

『靜卡，別哭了，起來吧！』她的女朋友叫她。

靜卡站起身來，拍了拍衣服上的沙土，然後把手指放到嘴裏，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謝遼查。

三個男孩子互相對看了一眼，其中一個翹鼻頭的推了同伴一下，並和他們耳語了一陣。

「未婚夫和未婚妻！未婚夫和未婚妻！」他們忽然異口同聲地唱起來。

那個翹鼻頭的男孩子，瞪大着眼睛，在謝遼查面前跳起來。謝遼查漲紅了臉，低下頭去，像準備鬥爭的牛一樣。男孩子們圍得更近了。

「未婚夫和未婚妻！沒有着落的未婚妻！」他們拉直喉嚨直喊。

謝遼查轉身向房子那面跑過去。

「嚼舌頭！嚼舌頭！他跑去告狀了！」翹鼻頭的男孩子望着他的背影喊道。

謝遼查跑到房子的牆邊，把臉湊在牆上。

「看，看，——他哭了！」女孩子們大笑起來。

但謝遼查並不想哭，他在牆邊停了一會，突然向大門那邊跑過去。他用力撞開小門，跑到街上。

「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新來的孩子逃跑了！」孤兒院的孩子們叫起來，都跑去追趕謝遼查。

他還沒來得及跑過街道就被院裏的孩子們捉住，他們嚷着把他拖了回去。謝遼查拚命想掙脫。但做不到——孩子們人數很多。小門關了起來。一個孩子把門上了門。

「放開我！我反正要跑走的。放開我，快！」謝遼查作了最後一次的掙扎。

孤兒院中的孩子

謝遼查過了一個星期的孤兒院生活之後，發現孩子們並不像他第一次所看到的那樣彼此相似。其中有安靜的也有淘氣的，有敏捷的也有遲鈍的，有愛哭的也有愉快的。最愛打架的孩子是瓦西卡·諾沃高多夫，就是叫謝遼查『大腦袋』、打靜卡的那個，全院的孩子都怕他。

瓦西卡·諾沃高多夫是三年前到孤兒院來的。除夕夜裏，人們在教堂門前的台階上發現了他。他穿着一件骯髒破爛的短皮襖，頭上纏着一條粗毛絨頭巾，站在那裏凍得發紫。頭巾在胸前交叉過去，在他背後打個結，長長的兩端像耳朵似的豎起着。

『小姑娘，哭什麼？』一個富於同情心的老乞婆問她。

『阿——媽走了！』瓦西卡哭得更響了。

老太婆跑去叫警察。警察拉着他的手，一面嘟嚕着，咒罵着，把瓦西卡送到了孤兒院，在孤兒院裏給瓦西卡脫了衣服之後，才發現他是個灰白頭髮的男孩子。他穿着一件鄉下式粉紅色上衣，腰裏繫着一條繩子，下面穿着一條破褲子，褲腳塞在又破又大的高腰毡鞋裏。

他立刻說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叫瓦西卡。他們從鄉下來時乘的馬是紅褐色的，因為馬很

小，所以人們叫他『小馬』。他的母親叫『阿媽』。

他關於自己祇能說出這一點。他看起來有四五歲，因此孤兒院的名冊上就把他登記爲瓦西里，五歲，姓諾沃高多夫。這個姓是孤兒院裏的神甫給取的，孩子們叫他爸爸，成人都叫他康斯坦丁神甫。

『這個孩子是在除夕夜裏發現的，所以從現在起就讓他叫瓦西里·諾沃高多夫吧，』神甫這樣決定了。

孤兒院裏像瓦西卡這樣的孩子並不少。波利亞是一個被從來不給她吃飽飯的孀母遺棄的女孩子。波利亞吃飯時總是很着急，唯恐飯碗會被搶掉一樣。孩子們給她一個綽號叫『饞嘴波爾卡』。還有兩個被遺棄的男孩子『形影不離』。他們總是手拉着手在一起。如果其中有一個跌倒，摔痛了而哭起來，那麼另一個就會哭得更響。

初看，謝遼查覺得孤兒院的孩子們頭髮都是一樣的顏色，但是後來他發現，只要他們剪短了的頭髮稍微長出了一點，院裏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孩子：黃頭髮的，灰白頭髮的，黑頭髮的，甚至還有兩個是紅頭髮的。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不久，謝遼查就明白，逃出孤兒院是不容易、幾乎不可能的。第一，

● 這個姓在俄文中是『新年』的意思。

孩子們互相監視，此外，大門口的板凳上總是坐着守門人巴拉提，一個嚴厲的長鬍子老頭兒。他繫着一條白粗布圍裙，赤腳穿草鞋。他的紅頭髮剪成圓蓋形，厚厚地塗了許多燈油。

「鬧吧！等我給你們個利害瞧瞧！」巴拉提搖動焦黃的鬍子，伸出褐色的手指頭指着他們，生氣地威脅說。孩子們對他比對女院長還害怕。

謝遼查唯一的希望，只是等祖母來。他決定等她星期日來的時候，就立刻跪在她的面前，求她領回家去。他連想也不敢想，祖母也許會不來。他一想起這些可怕的事，就心跳得厲害，雙手也冷了。

謝遼查在院子裏和孩子們玩的時候，兩隻眼睛總是釘住了小柵欄門。在臥室裏他也時時刻刻地向窗外張望小門有沒有開着，祖母來了沒有。但是，祖母却一直不來。的確，她曾經到孤兒院來過，而且還不止一次，打聽她孫子的情況；不過，她總是在孩子們被帶出去散步的時候才來。

謝遼查每次散步回來，總是聽小靜卡說，他的祖母今天又到孤兒院來過了。小靜卡不去散步，因為她總不是耳朵痛，就是牙痛。謝遼查怕被孩子們看見，躲到板棚裏偷偷地哭泣。他怨恨祖母，爲什麼總是在他不來的時候才來，他不知道，祖母是故意這樣作的——爲了不使他傷心呀。

孤兒院的生活

孤兒院每天的生活從早上八點開始，守門人的胖胖的妻子達里雅到臥室來把孩子們叫醒。孩子們的臥室在樓上，是一間朝北的長房間，窗子很低。

「起來！……起來！……」她啞聲地喊叫，每說一句話就打一個隔。

孩子們都說：達里雅被一對「毒眼」看過，所以才得了這種不治的、可怕的「打隔」病。達里雅每天早晨都要把瓦西卡·諾沃高多夫的被子掀下來，用力地敲他的背。瓦西卡很貪睡，總是最後一個起床。

孩子們光着腳在地板上亂蹣，你推我，我推你，一窩蜂跑到廚房裏去洗臉。

固定在一塊木板上的五個洋鐵臉盆響得樓上臥室裏都能聽見。水花濺得四處都是，洗手器●附近地板上有許多大水坑。樓梯上面留了很多濕脚印。

洗完了臉，人人都要把自己的毛巾「照規矩」掛好：對摺起來搭在床背上。誰不這樣作，

●俄國鄉下裝在牆上的一種簡陋的水盆。

誰就要受罰。

孩子們把毛巾掛好以後，就跑到樓下廚房旁邊的食堂裏。這是一間陰暗的屋子，牆壁都燻黑了，掛在牆角上的大神像，也黑得除了一隻高舉起來的褐色的瘦手臂之外，什麼都看不清楚了。食堂中間放着幾張沒有油漆過的長桌，兩旁放的是木板凳，在食堂裏孩子們都要並排站在板凳和桌子間祈禱。這樣站着很不舒服。後面板凳邊壓着腿，而肚子和前胸又頂在桌子邊上。

值日生——孩子中年齡比較大一點的——走到前面，開始唸禱詞。必須唸得又快又熟，否則就要挨神甫叱責。第一段經文唸完之後，就開始第二段。大家齊聲唱。小的孩子們只是跟着動嘴唇。禱詞很難，有些字他們簡直唸不順口，例如：『*ИЗКАЖЕ ПАМ АНГЕЛ*』●。祈禱完了，孩子們就在桌旁坐下。男孩和女孩是分開的。桌子上堆着一堆木匙。每個匙柄上都用小刀刻着不同的記號：鋸齒、十字或字母，使每個人都能認出自己的匙子。

早晨是從吃早飯開始。一禮拜只喝兩次茶：星期五和星期三。早飯是菜油菘豆粥，有時是牛奶燕麥粥，完全牛奶，是很難得的。

孩子們用的是粗瓷碗——五個人用一隻碗。碗裏倒上牛奶的時候又放進了許多小塊黑麵包。孩子們瞪着眼睛彼此監視着——每個人都想多喝牛奶，少吃麵包。

● 古斯拉夫文，意思是「今天賜我何」。

孩子們每年只能吃到兩次白麵包：復活節和聖誕節。這兩個節日前夜，達里雅在俄羅斯爐子裏烘烤圓形的葡萄乾小麵包。每個麵包上有兩粒葡萄乾。有一次，貪嘴的波利亞運氣好，在一個麵包裏找到了四粒葡萄乾——一定是達里雅弄錯了。從那時候起，所有的孩子就都希望能在自己的小麵包裏多找到一粒葡萄乾，但誰也沒有得到。

吃完早飯，又唸、唱聖經，然後上工房。男孩子到編織、製鞋和木工間，女孩就上縫紉間，這裏她們剪毛巾邊、縫枕套和口袋，有時，也有商人的太太向孤兒院定被單。大家縫被單時都害怕把活計做壞——縫得連大氣都不敢透。尤其難的是鎖扣門。可是，如果商人太太對活計滿意，她就會給孤兒院送些做稀飯的小米，或是作『沙爾瑪』的上等小麥粉。

一天早晨吃早飯時端來了一樣奇怪的食物。

『沙爾瑪，沙爾瑪……』孩子們坐在桌子邊低聲說。

『這不是普通的東西，這是韃靼人的食物，』謝遼查的隣座，紅頭髮的巴斯卡鄭重地對他說。從側面看，巴斯卡很像一隻兔子。

謝遼查爲了能夠嚐一嚐新的食物很高興。他以為這是一種鱈魚之類的魚。

但是，碗裏倒上了灰色的渾湯，上面漂着些切成大塊的麵條和菘豆。孩子們嚥着嘴開始吃沙爾瑪。有些孩子急着吃，噎得直咳嗽。必須吃得快，才來得及盛第二份。

謝遼查無論怎樣也趕不上其他的孩子們，他不習慣那樣快的吃。祖母不許他們吃得快，她

說吃熱東西會把肚腸燒乾的。可是在這裏非吃快不行了。這一天，謝遼查離開飯桌時又餓又生氣，他終於沒有明白沙爾瑪好吃還是不好吃。

除了沙爾瑪以外，孤兒院還有一種食物叫做「顧拉卡」。這是燕麥芽煮的稠粥，深褐色，味道有些和麵包製的酸汽水相像。吃顧拉卡時唯一愉快的事，就是可以用它痛快地塗抹旁邊的人的臉和鼻子——顧拉卡是又甜又黏的。

但是，這樣作在孤兒院裏是要受罰的，這裏的處罰可不像家裏的那樣。在家裏，祖母只揪一下耳朵，或是揪揪前額的頭髮就算了。這裏却罰不許吃午飯，有時還要在食堂裏罰跪。瓦西里·諾沃高多夫給罰跪罰得比誰都多。他有時甚至自己會到牆角裏去跪下。還是在牆角裏跪一會好，這比不吃午飯好得多。

兩點鐘開始吃午飯，孩子們又重新排好作祈禱。午飯有兩樣東西：白菜湯（或是酸菜湯）和米飯。吃完了午飯又要祈禱。

晚上九點，唸、唱晚飯前的禱文，然後就吃剩下來午的午飯。吃完又作禱告，十點鐘上床睡覺。睡覺之前，還要作一次特別禱告——不是向上帝，而是向夜間的護身天使，天使是在夜間保護孤兒院的孩子們的。

一次，紅頭髮的巴斯卡告訴謝遼查，他有好幾次故意不睡，想等着看天使，但是從來也沒有見過。也許天使夜裏是會到什麼地方去的，但決不是到孤兒院來。

「我們在這裏像修道似的，整天只是祈禱，」巴斯卡抱怨說，「但什麼結果也沒有，還是希望秋天快來吧。」

「秋天又有什麼呢？」謝遼查問道。

「秋天我們至少可以去上學了。我們孤兒院裏沒有學校。」

「學校會收我嗎？」

「你幾歲了？」

「快九歲了，」謝遼查說。其實，他還得過半年才滿九歲。

巴斯卡眯起眼睛，打量了一下他那短小矮胖的身體說：

「這要由他們決定了！……」

夏天的時候，每天在吃午飯以前領孩子們去洗澡。河就在孤兒院旁邊。房子後面就是河岸的斜坡。

烏爾祖姆卡河兩岸長着清香的楊樹、白樺和垂柳，碧綠的柳枝倒垂下來。孤兒院的孩子打高的草叢裏跑下去，一直跑到河岸上，有些孩子躺在地上，笑着，叫着，從斜坡上滾下去。

真的，這裏比教堂對面城裏人洗澡的那個地方好多了——這兒沙子也乾淨，草也沒有被踏倒。但是，謝遼查覺得和孤兒院的孩子們一起洗澡很乏味。孩子們下水和出水都要聽命令，尤

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站在岸上，她穿着繡花的白布衣服，手裏拿着粉紅色的綢傘，拉長嗓音喊道：

「孩子們。下水！孩子——子——們，下——水！」

然後她在沙灘上鋪了條毛巾，小心地坐下看書，並且從眼鏡上面不時看看孩子們。

孤兒院的孩子們發覺，如果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遇到一本沒有興趣的書，他們的澡就洗不好。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翻翻那本書，坐一會兒，嘆一口氣，接着就開始下命令了：

「孩子們，不要嚷！……孩子們，不要往遠處游！孩子們，不要潛水！……孩子們。不要扔沙土！……」

像這樣的洗澡有什麼趣味，連動都不許動！

可是，如果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遇到一本有趣的書，那麼她就不斷地看，連眼睛都不抬了。

那時就可以隨便自由了！

謝遼查在孤兒院裏住了三個星期，就覺悟到里吉亞·伊凡諾夫娜騙了他。她答應他的東西，孤兒院裏連一樣也沒有。並沒有玩具。孤兒院的孩子們玩木塊和布球，正和謝遼查在家裏玩的一樣。

只有一件事是事實。每個孩子都有一張自己獨睡の木床。但是裝着乾草的褥子又髒又薄又

硬，枕頭裏的乾草四面往外鑽，把臉都扎痛了。

孩子們都沒有被單，他們只睡在褥子上。寢室裏每條板縫、每個牆角裏都有臭虫。一到夜裏，牠們就成羣結隊地在牆上、地板上爬來爬去，甚至還從天花板上掉下來。

「但里吉亞·伊凡諾夫娜却吹牛說，孤兒院裏什麼都有。完全是她編出來的，」謝遼查向巴斯卡訴苦。

「等她下次來孤兒院的時候，你可以在後面追上去，朝她的裙子唾她一口，報復一下，」巴斯卡教他。

但里吉亞·伊凡諾夫娜根本想不到孤兒院裏來。

回家

第三個星期快過完了，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決定讓謝遼查回家去一次。星期日——這在孤兒院裏是放假的日子，她把謝遼查叫到辦公室，他的證件就是鎖在那個房間的大櫃子格子上。

「謝遼查，現在你到寢室裏去穿上皮靴、乾淨的上衣，回家去吧。晚上，請祖母再把你送回來。懂嗎？」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問他，並用手摸了一下他的下顎。

「懂了！」謝遼查很鄭重又好像很勉強似的回答說，他不完全相信女院長的話，以為她是在開玩笑。

「你還站着幹嗎？去吧！」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說完，就開始整理桌子上的東西。很明顯，她不是開玩笑！……

謝遼查一步跳兩級地跑到樓上寢室去，他急得把上衣也穿反了。又得脫下來，重穿一次。他用力拉皮靴，幾乎把鈕襪都拉掉了。最後，一切都準備好了。

謝遼查扶着樓梯扶手小心地走下來。穿上又硬又重的皮靴，腿都彎不了，像變成石頭一樣。他走到院子裏回頭看了一下。

他感到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一定會立刻從窗口叫住他，對他說：「你不用回家去，還是留在孤兒院裏吧！」但是並沒有人叫他回去，他順利地走到了門口。小柵欄門發着吱吱的響聲打開，又在謝遼查後面緊緊地關上了。

復活街上寂靜無人，——人們大概都還在教堂裏。只有幾隻母雞在大路中央的灰塵裏跑來跑去，還有一隻不知誰家的山羊隔着柵欄在吃一叢丁香。

謝遼查深深地抽了一口氣，挺起胸膛拚命地跑。他覺得他的孤兒院皮靴響得全街都聽得見。他連頭也不回地向前跑。

謝遼查跑得滿面通紅，渾身是汗，上氣不接下氣。在藥房附近停下來休息一會。藥房窗子裏放着許多彩色的玻璃瓶子，謝遼查很喜歡這些瓶子。以前，當他住在家裏的時候，他常和沙恩卡到這裏來看這些瓶子。現在這些瓶子已引不起他的興趣了。謝遼查舐了舐嘴唇。用衣袖擦掉臉上的汗，又向前跑去。

在布伊斯克街和復活街交叉的地方，復活教堂已經像一座白色的大丘陵似的，從茂密的樹木中露了出來。從教堂到家三兩步就到了。現在只要往右向布伊斯克街一拐，跑過教堂圍牆，再跑過商人卡尙采夫的二層石頭樓房，然後經過留德米拉·克西里耶夫娜的雜貨舖，就是舊教

徒普洛尼卡的荒地了。人們都把他當作神經病的老頭子，因為隨便碰到什麼人，他總會把帽子摘下來深深地鞠一個躬。謝遼查的家就在普洛尼卡荒地的旁邊。這是一座有五扇臨街窗子的房子，那裏都是親人：祖母瑪拉尼亞，姐姐阿紐塔、妹妹麗莎和小朋友沙恩卡。

那裏就是，那裏就是——家！

謝遼查跑到家門口，一脚把小柵欄門踢開。門飛到了一邊。沙恩卡背向大門蹲在院子裏，一心一意在用小石子和泥土築堡壘。小麗莎在耀眼的眼光下眯着眼睛拿一個生了銹的洋鐵罐把沙土堆起來。祖母在板棚旁邊的繩上晾濕衣服。一切都和以前一樣，沒有什麼改變。

「沙——恩——卡！」謝遼查大聲喊道，聲音大得使祖母手裏的濕衣服都落掉了。

「原來是你，你變成這個樣子了！」沙恩卡仔細看着謝遼查剪着平頭的頭、灰色寬大的上衣和紐襤駝起來的皮靴說。

謝遼查低下頭去，也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褲子、上衣和皮靴。

「改了樣子了？……原來怎麼樣，現在還是那樣，我們到小河裏洗澡去吧？……」

「哪兒去？到教堂那兒去嗎？」

「不！我們還是到河那頭去吧，」謝遼查說。

「到那麼遠去！」沙恩卡用骯髒的手在褲子上面擦着說。

「那裏的沙了好，沙恩卡，而且還可以看一看監牢。」

他們沿着波爾斯托瓦洛夫大街跑過去，一直到街的盡頭流放者住的房子那裏才停下，台階上坐着一個剪短髮的女人，手裏拿着一本書。她穿着一件男人的襯衫，腰裏紮着一條腰帶。她的身邊坐着一個頭髮比神甫的短不了多少的長髮男人。他正在對那個短髮的女人講什麼話，兩人都大聲笑着。

「你看，造反的！」沙尼亞推了同伴一下說。

謝達查想站下來看看他們，可是這時候從復活街那面傳來了馬蹄聲和吹着口哨大聲唱歌的聲音。

「兵來了！……我們快跑吧！」沙尼亞叫道。

他們跑到復活街上就看見操練回來的兵士，他們穿着帶有紅肩章的帆布襯衫，一路上揚起了許多塵土。他們都戴着像餅一樣平的帽子，沒有鴨舌頭，但有一個大的白色帽章。看樣子所有的兵士都長得彼此很相像，彷彿雙生子似的。他們都晒得很黑，滿身是汗，露出了白牙齒。他們高聲唱歌。有時唱到中間吹起刺耳的口哨來，使行人都覺得似乎耳朵中有鈴在響。

兵士，英勇的男兒，

你們的妻子在哪兒？……

他們自問又自答：

裝好了砲彈的大砲，

這就是我們的妻子。

他們兩人跟着隊伍走到教堂，然後往小河邊跑去。他們在烏爾祖姆卡河裏一直泡了三個鐘頭，直到厭倦了爲止。游泳、潛水、哄笑，吵得在木筏上洗衣服的女人罵他們小鬼，並且說要告訴祖母去。

從烏爾祖姆卡河，謝遼查和沙恩卡一直跑到了城外的兵士樹林，這座樹林一過喀山街就是。

到了樹林裏，謝遼查把襯衫脫下，於是他們就開始採松毬裝在襯衫裏。他們用松毬和乾松枝燒起篝火。柴堆冒出一股深藍色的芳香的烟，下面樹枝底下發出響亮的畢剝聲。

「現在讓我們來跳吧，」謝遼查說，於是就跑着從柴堆上面跳過去。

沙恩卡也從柴堆上面跳過去，但是，他跳的時候，却幾乎把褲子燒着了。

「我跳起來不大方便，腿太長，礙事，」他爲自己辯護道。

「你再跳一次，」謝遼查提議說。

『不高興跳了。』

他們在吃午飯的時候回來，這天，祖母煎了裸麥餅，通常是只有過節的時候才吃的。

傍晚，他們兩人在街上窗口下玩各種遊戲，謝遼查甚至忘記他還要回孤兒院去。

黃昏來臨。街上已經黑了，天也涼了，祖母打開窗子和善地叫道：

『謝遼仁卡，我們該回孤兒院去了。』

又要去孤兒院！到男孩子們吵架、向院長告密、罰跪、有臭虫咬的孤兒院。

他很想放聲大哭，但終於忍住了眼淚，因為大門口有幾個男孩子站着。

謝遼查身子縮了起來，他從鼻子裏抽了幾口氣，橫着身子從街上回到院子裏，一邊走一邊用笨重的皮靴刨起了泥土。

入 學

一個秋天的早晨，孩子們剛吃完早飯，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走進食堂，說道：

「孩子們！明天你們上學校讀書去。」

「上學去啊！」孩子們都嚷起來，有一個男孩子拿起匙子在桌上亂敲。孤兒院的生活大家都厭倦了，學校裏會有新鮮的事物的。

這天早晨，孩子們都沒有心思祈禱。值日生唸禱詞唸得這樣快，甚至有些上氣不接下氣。祈禱完了，孩子們就聚在一起，談論一件事——學校。

去年已經上過學的向其他的孩子們講上課、下課和教員索克拉特·伊凡諾維奇的事，這位教員老是打噴嚏，叫學生爲「知更雀」。那些要初次上學的孩子們就問，給不給孤兒院的孩子們練習簿，有時放學後是否可以在街上溜溜。

「新來的孩子去不去呢？」謝達查問了這個，又去問那個。

「你自己就能去！學校就在旁邊，只要跑過一條路，」瓦西卡·諾沃高多夫大笑道。

「教員不打人嗎？」斜眼、皮膚很黑的小女孩帶着恐懼的神色問。

「他不敢動我，可是，你——斜眼的兔子，他一定不放過你的！」瓦西卡笑道。

「也許會把你趕出學校吧！」

「什麼？什麼？把我趕出學校？恐怕不是這樣吧！」瓦西卡叫着，在一個孩子的額頭上打了一下。

「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瓦西卡又打人了！」孩子們都嚷了起來。

瓦西卡又對兩個小女孩打了好幾下，並在一個包着臉的男孩的頭上打了一下。

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聽到吵聲以後急忙跑過來。

「又打人？！她嚴厲地說，用手指了一下通食堂的那個門。

「好，算了吧，」瓦西卡一面噘咕，一面把手放進衣袋裏過去跪下。

院長慢慢地跟着他走過去。

「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謝遼查追上去說。「您知道不知道，學校會收我嗎？……」

「怎麼不收，當然收的，」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頭也不回地回答他。

謝遼查高興得從樓梯上滑下去，跑到院子裏，幾乎把正從廚房裏提着髒水桶走出來的紅頭髮的巴斯卡撞倒。

「巴斯卡！明天我要上學了！」

「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巴斯卡嘟囔說。「沒命地跑，也看不見別人在提髒水。」
在院子的角落裏，板棚旁邊，有五個小女孩手牽着手在跳輪舞，並用憂鬱的聲調唱着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心愛的歌曲：

從遙遠的河對岸

時而傳來：

咕——咕！咕——咕！

謝遼查跑得收不住腳，一下就衝進了輪舞圈。

女孩子們嘩啦啦地叫起來，隨後就跑散了。

謝遼查站着沉思了一會，然後向着大門轉過去。

現在就跑回家去把這一切都告訴沙恩卡怎麼樣？家很近，伸手也抓得到。吃午飯時可以趕回來。誰也不會發覺的。謝遼查推開柵欄門，跑出大門——一頭撞在守門人巴拉提的身上。

「老鄉，你想到哪兒去，啊？」巴拉提對他掙着紅鬍子驚奇地問道。

謝遼查什麼也沒有回答，他蹙着額朝他看看，一聲不響轉身回到院子裏。看樣子，祇能等到星期了。在這以前無論如何出不去的！

這天夜裏，孩子們誰都比平時翻身翻得多。謝遼查醒了三次——他害怕睡過了頭，孩子們不等他就到學校去了。

他最後一次醒來的時候，怎麼也分辨不出是黑夜還是已經早晨了，窗外還很黑，也聽不見下面廚房門響。這是說，還是黑夜。謝遼查從被窩裏伸出頭來。

「你怎麼不睡覺？」睡在旁邊床上的巴斯卡突然問他，他的聲音有些啞，他大概也是剛剛醒來。

「你自己呢？」謝遼查問，他把被子拉起來蒙上頭，旁邊留了一條小縫，他從這個縫裏開始看寢室裏的一切。

不久，睡在其他床上的孩子們也都動起來，並且低聲交談着。

「該起床了？」有一個孩子說，於是大家都爬起來穿衣服。

等達里雅來喚醒孩子們的時候，他們都已穿好衣服了。

「這麼早就起來，搗蛋鬼！」達里亞罵着走出寢室。

孩子們整理好床鋪，就跑下去洗臉，然後去吃早飯。

當他們快吃完菟豆粥的時候，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到食堂裏來了。

她穿着一件高領子的黑衣服，頸上圍着一圈白花邊褶帶，胸前佩了個小金鍊。

她的頭髮燙過，髮成波浪形。

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看了看孩子們，就吩咐他們排成雙行。

孩子們響着皮靴，一邊竊竊私語，一邊互相推着，在牆和板凳之間的窄道上排好。

達里雅一跛一顛走進食堂，手裏捧着一大堆手帕。

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把手帕分發給孩子們。手帕很大，每塊角上都有紅綫繡着「教養院」幾個字。

但這還不夠。手帕剛分發好，達里雅又拿來了書包。這些書包用粗布作成，很像烏爾祖姆城裏的主婦們提着上市的錢袋，不過上面不是兩根帶子，而是一根長帶子，可以揹在肩上。每個書包的邊上都打着一個黑色的孤兒院的圓圖章。

然後把孩子們領到院子裏，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穿着黑外套，戴着白綫織的手套，走上了台階。

「孩子們，跟我來！」她吩咐說，一邊提起長裙子慢慢地向大門口走去。

排成雙行的隊伍跟在她的後面。

在大門口守門人巴拉提穿着乾淨的圍腰，給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去了？」他問，一邊把柵欄門打開。

「去了！」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說。

孩子們大模大樣地在街上走。他們覺得今天是特別的一天——好像是星期日似的，雖然大

家都清楚地知道是星期二。

一家大門裏出來了一個女人，肩上擔着一大筐衣服，她停住脚步，把筐子放在地上，久久地望着孤兒院孩子們的背影。

『這些孤兒，把他們領到哪兒去？』她搖着頭說。

『上學去，阿姨！』最後一排的女孩子高聲回答。

孩子們努力使得步伐整齊，有人甚至開始數着：

『一——二！一——二！』

但他們並沒能夠數得很久——學校就在這條街上——斜對過就是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 娜在一個黃色小柵欄門旁邊說道：

『孩子們，不要擠！一個一個進去。』

可是，怎麼能不擠呢？每個人都想快些走進學校的院子裏，而柵欄門又那麼窄！

學校的院子同烏爾祖姆城裏其他的院子並沒有什麼不同。很小，生滿了青草；院子深處有一個花園，中間放着一張小圓桌，幾條小板凳——看來，教員夏天是在這裏喝茶的。

屋子前面的空地上晾着一條小孩用的天藍色被子和一件小襯衫。

一羣肥鴨在台階前面踱來踱去。

『這是誰的鴨子？』謝遼查問巴斯卡。

「先生的，」巴斯卡說，他還想再說些什麼，但沒有來得及。孩子們被領進了黑暗的過道。

剛擦過的地板還沒有乾，孩子們蹣跚起脚尖走過過道，到了房門口。

從房間裏傳出了雜亂的脚步聲和孩子的聲音。

門忽然打開，孩子們看見了索克拉特·伊凡諾維奇，他是一個矮小蒼白的人，穿着一件藍色斜領的襯衫。

「知更鳥，到大廳裏來吧！」他喊道，「現在我們要祈禱了。」

「到大廳裏去！」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大聲吩咐道，然後領着孩子們走過去，她的裙子發出沙沙的聲音。

所謂大廳是一個不大的空房間，天花板很低，牆邊放着三條長板凳。

這裏暗得很，因為窗前長着幾棵茂密的丁香樹。

「像我們的食堂一樣暗，」一個孩子說。

孤兒院的神甫康斯坦丁進來了。他和平時一樣，用手摀了摀長頭髮，把胸前的十字架掛掛正，就開始禱告。

禱文也是熟悉的，孤兒院的人每天都唸這幾句。祈禱完了，孩子們就被領到教室裏去。

謝遼查在這兒第一次看到學校的書桌。他看到的書桌是桌子和板凳連在一起的，他很喜

歡。他更喜歡的是書桌抽屜裏可以藏書和書包。

他的座位和巴斯卡的連在一起。

謝遼查還沒有來得及把教室看仔細，教員索克拉特·伊凡諾維奇就進來開始上課了。

「唔，知更雀，你們有誰認識字母，舉起手來，」索克拉特·伊凡諾維奇問。

謝遼查已經認識三個字母——就是沙恩卡有一次教他的那三個。可是他不敢舉手。他偷眼向四周望望，只有兩個孩子舉起了手。但他們的手舉得離臉很近，根本分不出是用手托着腮，還是想回答教員的詢問。

謝遼查鼓足勇氣，慢慢地舉起手來。

索克拉特·伊凡諾維奇看見了他。

「好，你回答吧。你認識幾個字母？」

「三個！」

「那三個？……」

「П、С、О。」

「很好，你能把它們在黑板上寫出來嗎？」

謝遼查遲遲不回答。

「你能把它們寫在黑板上嗎？」教員又問了一次。

『我用棒在地上寫過，也用煤塊在板棚上寫過，』謝遼查低聲答道。

『好，你現在就試試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吧。』

謝遼查從書桌中出來，走到了大黑板面前。

索克拉特·伊凡諾維奇給他一枝粉筆。

黑板很高，豎在架子上。謝遼查雖然蹣跚起脚尖，還是夠不到黑板的一半。

『寫在下面吧，』索克拉特·伊凡諾維奇說。

謝遼查在黑板下面的邊上寫了兩個大字母。

『O——空心圓餅。O——半圓空心餅，』他自言自語地叨唸着，仔細地寫出了兩個字母。

至於H字該怎麼寫，他却突然忘記了。

『你在那兒叨唸什麼？』索克拉特·伊凡諾維奇問。

『O——半圓空心餅，』謝遼查低低地重複了一次，『是這麼寫的。』

『好孩子！回座位吧。你姓什麼？』半圓形的空心餅『嗎？』

『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

『好，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回座位吧。』

這一天，謝遼查又學了三個字母。但不是像沙恩卡教的那樣不挨次序，而是順序學的：

A、B、B。

謝遼查的學習就這樣開始了。

學校生活的第一個星期過去了，又到了星期日。

早飯是最討厭的顧拉卡。謝遼查困難地大口嚥下去——只要能夠越快吃完就越好。

吃完早飯，和平常一樣，開始祈禱，祈禱完了，聖經教員康斯坦丁神甫走到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面前。他們兩個人走到過道裏去，神甫雙手扶住胸前的十字架，開始給女院長講什麼事情。他們在長長的過道裏慢慢地走來走去，謝遼查像影子一樣跟在他們後面。他想趕快回家去，而不得到許可是不能走的。當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和人說話的時候打斷她，也是不行的。不管願意不願意——只好等她說完。

最後，神甫和院長告別，下樓去了。

謝遼查飛快地跑到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面前。

『等急了吧！好，回家去吧，』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說。

謝遼查把帽子低低地壓在肩頭上，就撒腿跑起來。一直跑到家門口才透了一口氣。柵欄門開着。院子裏沒有人。謝遼查走進房去。麗莎坐在廚房裏地板上搖洋囡囡睡覺。

『奶奶！謝遼查回來了！』

祖母從火炕上抬起頭來。

「你怎麼弄得面紅耳赤，滿頭是汗？」她驚奇地問道。「你和別人打架了嗎？」

「奶奶，我現在上學了！」謝遼查搶着說。

「那很好！你將來會做個識字的人了，」祖母說，一面用手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她自己是
不識字，也不會寫字的。

「奶奶，我去看沙尼亞去！」

「去吧！可不要和孩子們惹事。」

謝遼查沒等她說完，就把門關上了。

不巧，沙恩卡偏偏不在家，謝遼查只好坐在大門口的石頭上等了半個多鐘頭。

沙恩卡終於回來了，原來叫他上小鋪子去了。謝遼查一看見他，就立刻把自己所有的好消息都一口氣講給他聽：

「已經問過我功課了……索克拉特·伊凡諾維奇每天教給我們三個字母。不久，他就要教我們讀、寫和心算加法了！……」

這時候，祖母把他們叫回家去。

「來，識字人，」她從窗口叫他們，「回家來吧——吃油煎餅！」

天黑以後，祖母就開始準備送謝遼查回孤兒院。她披上舊圍巾，走到院子裏，看了看板棚旁邊的高蓴蔴，嘆口氣道：

「好，我準備好了。回孤兒院吧？」

「現在我自己回去吧，」謝遼查說，他拉着紐襪提了提皮靴。

「好吧！」祖母說。「自己回去就自己回去吧。」她擺了擺手就回到屋子裏去了。

這天晚上，謝遼查沒有人送，獨自回孤兒院去。

謝遼查一天比一天習慣於孤兒院的生活。自從上學以後，他已不像先前那樣的嫌惡孤兒院了。女院長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對他非常滿意。他也和男孩子們打架，但從來不欺負女孩子和小孩子，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樣打他們剪着短頭髮的後腦袋，或者揪他們的耳朵。他在學校裏讀書的成績很好，而在他們學習做籃子、編草帽的孤兒院的工作房裏，老技工巴爾·巴雷奇對他也是讚不絕口。任何孩子都不能像謝遼查編草帽頂、做籃襪做得那麼精巧。孩子們編的草帽頂不是像香腸似的翹起來，就是尖的。這樣的帽子，誰也不願意買的。

祖母瑪拉尼亞時常對沙尼亞的母親講到謝遼查的成績。

「斯結巴諾夫娜，孤兒院裏的人說：謝遼查會有出息的。他人很靈巧。性情也倔強，有的孩子寫字寫不好，就不願意再寫了。而我們的孩子累得滿身是汗，也還一定要寫好。我脾氣固執，他比我還要固執。去年秋天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他在院子裏玩，用沙土蓋房子。他一心一意，週圍什麼事他都不聽不看，忽然下起大雨來。我趕快叫謝遼查回家。我大聲叫，可是他頭

也不同，我冒着雨跑出來，把他拉了進去。剛一回頭，他又跑到院子裏去了。大雨却像水倒下來一樣。我在窗口拿拳頭嚇他：叫他進屋來。但他蹲在那裏渾身淋得又濕又髒，回答我：「蓋好房子就來！」我只好擺擺手。他的脾氣和我完全一樣。」

孤兒院的孩子和市民的孩子

冬天來臨，天氣一天比一天冷了，早晨台階旁邊的水坑已結上一層透明的薄冰。牆上、柵欄上、柵欄門上以至板棚旁邊的舊木桶上，都蓋滿了白霜。

「冬天，冬天！」孩子們大聲嚷着，都跑到院子裏去玩那最早出現的冰了。

冰又透明又脆，腳剛剛碰上去就碎了，黑色的水濺上了皮靴。到了中午，屋頂上的霜就沒有影蹤了。霜融化得很快。

「要是冬天突然不來了，可怎麼辦？」孩子們發愁。
但冬天還是來了。

一個星期日早晨，孩子們在八點鐘醒來，向窗外一望——吃了一驚。窗外下着雪，並且不是飛雪花，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雪往下落。

孤兒院的院子鋪滿了白雪，屋頂上和樹上也都是雪，連天空都是白濛濛的一片。

早飯以後，給孩子們分發了冬裝，男女孩子都領到了暖和的灰色棉大衣。大衣袖口上抽着摺，就像燈籠似的。除了大衣之外，還給了長手套和高腰毡鞋。每隻鞋上都打着一個烏爾祖姆

孤兒院的黑色圓形圖章。女孩子用大的毛綫頭巾把剪短髮的頭包起來，男孩子都戴上圓的棉帽子。大衣做得又長又大，預備人大了些也可以穿。下擺纏着腿，袖子長得只露出手指。

「神甫，神甫！」男孩子們互相取笑說。

守門人巴拉提在院子裏拿把大木鍬把雪鏟成堆。謝遼查跑到他的面前。

「怎麼樣，助手！你看，冬天來了，」巴拉提拍着身上的雪說。

巴拉提是在不久以前開始叫謝遼查爲「助手」的。一天院子裏一大堆劈柴倒了下來，謝遼查曾經幫助他收拾好。

「巴拉提，把鍬給我！我去造一座山，」謝遼查請求他。

「好吧，只是用好了要放在原來的地方！」

謝遼查朝着大門外烏爾祖姆卡河邊走去。矮小寬肩的他，穿着長長的棉大衣，在雪地上拖着一把大鍬搖搖擺擺地從院子裏走過去。

「喂，小傢伙！把鍬揹起來，會弄變的！」巴拉提在他後面喊道。

謝遼查把鍬像槍似的揹上肩頭，不慌不忙地走出了柵欄門。

這個星期日，孤兒院的孩子們在結了冰的烏爾祖姆卡河岸上堆了一座大雪山。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謝遼查比誰都幹得起勁。他把雪鏟成堆，用毡鞋踏平，並且還想出了一個辦法：用蘆葦拉雪，好把山快些堆起來。甚至守門人巴拉提都來幫孩子們的忙，山堆好之後，還往上面

澆了三桶水。

傍晚，山凍結實了，於是孩子們就開始溜坡玩。但是溜得並不太方便。孤兒院沒有小雪橇，只好墊着大衣或者蓆墊從山坡上往下滑。

瓦西卡·諾沃高多夫晚上把自己的蓆墊用水澆濕，放在院子裏凍了一夜。蓆墊凍成像樹皮做的一樣。但瓦西卡還沒有來得及滑到山下，蓆墊上結的冰就開始像玻璃似的裂成一塊一塊的掉下來了。反而把大衣後面弄濕，一點好處也沒有。

一天晚上，當孩子們到街上去玩雪球時，他們發現有一團漆黑的東西從烏爾祖姆卡河又高又陡的岸上，一直往下滑到河裏的冰面上。走近一看，那個漆黑的一團原來是瓦西卡·諾沃高多夫。

「噯，孩子們，我們也來從岸上滑下去吧！」巴斯卡喊道。「這裏比我們的那座小山陡！可以一直滑到河心。」

他鋪好了蓆墊剛想滑下去，瓦西卡·諾沃高多夫突然從下面雪堆後面氣喘喘地鑽出來。

「你還想怎麼樣，紅毛雄雞？想滑我的山？給你一個厲害瞧瞧——叫你兩腳朝天飛下去。」巴斯卡乖乖地拿起蓆墊，回頭看了一下，就朝着孤兒院的小山走去。

從此以後，孩子們連「瓦西卡的山」都不敢走近了。

過了幾天。一天晚上，孩子們又到了瓦西卡的岸上去。天已經黑了，積雪發出淡藍的光，

好像誰拿淡藍色的顏料把整個大地染了一遍似的。積雪像鬆軟的鴨絨被堆在河岸上。真想痛快
地跑下去倒在又鬆又軟的雪堆裏面。

孩子們走到岸邊往下看了看，下面，瓦西卡·諾沃高多夫站在烏爾祖姆卡河中心，在踩着
腳抖掉身上的雪。

謝遼查在山上站了一會，突然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蓆墊攤了開來。

「瓦西卡要揍你的，別滑！」孩子們齊聲警告他。

謝遼查不理，一聲不響地坐上了蓆墊。

「喔，來看呀，他滑下去了，滑下去了！」靜卡尖聲叫起來。

真的，謝遼查已經從高高的結着冰的河岸上滑下去了，他的身後飛起了一陣雪。孩子們呆
呆地注視着他的大圓皮帽子在雪堆之間閃過去。

大約過了十分鐘，瓦西卡·諾沃高多夫從小河裏上來打孩子們的面前跑過去。他腋下揹着
捲了起來的蓆墊，一邊跑，一邊回過頭去揚揚拳頭。

守門人巴拉提後來告訴大家，瓦西卡·諾沃高多夫一跑進院子就拚命踢木桶，然後把蓆墊
扔在地下放聲大哭起來。

第二天，又有幾個孩子和謝遼查一同到「瓦西卡的山」上去。

「滑吧，孩子們！怕什麼？」謝遼查招呼他們說。

「怪怕的。河岸太陡了。」

「不，不可怕，」謝遼查說服他們，「只是耳朵裏響得很厲害，還有雪撲打着臉。只要把眼睛閉得緊些！一點事也沒有！」

謝遼查第一個從岸上滑下去，別的孩子一個個都跟着他下去了。

約莫兩個星期之後，發生了一件大事，使孤兒院的孩子們談論了好久。

在教區學校裏讀書的除孤兒院的孩子之外，還有烏爾祖姆商人的和富有的市民子女。孤兒院的孩子與市民的孩子很久以來就是敵對着的，只要孤兒院的孩子一出校門走到街上，市民的孩子就開始取笑他們：

「孤兒院的蟲子，爬到哪裏去？」

孤兒院的孩子們一聲不響，因為害怕跟市民的孩子們糾纏，他們又高大又結實，無論如何總是住在自己家裏，而不靠孤兒院的麵包過活。他們的頭子是紅臉頰的遼許卡，復活街上一個店員的兒子。他比謝遼查高一班。

有一次，中午休息的時候，他把腳伸出來絆謝遼查。謝遼查摔了一交，膝蓋跌得很痛。那個店員的兒子却非常得意地跑回了教室。

上課鈴響了。謝遼查跛着腳走回自己的座位。

那一堂課的全部時間，他一直皺着眉頭坐在那裏，注視着牆角想道：怎樣才能讓市民的孩子們知道，孤兒院的孩子也能保衛自己呢？難道真的就忍受他們的打罵和侮辱嗎？再說，爲什麼要這樣呢？他也不是自己去孤兒院——是祖母把他送去的。

下課了，教員走出了教室，謝遼查皺着眉坐在位置上不動。

「柯斯特里柯夫，回家了，」巴斯卡說。

謝遼查站起來，把鉛筆盒和書裝進白布書包裹。

黑暗的小衣帽間裏這時只剩下四件大衣。學生都已經回家了。

謝遼查穿上大衣和同伴們走出院子。他走路還有些跛。

「痛嗎？」

「怎麼不痛！」謝遼查氣憤憤地說。

學校院子裏一個人也沒有。

「今天不會有人來碰我們了。都已經回家去了！」巴斯卡高興地說。

但是，他剛說完，許多市民的孩子就嚷着從隔壁院子裏跑出來。跑在前面的是遼許卡，他頭上歪戴着一頂灰鼠皮帽。

「揍孤兒院的孩子！」他嚷道。

巴斯卡和其他兩個孤兒院的孩子撒腿就跑。謝遼查一個人留在街中心。遼許卡跑過去，

下就把他的帽子打落在地上。

『再揍他！揍！太少！』市民的孩子們嚷着用腳踢謝遼查的皮帽子。謝遼查並不向他們去奪帽子。他站在原地，垂下那剪着短髮的大頭重重地透着氣。遼許卡越發放肆，對他當胸一拳。謝遼查退後，又向前，終於蹲了下去。

『告饒了！』市民的孩子哄笑起來。

但就在這時，謝遼查用頭朝着遼許卡的腹部猛撞過去。遼許卡攤開雙手，仰面倒下去。謝遼查趁他措手不及，立刻全身壓上去。遼許卡用力推開，但謝遼查緊緊抓住了他。

『放手！』遼許卡大聲叫喊，一邊用腳亂踢。

『你還打人不打？』

『放手！』

『還打人嗎？』

『放……手！聽見嗎？放手！……』

遼許卡的頭轉來轉去，尋找自己的同伴。但他們却呆立在柵欄旁邊，並不想走過來幫他。

『說，還打不打人？打不打？』謝遼查氣喘喘地問。

『不打了，』遼許卡終於討饒，但聲音很低，怕被同伴們聽見。

『讓你知道我的厲害！』謝遼查說着，從地上爬起來。

他向四面看了看，從容地拍掉了大衣和毡鞋上的雪。孤兒院的孩子們從轉角上跑過來，他們藏在轉角後面，一切都看見了。他們高興得臉孔像新的銀角子一樣放光。巴斯卡從地下拾起謝遼查的帽子，往膝蓋上拍了拍，交給了謝遼查。

這時，遼許卡站在柵欄旁邊，和自己的部下爭吵。

「他壓在我身上，你們爲什麼只在旁邊看？」遼許卡捏緊拳頭，咬牙切齒地說道。

「打架總是一個對一個的，」他的同伴申辯說。

孤兒院裏整個晚上就只是談論謝遼查。

「柯斯特里柯夫打得他痛快極了！……」巴斯卡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現在他們知道我們的厲害了！」一個孤兒院的孩子笑着說。

市民的孩子要揍孤兒院的孩子反而挨了揍，這還是第一次。

烏爾祖姆市立小學

謝遼查在教區學校畢業的時候剛滿十一歲。成績優良的學生送烏爾祖姆市立小學繼續讀書，孩子們簡稱這所學校為烏市小。

但進烏市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和升級不同——這裏錄取的是最優秀的學生。

「柯斯特里柯夫怕什麼？烏市小立刻就會取他的！」同級的孩子都羨慕謝遼查。

「當然會取他，他所有的功課不是五分就是四分。」

的確，當索克拉特·伊凡諾維奇宣佈送學生進烏市小升學的時候，第一個被提出的就是謝遼查。

市立小學在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一座白色的二層樓房裏，正門台階上蓋着綠色的鐵棚。在矮小的木板房中間，它顯得莊嚴而雄偉。

只有教員才能走正門，學生必須從後門經過校長的廚房邊進出，免得他們的皮靴把石級弄髒。

這兒總可以聞到美味的油膩菜湯和烤肉的香味，遇到洗衣服的日子，廚房裏籠罩着濃厚的

蒸氣，像池沼上的霧一樣。

學校的院子裏關有一個小花園，那裏長着兩株彎的松樹和幾株樹皮被山羊啃掉了的白楊。院子深處豎着幾根大柱子，上面架着橫木，像絞架似的。還有「轉盤」——已經腐朽，禁止拉着盤上的繩子轉着跑。

烏爾祖姆市立小學的學生看不起教區學校來的學生。市立學校的校舍是一座石頭大房子。這裏只有男孩子讀書，不像教區學校男女同學。而主要的是——烏爾祖姆市立小學的學生都穿制服：灰褲子和同樣像老鼠似的灰顏色的上衣，腰裏束着一根皮帶，皮帶的銅扣上刻着「烏市小」三個字。

學生們用粉筆屑把銅扣擦得閃閃發光，他們都不喜歡把大衣扣上，以便向教區學校的學生多誇耀一下自己的制服。不錯，許多學生的制服上衣和褲子是用最粗的呢子作的，上面的毛像豬鬃一樣豎起來，但不管怎樣，這總是制服呀。

沙恩卡·沙瑪爾采夫已經穿着制服整整誇耀了兩年了。現在也輪到謝遼查了，他們倆將穿着同樣的衣服在街上走，誰也分不出哪個是孤兒院的孩子，哪個不是。

他們雖然不同班，但下課的時候還是可以會面，放學後一起回去。偶而也還可以跑回家去看看，好在祖母的家就在這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

但事情却不是這樣。有一次星期日沙恩卡遇見謝遼查，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我有件事告訴你，」他神氣地說，「我再不到烏市小去讀書了，秋天到維亞特卡進實業學校。」

他還告訴他，星期日不能和他一起玩了，因為整個夏天他都得預備功課投考實業學校。如果能考取，就成為實業學校的學生，穿的制服和大學生一樣好。

「實業學校裏的功課難嗎？」謝遼查問他。

「怎麼不難！一門幾何就夠受了……」

「如果用功學呢？」

「那不知道，」沙恩卡搖搖頭說，然後向四週看了一下，神祕地對他耳語道：「明天我到造反的人那裏去。」

「去幹什麼？」

「他們幫助我準備。他們都是有學問的人——大學生。這是圖書館的女館員替我說好的——她認識他們，我母親是給她洗衣服的。」

「你能帶我到他們那兒去嗎？」謝遼查問。

「想法帶你去吧，」沙恩卡答應他。

「你到他們那兒去的時候好好看看，他們那兒的一切是怎麼樣的，」謝遼查請求他。

「好吧，」沙恩卡同意了，並且開始屈指計算他需要準備的一些功課。

沙恩卡一隻手上屈了五個指頭，另外一隻手上屈了兩個指頭。

「聖經、俄文、算術、自然科學、地理、美術，此外俄文還分口講和作文……真要命！」

「烏市小有幾門功課？」謝遼查問道。

「也夠受的，」沙恩卡說，就給謝遼查講了許多關於烏市小可怕的事情，謝遼查真不知道相信還是不相信好。據沙恩卡說，校長阿列克賽·米哈依洛維奇·柯斯特洛夫像猛獸一樣兇：爲了一點小事，就要摔孩子，用戒尺打，揪頭髮。

「他打過你嗎？」謝遼查問道。

「打過。揪過一次頭髮，用戒尺打過兩次。」

「如果功課準備得很好呢？」

「那就不會挨太多的打，但還是免不了。」

第二個星期日，沙尼亞在布伊斯克街和復活街口上遇見了謝遼查。

「我到造反的那兒去過了，」沙尼亞輕聲說道，並且對他使了個眼色，謝遼查吃了一驚。

兩人一口氣跑進院子裏，坐在板棚屋簷下面的木頭上。沙尼亞低下頭在謝遼查的耳邊輕輕地說了些什麼。

「聽不出，說大點聲，」謝遼查忍不住了。

沙尼亞向四週看了一下，就開始低聲地講述關於造反的人的事。

謝遼查聽說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名字叫德米特利·斯比利多諾維奇·瑪夫洛瑪地；教沙尼亞的就是他。

跟造反的人學習並不可怕。德米特利·斯比利多諾維奇並不像校長柯斯特洛夫一樣打人，也不大聲嚷。但如果你答得不對，他就用鉛筆敲桌面。坐在那裏不斷地敲：得——得——得。一直等到你改正了，或是住嘴不說了，他才停止不敲。默寫的時候，他也不站在你的背後死釘着你，而在屋子裏走來走去。題目也都是德米特利·斯比利多諾維奇想出來的。

算題書裏的算題很乏味：不是說倒水——從一個水槽往另一個水槽倒了多少桶水，就是講走路——從一個城市到另外一個城市走了多少俄里，可是他的算題却很特別。他出的第一個題目是關於魚——漁夫用網捕到了多少魚，賣魚得了多少錢。所有的魚他都一一叫出名字來。多少條鱈魚，多少條梭魚，多少條鱸魚，多少條鱈魚。第二個算題比第一個更有趣，講的是馬，要數清栗色馬、斑馬、黑馬、灰馬、黑栗色馬、雜色馬、白馬各有幾匹。真有趣！

德米特利·斯比利多諾維奇的外表和其他一些政治犯很相像：長頭髮、戴眼鏡，只是沒有鏡框，鏡片是繫在一根絲繩上。

「我們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的眼鏡也是繫在一根黑絲繩上，不過有邊，」謝遼查說，然後他又要求沙尼亞告訴他，他們在家裏做什麼。

「看書，有一個自己縫襯衫，」沙尼亞答道，接着就講下課後新教師請他喝茶，他們喝茶

時吃白麵的圓餅。除了德米特利·斯比利多諾維奇之外，還有三個人：一個高身材、鬚髮，第二個長鬍子，看樣子很厲害，第三個頸頸上纏着布。倒茶的是一個女人，也是政治犯。人們都稱她「瑪麗亞小姐」。她穿着一件白鈕扣的男人上衣，腰裏繫着一根皮帶，剪得短短的頭髮朝後梳，像德米特利·斯比利多諾維奇一樣。

「你還看見什麼了？」謝遼查問道。

「沒有了！」沙恩卡斷然回答，就出聲了。

他再沒有什麼可講的了。

說實在話，他對政治犯們並不太滿意，他期待能看到些特別的事——和其他烏爾祖姆人不同的事，但他們那兒一切都是最平凡不過的：彎嘴的舊茶壺、天藍色花的茶碗、放糖的大肚子玻璃瓶。造反的人們坐的是普通的板凳，睡的是窄鐵床，也蓋棉被。窗台上的花盆裏種着闊葉樹和長青樹，像祖母瑪拉尼亞家裏一樣。

「別人說的關於他們的話都是胡說，」沙尼亞沉默了一會說道。

「誰？」

「所有烏爾祖姆的人，他們說造反的人反對基督教，說他們什麼也不怕，家裏有炸彈和手槍，要謀刺沙皇，但我什麼也沒有看到。」

「他們爲什麼要胡說呢？」

「爲了吓唬人民，」沙恩卡說。然後又想了一下，補充道：「誰知道，——也許說的是事實？也許，他們這些人很狡猾，在我去的時候，故意把什麼都藏起來。誰知道！」

教員和學生

一八九七年秋天，沙尼亞被送到維亞特卡城裏去進實業學校，謝遼查開始在烏爾祖姆市立小學讀書。

謝遼查第一天到學校參加開學典禮的時候，就看見了沙尼亞對他講過的那個兇惡可怕的校長柯斯特洛夫。

開學典禮是九點鐘在二樓的大禮堂舉行的。禮堂幾乎是空的，只有靠牆邊放着幾張椅子。對着門掛着一張巨大的沙皇全身像，裝在鍍金的框子裏，沙皇像的兩邊掛着幾幅光畫片。一張畫的是翠綠的茂密樹林，樹木中間有一只老虎攤開四肢躺着，樹枝上坐着金黃色的猴，從藍色的湖水裏有一條鱷魚探出頭來，張着嘴，露出鋒利的牙齒。這張畫叫作「熱帶森林」。

其餘的畫比較簡單：海底的螃蟹、水母和海盤車，北極光，鐘乳石山洞。

新學生等待着典禮開始，成羣結隊地在過道裏走來走去，向禮堂和教室張望。有些人胆子很大，甚至走到教員室門口從鑰匙洞裏張望。當然，他們是看不到什麼的，因為鑰匙洞上遮着一個淡紫色的東西，但他們却能聽見教員室裏有兩個人在談話，一個人的嘶啞的喉嚨時斷時續

地發出狗叫似的聲音，另一個一邊咳嗽，一邊像打雷般的咆哮着。

謝遼查和其他的學生一起，站在過道裏看兩個新學生在樓梯口打架。

忽然，教員室笨重的門砰的打開了。一個又瘦又高的人彎着腰從屋子裏用迅速的步子走出來。他兩手放在背後，臉色很蒼白，兩眼浮腫，像剛睡醒似的，顯得很兇的樣子。兩道粗眉像毛蟲似的蠕動着。

「校長，校長，」過道裏噦噦喳喳地響了起來。

「這裏是什麼地方，知道嗎？」校長喝道，並狠狠地向孩子們瞪了一眼，把他們都嚇得退後了一步。有一個孩子在樓梯上絆了一下，險些倒栽筋斗摔下去。

「馬上到禮堂裏去禱告！」柯斯特洛大像狗叫一樣命令道。

新學生都嚇得退在一邊。

一個陌生的教員把新學生排成兩行，領他們走進禮堂。

一個白頭髮、長鼻子的老神甫穿着紫色道袍開始作開學祈禱。他祈禱了很久，不慌不忙地，唸字唸得很不清楚。謝遼查聽着他祈禱，同時目不轉睛地注視着熱帶森林裏那隻金黃色身子、白色腳爪的老虎。

一個月過去了。

現在所有的新學生都摸到了每個教員的脾氣，有多少個教員，就有多少種不同的怪癖。學監迦夫里爾·尼古拉耶維奇·維列夏金最關心的是要學生們學好斯拉夫文。他常常要學生學習墓地教堂助祭的榜樣。那個助祭一叫喊起來，教堂臘燭的火苗就像碰到風吹一樣的晃動着。

如果學生讀得不正確、生疏或者拖長字句，維列夏金就把書從他手裏搶過來，歪着頭嘲笑他：

「咩……咩……」一邊搖着頭學山羊叫。

「怎麼樣，好不好？」學監問道，並立刻加上說：「你就是這樣，蠢貨，像羊一樣地讀聖經。」

老神甫非常喜歡釣魚。在烏爾祖姆的街上時常可以看到他撩起襪袍，提着水桶和釣竿。他經常帶學生們去，如果學生們釣的魚比他多，他就非常羨慕。

「好，」一個不幸運的幸運兒說。「我昨天釣上來多少條鱸魚！……老是一分，這回神甫大概要給我打個兩分了！」

孩子們最喜歡算術兼俄文教員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莫洛佐夫。

他很胖，皮膚粉紅色，頭、兩頰和下顎都修得光光的，只留一撮小鬍子，像黏在上嘴唇上

○舊俄學校記分法是從一到五，五分最好，一分最差（目前蘇聯的記分法也如此）。

面似的。一對灰色的突出的眼睛總是眯着。

不論冬夏，莫洛佐夫都穿一件白布衫，下擺、領圈和袖口上都綉着矢車菊和雛菊花。

一個烏爾祖姆的居民因為他愛穿繡花褂子，給他起了『小俄羅斯人』的綽號，又因為他臉剃得光光的，又叫他做『戲子』。

第二個綽號對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的確很合適，因為在戲劇愛好者們演戲時，丑角的角色誰也不及他演得好。他有時甚至也扮演女角：媒婆啊，尼姑啊，商人太太啊都扮。

上課的時候，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在教室裏踱來踱去，揮動雙手，把手指捏得發響，並且蹣跚起脚尖走路。

他的聲音真是宏亮極了！春天開着窗子，他在教室裏講解算術規則的聲音，整條波爾斯瓦洛夫街都聽得見。

遇到順利的日子，如果孩子們功課都答得很熟，筆算的錯誤又少，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就在下課前一刻鐘神秘地眯起一隻眼睛，把記分冊闔掩——這表示已經下課了，但馬上他從書夾裏取出一本皮面金字的小書來說：

『好，小朋友們，今天我給你們讀一段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果戈理的作品。』

於是教室裏就傳出一陣高興的、低微的嘆聲、鞋底的響聲和低語聲。學生們坐得更舒服些。過了一會，喧嘩和鞋底聲都靜下來，教室裏是一片寂靜。

尼吉佛爾·沙維里耶維奇打開書本，拿在自己眼前，開始唸起來，他唸得非常好。孩子們最喜歡聽果戈理的中篇小說魔鬼。當尼吉佛爾·沙維里耶維奇讀到裝着女巫的棺材在教堂裏圍着神學校官費生飛翔的那個最可怕的一段時，他們都嚇呆了。十分鐘過去，過道裏響過了下課鈴，第二堂的上課鈴也響了，而孩子們仍舊坐在原位上不動。可是上別的課的時候，他們却是多麼不耐煩地等待着鈴聲啊！

烏爾祖姆市立小學的功課對於謝遼查並不難。不久他就成了一個優等生和莫洛左夫最喜愛的人。

有時候，尼吉佛爾·沙維里耶維奇在算術課上走到他的旁邊，從他的肩頭上看了看他的練習簿，說道：

「給我看看。你想出來的這個方法很有趣！」

他就在謝遼查的位置上坐下來，他只能坐在板凳邊上——太胖，再也挨不進去。

謝遼查是班上年紀最小的學生之一，他旁邊的書桌上坐着比較長柯斯特洛夫矮不了多少的兩個高大的少年，叫切美柯夫和菲里波夫。

切美柯夫是教會執事的兒子，是一年級的一個留班生，他已經十四歲了。

尼吉佛爾·沙維里耶維奇時常說切美柯夫比驢還懶，比冬天的蒼蠅還貪睡，而切美柯夫自己還很得意地說，在家裏他的父親每星期六都因為他得的分數太少而揍他，但他滿不在乎！

「讓他揍吧，——我一唸書就頭痛，」他打着呵欠說。

切美柯夫的知己朋友菲里波夫也是一年級的一個留班生。烏爾祖姆市立小學裏沒有誰比他更喜歡打扮了，他穿着尖頭皮鞋，不斷地用手掌、手帕、吸墨紙去擦它。他那淺色的頭髮上塗着一種香油，弄得全教室都是香味。

這一對寶貨——絛袴子和懶鬼——讀書的成績壞極了，有一次默寫，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在他們兩人的試卷裏各找出了三十八個錯字。這是因為他們兩人坐在一張書桌上，總是互相抄襲。

「菲里波夫，你與其用頭油塗腦袋，還是把腦筋洗刷洗刷吧，」莫洛左夫大聲責罵他。

「等你唸完市立學校，你的鬍子都要長得長長的了！」

沙尼亞——實業學校學生

沙尼亞在炎熱的六月從維亞特卡回來度暑假。穿着長長的棉大衣，戴着有一道黃邊和實業學校金色校徽的黑色制帽，他儼然有介事地在復活街上慢慢地走。他很熱，頭上的汗珠直往下流，但他不想把棉大衣脫下來。

他很想讓所有的人都看見他的新制服。他穿着新制服顯得比平時更高更瘦削。但是，不巧得很，並沒有人看他。烏爾祖姆的街上熱得叫人頭昏腦脹，一個人影也找不出。只是街中心騎着一條老鬚毛狗，熱得伸出了舌頭。

那隻狗看了看他，就懶洋洋地把眼睛闔上了。

沙尼亞走到自己家門口，推開柵欄門，進了院子。祖母瑪拉尼亞站在院心裏晾衣服。

「青年人，您找誰？」祖母高聲問他，一面把手遮在眉毛上打量這個陌生人。

「是我，瑪拉尼亞奶奶！難道你不認識我了嗎！」沙尼亞笑着說，他非常得意，人家竟把他當作了青年人。

「沙尼亞？你長得這麼高了！老的老了，年青的却長大了。這是怎麼的，是你的制服

嗎？」祖母朝着黑大衣點了點頭，然後走到沙尼亞亞身邊，用手摸摸大衣料子。

「料子不錯。多少錢一尺買的？」祖母問道。

沙尼亞亞的母親和姊妹都從屋裏跑出來。大家圍着他，吻他，搶着問他。母親擁抱着兒子的肩膀，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人人都在，就缺一個謝遼查。

「哦，謝利卡怎麼樣了？升到二年級了沒有？」沙尼亞亞問。

「升了。學校裏都稱讚他——成績很好。他明天回家，你們倆談個夠吧，」祖母回答他。

「不是明天，是後天，——明天星期六，謝遼查星期日才回家來，」八歲的麗莎插進來說。

「哪兒也少不了我們這個小鬼，」祖母笑着說，輕輕地掀了麗莎的紅髮小辮子一下。

過了兩天，好朋友見面了，沙尼亞亞給謝爾蓋看的第一件東西就是他的新制服。他穿了釘着光亮的鈕扣的棉大衣，戴上制帽。一手放在大衣口袋裏，一手插進大衣襟裏，從容地在院子裏來回踱着。謝遼查坐在大木頭上向他望着。

「大衣不錯，只是太長了，走路不方便。」

「沒穿慣的時候有些不方便，以後就沒什麼了，」沙尼亞亞說，他還解釋道，實業學校辦公室裏的牆上貼着一張通告，規定大衣邊離地面不得超過兩俄寸半。

沙尼亞亞脫下大衣，只穿着黑褲子和黑上衣，腰裏繫一條鑲着大的銅扣子的皮帶。

「我們學校的名稱比你們的長，」沙尼亞摸着帶釦說。

謝遼查很不高興，沙恩卡總是說「我們」和「你們」。

「長些什麼呢？」他問。

「我們的叫維亞特卡亞歷山大實業學校，」沙恩卡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爲什麼要叫亞歷山大？」

「爲了紀念沙皇亞歷山大。」他沉默了一會，隨後說：「你願意穿上我的制服試試嗎？」

謝爾蓋穿上大衣，戴上制帽。制帽太小，大衣也扣不上，雖然大衣下邊拖在地上，袖子也長得罩沒了手。

「你像神甫穿道袍似的，」沙尼亞笑着說。

謝遼查趕忙把沉重的棉大衣脫掉。

「我們還是到我們學校的院子裏去吧，」他對沙尼亞說。「我給你看樣東西。」

「那兒還有什麼我沒見過的？」沙恩卡懶懶地回答，但他還是去了。

到了學校的院子裏，謝遼查坐在地上開始把皮靴脫下來。

「這是幹什麼？」

謝遼查笑了笑，他一句話也不回答就脫下上衣，又把褲腿挽到膝蓋。

他跑到繩梯跟前，靈活地抓住梯子的橫木，兩手攀着，一級一級爬上去，一直到頂上。他

的身體輕盈地兩邊搖來搖去。

「我們上體操課的時候教員也這樣做，他是個軍官，」沙尼亞說。

「我學了一年才學會了！」謝遼查在上面叫道，然後跳下地來，用青草擦了擦手。

「現在再來一個節目：翻筋斗！」

他跑到梯子旁邊的粗柱子跟前，用腿夾住，又快又靈活地爬了上去。爬到柱子頂上，就跳到旁邊的繩梯上，兩手拉住了搖來搖去。最後翻了兩個筋斗。

「猴子，真正的猴子，」沙恩卡說。

他從來沒有見過猴子，但聽人說過猴子爬樹非常靈活。

謝遼查把自己的把戲全部表演給沙尼亞看了之後，他們就坐在草地上談起來。

沙尼亞講自己的新同學、教員和維亞特卡城的情況。

據他講，維亞特卡是個大城市，比彼得堡小不了多少，那裏的房子都是石頭造的，甚至還有三層樓房。市立公園裏從早到晚有軍樂隊在演奏，大教堂裏的祈禱由大主教親自主持。

謝遼查躺在草地上，兩手托着頭，入神地聽他講。

實際上，維亞特卡是個偏僻的外省城市，街道上也和烏爾祖姆城裏一樣點着煤油燈。秋季和冬天，泥濘深得分不出哪兒是石頭馬路，哪兒是人行道。這時候走路唯一的辦法只有貼着牆，一會兒用手攀住牆，一會兒歇住窗戶框。

「維亞特卡城裏也像我們烏爾祖姆一樣，住着政治犯。」最後，沙尼亞說道。這是事實，維亞特卡城成爲政治犯的流放地比烏爾祖姆城還早。

沙尼亞終於不講了。

現在輪到謝遼查講了。謝遼查沉思了一下。

有什麼事能使沙恩卡驚異呢——他自己就是烏爾祖姆人，又在烏爾祖姆市立小學讀過書！

兩個好朋友在板凳上又坐了一會，然後就回到波爾斯托瓦洛夫街去。

到了家裏，沙尼亞就把從維亞特卡帶回來的課本拿給謝遼查看。

「這是什麼課本？」謝爾蓋打開一本書問道。

「德文。」

「你會德文嗎？」

「會，會讀也會寫。」

「說呢？」

「也會。但只能說幾句。」

「你說說，德文桌子叫什麼？」

「代爾·狄施。」

「椅子呢？」

「代爾。施杜爾。」

「山羊呢？」謝遼查從窗口看見了院子裏的老什姆卡，就問道。

「我們還沒有學過「山羊」這個字！」

「我也想學德文，」謝遼查說着又開始翻德文書看。

「烏爾祖姆沒有德文教員，只維亞特卡有。」

「那又有什麼關係？我唸完了烏市小，也去維亞特卡唸書，」謝遼查回答他。

沙尼亞笑了笑，也就不再和他爭辯了。

第二天下午，當謝遼查從孤兒院跑回祖母家裏來的時候，沙尼亞就已經不是維亞特卡人，而是從前的——烏爾祖姆人了。

大衣、綴着徽章的制帽、褲子、上衣，甚至皮帶——都被他的母親拿去放在箱子裏，省得沙恩卡白白把制服穿壞。

沙恩卡穿着短褲和去年那件短袖襯衫在院子裏，站在一隻木桶邊洗骯髒的腳，屋頂上有一滴一滴的水滴到木桶中去。

「我們到磨房那裏去捉鱸魚去，」謝遼查叫沙恩卡。

沙恩卡跑到暖房裏拿了水桶和釣竿，兩人就沿着熟悉的路向磨房走去。起初他們用整齊的

步伐前進，在路上掀起了一股股的塵土，後來他們突然想起要比賽誰先跑到。他們跑得飛快，只看見空水桶搖晃和魚竿在肩頭上震動。

「你在維亞特卡也釣魚嗎？」當他們在磨房旁邊傾斜的池岸上坐定之後，謝遼查問道。

「釣的，」沙恩卡有些勉強地回答，把魚竿放了出去。

「維亞特卡有哪種魚？」

「你總問維亞特卡沒個完，魚就是魚……我們烏爾祖姆卡河裏的鱸魚恐怕要比那裏肥些。」

謝遼查看出沙恩卡雖然口中稱讚維亞特卡，心裏還是向着烏爾祖姆的。

直到七月底，沙恩卡一次也沒再提起維亞特卡，也沒說到自己的實業學校，只在臨走之前一個星期，當他母親把制服從箱子裏拿出來的時候，他才忽然說道：

「噯，夏天過去了！不久我又要去維亞特卡了。」

二年級生

沙尼亞又回到自己的維亞特卡實業學校去，謝遼查却仍然留在烏爾祖姆復活街上的幼兒教養院裏。

再過一星期，八月十五日，烏爾祖姆市立小學就要開學了。

大家都說二年級的功課要難得多。要加一門新課程——地理，放學也要晚一小時。

俄文課作業也不再像一年級那樣回講故事，而是要作文了。這就是說——要「寫作」了，一切都得自己從腦子裏編出來，可是，不管怎樣，謝遼查還是愉快地去上學。孤兒院的孩子們對學校的看法，和市民的孩子們不同，在這裏，有時候他們會忘掉自己是「孤兒院的孩子」的。

謝遼查仍舊坐在教室裏靠窗的第二張書桌上。

第一堂是俄文課，還像平時一樣開始，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仍和去年完全一樣地走進教室。他左手緊緊地抱着一個厚書夾，右手很快的幌來幌去。

只是外衣換了一件新的——不是白布，而是漂白麻布，繙的不是矢車菊和雛菊，而是罌粟

了。

孩子們還發現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這個夏天晒得很黑——甚至剃得像禿頭似的光頭也變成古銅色了。

「噯，小朋友，玩得痛快吧？休息得好吧？」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氣喘喘地問道，接着就自己回答：「玩得痛快，休息得好。現在我們該學習了！小朋友，今天開學，先寫一篇作文吧。」

大家面面相覷。

「題目是我們的校園，」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大聲說完，就在桌子後面坐下。

描寫學校庭院——這件事倒並不怎麼難。恐怕比回講故事還容易些呢；那還得要記住，什麼完了講什麼，而這只要向窗外望望就可以寫了。

簡直馬上就可以開始寫：「我們的校園不太大，右角有一個放木柴的板棚，板棚對面是轉盤，轉盤的旁邊是繩梯……」這樣一件一件寫下去就是了。

雖然大家以為關於校園的作文並不難寫，但孩子們却寫了很久。

而每次寫故事摘要總是第一個交卷的謝邊查，這天却在下課鈴響之前的一分鐘內，才和菲里波夫同時把卷子交給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把淺藍色的作文本拿起來帶回家去。他說明天早晨改好了帶來。

小朋友，明天我把你們作文中間寫得最好的一篇讀給大家聽，」莫洛左夫走出教室的時候說。

第二天早晨，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一進教室就說道：

「我們聽聽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的作文我們的校閱吧。」

他把最上面的一本練習本打開，就開始像唸魔鬼一樣慢慢地高聲唸起來。

這篇作文引起了全班的驚異。他是這樣寫的：校園裏高大的樹下長滿了青草和花朵，運動場上鋪着沙土。繩梯、長椅、轉盤都塗着綠漆，院子中央高聳着新的鞦韆架，上面的繩很粗。破板棚和木柴，在作文裏面却一個字也沒有提到。

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還沒有來得及讀完這篇作文，學生們就像奉到命令似的都向窗外注視起來。窗外是一個灰塵飛揚的小院子，幾株被山羊啃得光禿禿的枯黃的白楊，和殘破的轉盤，盤上打着結的、一半已爛掉的繩子被風吹得擺來擺去。

「他完全胡說，」切美柯夫咕嚕着說。「我們哪裏有什麼長椅，鞦韆。」

「也許將來會有呢！」柯斯特里柯夫低聲答道。

「將來會有！」最後一張書桌上有人嗤笑着說。

「這篇文章很好，」莫洛左夫說。「寫得很出色！」

笑聲立刻停止了。

放學後，莫洛左夫把謝遼查叫到自己房裏去。

「你喜歡看書嗎？」他問。

「有趣的就喜歡看。」

「你看過些什麼書？」

謝遼查舉出了他很喜歡的三本書。這些書是他向學校圖書館借來的。這是：阿克沙柯夫的巴格洛夫的孫子的童年、拉席奇尼柯夫的冰屋，還有魯濱遜漂流記。

「明天放了學，老弟，你到我家裏來，我給你一本好的書看。」尼吉佛爾·沙維里耶維奇答應他說。

謝遼查高興極了。學校圖書館的書他已經翻遍，再沒有什麼可看的了。

城裏有四個圖書館，復活街上有三個：市立圖書館、區立圖書館和一個私人的圖書館。還有一個圖書閱覽室——在喀山街上。但這四個圖書館都是供成年人閱覽，孩子很難進得去，只有喀山街上的圖書閱覽室孩子們有時還能進去看看。

年老的女圖書館員有時允許兩三個孩子坐在牆角裏看看圖畫。（閱覽室的書不外借，只可以在圖書館裏看）。

女館員把沒有人要看的書拿給孩子們。到這裏來看書的人雖然不太多，但孩子們却很少有機會把一本有趣的書看完。第二天再到閱覽室來，那本書往往就有一個男人或女人在看着。

老女館員在給書以前，要孩子們伸出手來給她看，如果手髒，就不給書看，那個老太婆心腸很好，但也很嚴厲，她無論如何不允許幾個孩子並肩坐在一張桌子旁邊，一定要他們分坐在不同的角落裏，省得他們吵鬧和竊竊私語。

謝遼查向老太婆借得次數最多的，是尼娃雜誌的全年合訂本和另一種雜誌自然界與人。這些雜誌上登着圖畫，小故事和短文，他可以從學校回孤兒院去的時候抽出一小時或半小時，跑到這裏來讀完它們。

尼娃雜誌中國畫很多，各種各樣的都有，有的很有趣——譬如，山中的堡壘或孟加拉獵虎記。乏味的也有——儘是刺繡的小姐和賣花女郎。

自然界與人却不同，每一頁都看不厭。有一張圖畫上畫着火山爆發，這是一幅可怕的圖畫，火山口裏冒出黑色的濃烟，火焰也直往上噴。大塊岩石從火山斜坡上滾滾而下，大樹也連根拔起倒下來，男人和婦女抱着孩子在山脚上亂跑，逃避從火山中流出來的溶岩。

但謝遼查看得最久的是那張船舶遇險的圖畫。一艘三桅帆船側在一邊。海水沖激和浸淹着甲板與船艙。

而在沉沒着的海船旁邊，大浪震盪着兩隻划行中的救生艇，上面載滿了旅客和水手，這些人都頭髮散亂，服裝不整，——看來，船是在半夜出事的，他們的臉上充滿了驚恐絕望的表

情。

只有一個人不想逃命，他很鎮靜，這是船長。他勇敢堅決地拿着望遠鏡站在傾斜的船舷上發佈最後的命令。從這幅圖畫的說明上，謝遼查知道，船長是最後一個離開沉沒的船舶的。這是航海規則。

在約定的那天，謝遼查從尼吉佛爾·沙維里耶維奇那裏拿到了他答應給的書，這本書的名字叫船長格蘭特的孩子們，是尤爾·凡恩的作品。

誰知道，——也許這個船長格蘭特一生中所碰到的危險並不少於圖畫上的那個船長呢？快點看一看，他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船長，他的孩子們又是些什麼樣的人？

那天晚上，謝遼查在孤兒院的木板長桌前坐了很久，看尤爾·凡恩的書，他一直讀到熄燈，但是在黑暗中他還一直想像着海、帆船和野人住的海島。

早晨，謝遼查把船長格蘭特的孩子們這本書帶到學校去。也許，在下課時能多少看一點。

謝遼查運氣不錯。這天第一堂課是聖經，老神甫講了新約全書裏關於浪子的一段。神甫坐在自己的桌子後面，像平時一樣，不在教室的書桌間走來走去。謝遼查偷偷地把書從書桌裏拿出來，整整看了一堂課的時間。下課後他還不肯放下書本，他坐在大廳牆角裏的窗子下面一頁一頁地看下去。

孩子們把他圍了起來。

「有趣嗎，柯斯特里柯夫？」一個孩子從他的肩膀上看着書說。

封面上的書名沒有給看到，因為謝遼查怕把書皮弄髒，用孤兒院廚娘給他的一張包糖的藍色厚紙把書包了起來。

「有趣得不得了！」謝遼查說。「簡直放不下手。」

於是，孩子們就把他圍得更緊，一定要他把已看過的四章詳細地講給他們聽。

「現在，爲了這本書他算題都要作不好了！」上課鈴響過，大家都回到教室之後，切美柯夫說。

可是，船長格蘭特的孩子們並沒有使謝遼查遭到任何不幸。

他的學習仍舊按步就班地進行着。

有一次下課的時候，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走進教室來，看見高個子的菲里波夫和柯斯特里柯夫坐在一張書桌上。兩個人都漲紅着臉，皺着眉。是吵嘴了，還是打架了——看不出來！

連菲里波夫梳得光亮的頭髮都亂了。

謝遼查在菲里波夫旁邊就像個小孩子——他的頭頂只齊到菲里波夫上衣的第二個釦子。

莫洛左夫在門口停下，想聽他們說些什麼。

實際上只有謝遼查一個人在說話，菲里波夫面朝着窗口，一言不發地用拳頭揉着發紅的眼

睛。

「然後加起來，」謝遼查朝着他的耳朵叮嚀說，「這就正好得出行人一共走了多少俄里路，然後再一減，得出來一個行人比另外一個行人少走了多少，然後……」

「……然後是下課的時候應當離開教室，」尼吉佛爾·沙維里耶維奇走到書桌跟前說。

兩個人冷不防地嚇了一跳。

「爲什麼坐在教室裏？」

菲里波夫和謝遼查什麼也沒有回答。

「我在和柯斯特里柯夫作算題，」菲里波夫囁嚅着說。

「你的眼睛怎麼濕了？哭什麼？」

「沒有什麼！」菲里波夫囁嚅地說。

「怎麼沒有什麼！」

「他不放我出去。他在書桌下面拉着我的皮帶。作不出算題就不放我。」

尼吉佛爾·沙維里耶維奇勉強忍住笑，走出了教室。

謝遼查·柯斯特里柯夫是他得意的學生，碰到尼吉佛爾·沙維里耶維奇因爲孩子們默寫錯字太多、氣得上了半堂課就砰地關上門走掉的時候，全班都圍住謝遼查說：

「柯斯特里柯夫，你去求求尼吉佛爾·沙維里耶維奇，爲了你他會……」

『會』怎麼樣——孩子們沒有說下去，但謝遼查自己却明白是怎麼回事。他跑到教員室去，一般過幾分鐘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就回到教室來了。

教員眯着眼睛，倒背着手，大踏步地在教室裏走來走去。然後站在教室正中，伸出食指，對學生們說：

『我本想給你們讀一本有趣的書，可是現在改變主意，不想讀了。不讀了！你們功課預備得不好。小朋友們，我對你們很不滿意！不滿意！』

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說完這些話，又向門口走去。孩子們跳下書桌，跑上去追莫洛左夫。

『寬恕我們吧，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我們再也不這樣了。給我們讀一些聽聽吧，饒了我們吧！』孩子們齊聲叫道。

『那這次就算了！今天我就讀，但我不是讀給懶學生聽的，而是讀給那些有頭腦的學生聽的。小朋友們，長了腦袋就是爲的用它思索，而不是爲的往頭髮上擦油！』

所有的學生一聽見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說這話，就一定回過頭去看看菲里波夫。

演 劇

謝遠查在烏爾祖姆市立小學讀書的第二年和他在孤兒院裏生活的第五年上，發生了一件使所有的孩子都非常興奮的事。孤兒院造了一所新房子，造房子的錢是烏爾祖姆的老闆們捐的，神甫康斯坦丁稱他們為「慈善家」。

孤兒院的舊房子太破，人們早在擔心它會倒下來把所有的孩子都壓死。

新的木頭房子也還是蓋在這個院子裏，離舊房子祇有幾步路。孤兒院裏已經好久沒有像遷居這天那樣熱鬧的情形了。

不管怎樣，總是新房子。那裏的生活一定也會和以前不同，而是過新的生活了。

但這所房子却一點也不比舊房子好。

房間還是一樣小，寢室裏仍舊擠滿了床鋪。廁所也還是和舊房子的一樣，在又冷又暗的過道裏，廚房旁邊的牆上照樣裝着那些熟悉的洗手器。剛搬過來的第二天，過道裏就又充滿了絲瓜囊和炒蔥的味道。

新房子同舊房子唯一的區別，就是板壁還沒有薰黑，嗅得出木頭的氣味，當爐火燒得非常

旺的時候，牆上就有松脂滴下來。

烏爾祖姆救濟委員會的主席——波爾納親自來視察孤兒院的新房子。

他是個上了年紀的人，戴着眼鏡，穿一身黑色大禮服，走路的時候背有點駝，左手放在背後，脚步很輕，小心謹慎地就像踏着冰一樣。

他一句話也沒有對孤兒院的孩子們說，也許他連一眼也沒有看他們，他低着頭在房子裏繞了一圈，然後像來的時候一樣，不聲不響地悄悄走了。孤兒院的廚娘達里雅說，他不喝酒，像女孩子一樣怕羞，這次他到孤兒院來過之後，孩子們的生活會好起來了。

但對波爾納和新生活的希望並沒有實現，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寂寞和單調。達里雅還是每天早晨來叫醒孩子們起床，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他們還是吃黏希希的顧拉卡和素油拌豌豆泥，有過失還是受到體罰——罰站在食堂中，並且同樣吃完晚飯立刻就熄燈，這是謝遼查最不高興的事：他不能看書。

而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給他的書却非常好：果戈理、屠格涅夫的小說和涅克拉索夫的詩。

早晨天一亮，謝遼查就起床，裹上被子，坐在窗口。窗外很黑，天上的星還沒有消失。天漸漸亮起來，謝遼查坐在冰冷的窗台邊，費力地分辨字句。

「像個鬼一樣坐在窗下，怪吓人的！瞧吧，——我非告訴尤利亞·康斯坦丁諾芙娜不可，

你自己不睡，也不讓別人睡，」巴斯卡醒來嘮叨地恐嚇他說。

那年冬天，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決定讓孩子們在除夕演一齣戲，她選了一個叫孤女的悲劇，劇本裏描寫一個父母雙亡的小女孩。小孤女的生活非常苦，後來一個善心的守林老人把她收為養女。但守林人剛剛收養她，劇本就結束了。

孩子們個個想演戲，孤女一角由娜塔莎·柯茲洛娃扮演，所有的女孩子都羨慕她。臉色蒼白的小娜塔莎的歌喉是全孤兒院出名的，這個戲裏的孤女唱得很多，所以讓她演這個角色，守林人由巴斯卡扮演。這兩個是最有趣的角色。

這齣戲準備了很久，在辦公室裏把門關得緊緊地排演，沒有參加演劇的孩子們都好奇得急死了，他們跑來跑去偷聽，並從鑰匙洞往裏窺看。

每天要排兩次，甚至三次。孩子們由於不習慣，都很疲勞，台詞也攪錯了，有一次排演的時候，兩個「演員」痛哭起來，再也不願意演第三次。

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很生氣。排演結束之後，她命令那兩個不聽話的「演員」跪在食堂裏。現在是「演員」羨慕那些沒有參加演劇的孩子了。

足足準備了三個星期——排演、畫佈景，佈景是一座很大的俄羅斯炕，上面有爐門，遠看像一個大黑補丁，還有一面牆，牆上有扇門，但門是打不開的。

新年終於到了，和它一起來的是大家渴望着的演戲的日子，「演員們」早上起來就感到不

安，吃早飯時甚至沒有動過那份煎馬鈴薯，雖然那是孤兒院的孩子最愛吃的東西。娜塔莎不斷地跑到過道裏去喝木桶裏的冰水，她怕得時而發冷，時而發熱。中午時候，連聲音也啞了。

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把她大罵了一頓，然後叫她吃了幾個生雞蛋。

紅頭髮的巴斯卡整個上午都在過道裏走來走去，背誦一張小紙上面的台詞。

『親愛的乖孩子，』他伸直頭頸說，『現在你已經不再是孤苦伶仃地一個人生活在人世間了，你將和我一起住在安靜的林中小屋裏來安慰我的老年……』

在巴斯卡熟讀台詞的時候，謝遼查正忙得不可開交。

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派他掛幕，這個任務並不難——在牆上釘兩個釘子，繫上一根繩，把一塊由三條被單合起來的布掛上去就行。

但難就難在謝遼查手頭沒有可用的東西。釘子雖然有，但又鏽又彎——無論如何也敲不進牆裏去，繩子也不適用——脆得一拉就斷，怎麼掛得住幕呢。

謝遼查到院子裏去找釘子，忽然在板棚中找到了整整一盒釘子，這些釘子很好，只有一點點鏽。在板棚的破雪橇底下，謝遼查還找到了一根很好的新繩子。達里雅一看見這根繩子，就派好它的用處了。

『演完戲還可以用來晾衣服。』

晚上，孤兒院裏的人都忙碌起來，男孩子把食堂裏的板凳搬到大廳去，女孩子忙着用被單

縫幕，謝達查·柯斯特里柯夫、守門人巴拉提和瓦西卡·諾沃高多夫三人裝飾景。

最後，到了六點鐘左右，客人都陸續來了。

第一個來的是孤兒院的一個施主，商人哈爾拉莫夫，他又高又胖，穿着大禮服，胸前佩着獎章。他的身邊有一個穿緞子衣服的瘦女人，走一步跳一跳，生有一管尖鼻子的小腦袋向四面亂轉。接着是一個紅髮駝背的醫生，他的手上生滿了毛，遠看就像戴着一副褐色毛絨手套一樣，再後來的是兩個披着繡花披肩的老太婆。她們帶着孫子孫女——一個是金頭髮的胖女孩，小辮子上束着紅緞結，一個是身穿藍色絲絨衣服、頸上有一條白布襖領的男孩。這兩個孩子不怕陌生，大聲地笑，並在過道裏互相追趕着跑來跑去。

客人被讓在第一排和第二排椅子上坐下，孤兒院的孩子們坐在後面的高板凳上。幕很久不拉開，幕後傳出很響的談話聲和腳步聲，所有的一演員都圍在巴斯卡周圍，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在用細麻絨給巴斯卡紮鬚鬚。巴斯卡把鬚鬚往下拉，抱怨鬚鬚妨礙他說話，甚至呼吸也不方便，因為紮鬚鬚的絨繩把他的臉頰箍得太緊了。

鈴終於響了，就是那隻召集孩子們吃午飯的銅鈴。用灰被單縫成、四週打着孤兒院圓圖章的幕慢慢地向兩邊拉開。

孤兒院的孩子們都屏息靜氣伸直頸頸，注視着舞台。

孤女穿着紅裙子，一手托着頭，坐在厚紙做的炕和牆壁之間那扇真的窗子旁邊。她眼睛望

着窗外，坐了大約一分鐘，像排演時教她的那樣嘆了兩口氣，然後把手抱在胸前，用顫抖的尖聲唱道：

小小的孤兒孤苦零丁，

活在世上多麼苦痛，

沒有親生的爹爹，

沒有親生的媽媽，

也沒有姊妹和弟兄。

孤兒院的孩子們張着嘴聽，靠邊的板凳上有兩個女孩子互相擁抱着，坐在那裏低聲哭泣。舞台上出現了卡佳·斯托里亞洛娃，她扮演一個兇惡的女隣居，戴着一頂農婦的帽子，衣裳裏揣了一個枕頭，用雙手捧在肚子上，恐怕它掉下去。

「卡契卡，卡契卡！……」孤兒院的孩子們嗤笑說。

兇惡的女隣居把孤女打了一記耳光，要她斫三捆柴，到小河裏打六桶水。孤女用圍裙擦掉

眼淚，唱了一支比第一支更悲傷的歌，戲快完時，守林人——巴斯卡從台右邊走出來，他穿一件孤兒院的冬大衣，頭上戴着守門人巴拉提的有耳罩的皮帽子，背上揹着一支玩具槍。

觀眾看見巴斯卡就忍不住笑，他胸前像扇子一樣掛着一大堆黃黃的藤綫做的鬍鬚，上唇用煤炭畫了兩撇翹起來的黑鬍子。

「小姑娘，你好！」守林人轉過去背向着觀眾說。

看得出來，他怕看觀眾。

「眼睛向觀眾，看觀眾，」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在台後提示他，但她的聲音大得連最後一排都聽得見。

只有巴斯卡一人沒有聽見。

站在幕邊的謝達查看見巴斯卡的手在發抖，就像他剛從院子裏提進來一滿桶水似的。

但巴斯卡逐漸鎮靜，一步步地演起來。他的聲音越來越大，兩手也越來越有勁，他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很熱，他把皮帽摘下，搔了一下後腦袋。大家都看見巴斯卡頭上那個用來繫住藤綫鬍鬚的紅繩子結頭，好像兔子耳朵一樣地翹了起來，觀眾都大笑了。

「拉幕，拉幕！」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趕忙下命令。

謝爾蓋就跑出來把幕拉上。

「蠢貨，你幹嗎把帽子摘下來？整個戲都被你弄壞了，」尤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在後台

責罵巴斯卡。

「汗出得太多了，」守林人辯護說。

戲演完之後，施主太太們走到聚在一起孤兒院的孩子們面前。

「男孩子，你叫什麼名字？」那個穿緞子衣服的瘦太太問謝爾蓋。

「謝爾蓋。」

太太撫摩了一下謝爾蓋的頭。

「嘿，你的頭髮真硬，」太太說。「你一定很兇吧？」

「兇，」謝爾蓋皺着眉頭回答，把臉轉向窗口。

「天哪，真是野蠻人！」太太搖了搖頭，嘆息道。

這天夜裏演完戲以後，孤兒院裏許多孩子好久睡不着，大家都想着肚子上捧了一隻枕頭的卡佳·斯托里亞洛娃和守林人巴斯卡，巴斯卡自己也翻來覆去，把被子往頭上拉。睡在他旁邊的謝爾蓋聽見巴斯卡不知在嘟囔些什麼，他注意地聽了一下。

「什麼戲不戲，去他的吧！」巴斯卡噁咕地說着。

「巴沙，你本來演得很好，」謝爾蓋說，「就是幹嗎要把帽子……」

巴斯卡不等他說完就踢了他一脚。

● 巴斯卡。

爲什麼會這樣？

學年快結束時，神甫忽然想派謝爾蓋參加教堂唱詩班。

中午休息的時候，謝爾蓋坐在窗前看書，他走到謝爾蓋面前。

「你只會唱世俗的歌曲，還是聖詩也會唱的？」神甫問。

謝爾蓋不知怎樣回答他。

「你的嗓子很好——男高音，我昨天晚上聽見你在河邊唱歌，嗓音很宏亮……從明天起你來參加教堂唱詩班吧。」

於是謝爾蓋就參加了城中教堂唱詩班。

唱的人一共二十個，九個孤兒院的孩子和十一個市民的孩子。唱的時候是在星期六的晚禱和星期的早禱上，參加唱詩班是很合算的事，第一，唱詩班每個人每月能拿到三十戈比；第二，祈禱完了之後，可以收到一大堆臘燭頭，把它揉成硬的小臘球，扔起來很好玩，沒有錫的時候還可以拿來注在羊蹄骨●裏。只有一件事不好——有錯兒，領唱的人就要用首叉打頭。

謝爾蓋愛在祈禱的時候觀察那些來祈禱的人，他早已注意到穿得整齊的有錢人都站在前

排，普通些的人在他們的後面，而衣衫襤褸的乞丐就都擠在門口或牆角裏，有時甚至祇能站在大門口的台階上。講經台左右兩邊各擺着兩把綠絲絨面的寬大的扶手椅子，椅子面前的地板上鋪着彩色的小地毯。

謝爾蓋看到星期日早禱和星期六晚禱的時候，佔住這些位置的始終是這幾個人：烏爾祖姆城裏的兩個富商和他們的妻兒，當神甫拿出十字架的時候，總是他們首先去吻，然後其餘的人才排隊一個個地走上去。

「爲什麼是這樣呢？」謝爾蓋沉思道。「故意這樣作呢，還是湊巧是這樣的呢？」

有一次，早禱開始之前，有一個瞎老頭站到商人的小地毯上面，——看上去是個尼古拉的兵士，他戴着一頂帽頂已經褪了色的軍帽，手裏拿着一根多節的木棒，教堂執事立刻走到他的面前，不知對他說了些什麼，老頭就趕忙走開去。

謝爾查看見了這些情況，就抓住機會問了教堂執事切美柯夫這是怎麼回事。

「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有他一定的地位，孩子！墓地裏埋死人也是按次序排的，誰錢多，更重要，就靠近教堂一點，窮人就祇能離教堂遠些，到牆根邊去了。而這裏，不管怎麼樣，——都是活的人，就自己應該懂得！」教堂執事回答說。

謝爾蓋從這個答覆裏並不能瞭解什麼，他決定在上聖經課時拿這件事去問神甫，他不是親口對學生說，教堂是上帝的家，在主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嗎？

平等，平等，可是有的人坐在沙發上，有的人却祇能站在門口台階上！……

謝爾蓋本來決定去問神甫這件事的，但當他看到一個孩子好奇地問了什麼，神甫却罰他下跪之後，他就改變了主意。那個孩子問的是這麼一個問題：『那個主更高——地上的主還是天上的主？』

不過謝爾蓋並沒有不靜下來，他決定向祖母瑪拉尼亞去問這件事，她常到教堂去，一定知道教堂裏的一切的。

但謝爾蓋問的大概不是時候：祖母正在洗衣服，所以她很生氣地、幾乎和教堂執事一樣令人費解地回答他說：

『窮人活着就是受窮遭罪，富人却是享福受尊敬……謝爾蓋，你好好唸書！也許，你會有出息的！……』

烏爾祖姆的官長

謝遼查在烏爾祖姆市立小學畢業的那年，綽號叫活剝皮的一個巡官被人痛打了一頓。

他是在兵士樹林裏，離烏爾祖姆城二俄里的地方被發現的，他嚇得半死，躺在離鄉村大道不遠的地上。

他被打得很厲害，——顯然揍他的人的拳頭一點也沒有給巡官留情。

烏爾祖姆的居民從早晨到深夜都在談論這件事：

「聽說了嗎？活剝皮被人揍了！」

復活街上的老闊們只好搓搓手，毫無辦法。

「這是怎麼回事？……把巡官都揍了！……這不是好現象，現在發生了這樣的事，將來怎麼辦？」

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有五扇窗子的柯斯特里柯大家也在談論這件事。

屈背的小老頭——更夫符拉地米爾·伊凡諾維奇請祖母瑪拉尼亞聞聞鼻烟，發表意見道：

「你道什麼事？市集上的人都說這是那些政治犯幹的，他們和活剝皮算了舊賬，他待他們

哥兒們太狠了！」

「不，不是政治犯，」祖母搖頭說，「政治犯不會揍人！這是小偷們給他個好看！」

「這都是自己找的，」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沙瑪爾采娃同意地說，「那活剝皮最兇狠，沒有把他揍死，他應該給自己的護身神點支臘燭謝謝恩。等着吧，總會有那麼一天，殘忍的毒蛇！」

謝遼查聽着這段談話，但他一聲不響，他想：

「管它是誰揍的呢，——政治犯還是小偷。他既然是警察狗，就該揍！」

雖然除了酒館裏的醉鬼以外，城裏的人誰也沒有公開罵過警察，但孩子們都知道他們是些什麼東西。

夏天的時候，小學生們時常跟在一批犯人後面，他們是由警察押着到城外去修橋或是修路的。

什麼事也瞞不過孩子們，他們不止一次聽到啞嗓子的巡官罵那些被流放者爲苦役犯、毒蛇和殺人者，罵聲從烏爾祖姆監獄直到兵士樹林，一路上不停也不停，最後，等犯人到達工作地點的時候，活剝皮就像主人一樣命令他們並嚷着催促他們工作：

「快幹哪，鬼！……睡着了，毒蛇！……」

年青一些的氣得咬牙切齒，年紀大些的只是皺皺眉頭，把鐵鍬往土裏掘得更深一些。

有一次，一個老犯人不知是熱還是累，坐在溝邊睡着了，鐵鍬橫在身旁，活剝皮一句話不說，拿起鐵鍬朝着老頭的頭就打，打得可重！老頭只哎喲叫了一聲，就用雙手捧住了鮮血直流的後腦袋，這時犯人們顯然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們舉起鐵鍬、鶴嘴鋤和鐵棒，從四面向他撲過去。

如果不是有拿槍監視着的士兵，活剝皮一定夠受了。

還出過這樣一件事：在城中教堂星期六晚禱的時候，有安東果夫村的一個女教師走到木柵欄跟前，按照規定，這兒是犯人祈禱時站的地方——刑事犯和政治犯都站在一起。

女教師還沒有來得及看清楚，活剝皮突然像從地裏蹦出來似的出現在她的背後。

『滾開！』他大聲吆喝，幾乎全教堂都聽得見。

一般信徒和犯人都回過頭來，教堂執事停止數燭燭盒裏的臘燭，甚至還劃了個十字。

女教員嚇得離開了木柵欄，活剝皮却挺起胸膛，像監視的士兵似的站在她身邊一直到祈禱儀式終了。

過了兩天，女教員被警察局傳去。

活剝皮咬定他親眼看見女教員要把一張字條遞給木柵裏的一個政治犯，如果不是他制止了，她一定會把那張字條遞過去的。

烏爾祖姆城裏的人對這個安東果夫村的女教員都很熟悉，她還年青，大家還都記得她在復

活街上中學畢業時的情形，所以當她受過訊問後被調到離烏爾祖姆幾乎一百俄里遠的另一個學校去的時候，大家都很有憐她。

女教員走後幾天，活剝皮洗完了澡，容光煥發地挾着刷子和衣服從澡堂回來，突然有人從木柵欄裏把一大堆垃圾、馬鈴薯皮和煤灰倒到了他的身上。

活剝皮跑進院子去找人，但連影子都沒有。

倒的人早就跑掉，躲到孤兒院的木柵裏去了。

這是孤兒院的幾個男孩子幹的，其中一個是烏爾祖姆市立小學的四年級生謝遼查·柯斯特里柯夫。

祖母馬拉尼亞·阿夫多結耶夫娜始終沒有知道這件事，如果知道了，她簡直會吓死，——她非常怕官長，當她的山羊什姆卡啃了街上的樹皮或是有什麼事違反了警察局的規定，有巡官到她家裏來罰款的時候，祖母總是必恭必敬地給巡官搬板凳，並用圍裙拂去上面的灰塵，然後，喘着氣並且嘆息着，打開自己的綠色小箱子，從底裏抽出一個捆得緊緊的小包裹，她背向着警察，用發抖的手很快地把小包解開，取出她珍藏着的銅幣。

「主耶穌，慈悲的尼古拉，埃及瑪麗亞，」祖母一邊數銅子一邊禱告着。

○ 慈悲的尼古拉是四世紀時小亞細亞米爾城的大主教，據傳說，他創造了很多奇蹟。埃及瑪麗亞是六世紀時的一個修道士女。

巡官拿到錢，還坐在板凳上很久不走，打呵欠，搔後腦袋，如果祖母還猜不出他想要些什麼，他就會沒頭沒腦地數說起他的痛苦生活來。

這時祖母就明白，得『請請』他，否則他是不會走的了。

她從櫥裏拿出一個和點在聖像前面的油燈一樣的矮腳酒杯和一小瓶酒。

巡官喝完酒，擦擦鬍子，就給祖母講他的痛苦生活是大學生造成的，大學生中間也有種種不同的人：那些受監視的倒沒有什麼危險，可怕的是那些行動自由的大學生——他們不定什麼時候鬧出亂子來。

祖母點點頭同意他的說法。

有一次謝爾蓋碰巧在祖母家裏聽到了這種話。

他聽着——可是無論如何不懂，爲什麼大學生會危險可怕？他在城裏時常看見大學生——他們到烏爾祖母的親屬家裏來過暑假。他們都是些愉快活潑的人，傍晚時候，他們在烏爾祖母卡河上划船，唱動聽的歌。

謝達查學會了幾支歌，他到磨房那邊捉梭魚的時候就唱這些歌。但是有一支歌他沒有機會學會。他只在市民樹林裏聽見唱過一次——那是傍晚，大學生們在樹林裏燒起一堆篝火，彈着吉他唱道：

人民有一天醒來，
伸直強壯的脊梁，
向着貴族和老爺，
舉起他們的木棒。

嗨，舉起木棒打啊，
打得越重越好啊！

「慈善家」

一九〇一年，烏爾祖姆市立小學放暑假之前，在牆壁抹成天藍色的教員室裏，有六個人坐在一張桌子旁邊開會。

校長柯斯特洛夫半闔着眼坐在那裏，看去像在打瞌睡。他額上兩道像毛蟲似的黑眉毛也休息了。

坐在他身旁的是尼古佛爾·沙維里耶維奇·莫洛左夫。他很用心地在一張小紙上面寫着什麼，面前放着一大堆今年畢業生的畢業證書。康斯坦丁神甫勉強抑止住打呵欠，在搓一雙肥胖的、像臘一樣的手。

對面，救濟會主席波爾納的旁邊莊嚴地坐着兩個烏爾祖姆商人——孤兒院的施主，兩人都穿黑禮服，紅紅的臉，長鬍鬚，頭髮向兩邊梳。

屋子裏空氣很沉悶。

桌子上面蒼蠅嗡嗡地飛來飛去，從開着的窗口裏傳進來嬰孩的哭聲和在街口玩「投穴」遊戲的孩子們響亮的叫嚷聲。

這幾個人坐在教員室的桌子邊已經差不多一個鐘頭了，大家都疲倦，想回家，可是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尼吉佛爾·沙維里耶維奇拿起最上面的一張畢業證書，用懇求的口氣說：

「這樣一個聰明的孩子不讓他繼續升學，簡直是罪過；他的才能是不平凡的。」

「我也認爲這樣，」沙爾納斜視了校長一眼，響應說。

「這個孩子在兩個學校畢業的成績都很好，都是第一名。」

這時校長柯斯特洛夫睜開眼來，動了動毛蟲一樣的眉毛，靠到了椅背上。

「我在這個學校服務了二十五年，」柯斯特洛夫說，「見過成千成萬個孩子，是的，成千成萬個。可是真正聰明的却很少，是的，非常少，大多數都是些懶鬼和傻瓜。」

校長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

「可是這一次，」他停了一下說，「我不得不承認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是個有骨氣有頭腦的少年。我認爲這個孩子是有出息的。是的，有出息的……」

柯斯特洛夫不說話了，他重新閉上眼睛，好像這樣已經說得太多了。

大家都沉默了一會，康斯坦丁神甫首先打破沉默，他嘆了一口氣，然後用手摸着十字架上的鏈子說：

「我認爲根據上面所說的一切可以得出結論：學生柯斯特里柯夫確實配得助學金，只要施主們不拒絕，那麼就讓上帝保佑他繼續求學吧。」

有一個老闆坐在椅子上不安起來，他問：

「那麼這大概要多少錢呢？」

「一年三十個盧布，」波爾納連忙回答，「一季七個半盧布。」

「這樣說起來，如果讀三年書，就得九十個盧布了。太貴啦！」第二個老闆計算說。

「再加上制服、房租、洗澡，他還得吃喝，花路費，這個，那個。太多……」

「不行。」

「敬愛的先生們，我們也不是滿地都是錢呀。」

這兩個施主老闆說得聲色俱厲，就像在自己的店裏算帳一樣。

「敬愛的施主老爺，」波爾納插進來說。「房子問題請你們不必擔心，我有一個遠房族人——一個非常好的女人留德米拉·斯塔伏夫娜·松德斯特列姆住在喀山，這個女人同情這個孤兒，只要很少房錢，差不多等於做好事，可以讓他住在自己的屋角裏。」

「俗話說，幫助孤兒，上帝賜福百倍，生意興隆，」康斯坦丁神甫說。「這個孩子有才能，也正如俗話所說，埋沒才能是有罪的。」

老闆還哭了很久的窮，但最後還是同意出錢送烏爾祖姆立市小學的第一名畢業生謝爾蓋·

柯斯特里柯夫到喀山去。

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牢牢地拿着烏爾祖姆市立小學成績優良的畢業證書跑回家去。

一到家，他看見祖母正在哭。

今天早晨，那個大鬍子警察領着兩個證人到她家裏來，因為她沒有付房租，就把她家裏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記下並搬走了。搬走了竊肚、彎腿的茶炊、一個大的圓水缸和一把外面的銅鏽用磨磚都擦不掉的「銅壺」。

祖母再也沒有別的好東西了。

祖母哭了很久，怎麼也不能給謝爾蓋講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小妹妹麗莎替她講道：

「家裏出了事！……來了警察，還領着兩個人，一個是安娜·伊凡諾夫娜家裏來的——她的兄弟，還有一個是住在綠房子裏的達里亞·菲多洛夫娜的丈夫。警察向奶奶要錢，可是她沒有，於是他從桌上拿起茶炊，倒掉壺裏的水，就拿走了。那兩個男人也拿起銅壺，把裏面的水也倒掉，就倒在院子裏的白樺樹底下。祖母請求警察：「作作好事，還給我吧！」可是他不要，說：「拿錢來，茶壺和銅壺都還給你。」」

謝爾蓋把畢業證書放在桌子上，走到祖母身邊，抱住她的肩膀。

「不要哭，奶奶！」謝爾蓋說，「我快要賺錢了，那時候我們買一個有火蓋的新茶炊。」他沉默了一下，然後補充道：

「奶奶，學校決定把我送到喀山去讀書，錢由老闆們出。」

祖母哭得更響了，但這已是高興的眼淚。

「謝天謝地，這叫人真高興！也許你真的有出息，你再也不會像我和故去的卡金卡●那樣受罪了……」

兩星期後，沙尼亞從維亞特卡回來了。

「喂，沙恩卡，我要到喀山技術學校去讀書了，那裏一定也學德文，」謝爾蓋誇口說。

「技術學校的制服不好，」沙尼亞冷淡地說，「制帽上有一個小錘子和鉗子。」

「這算不了什麼，」謝爾蓋笑了一笑。「我主要的是到喀山去，我簡直沒有耐心等到秋天了……」

秋天終於來了。

一九〇一年八月，沙尼亞回到維亞特卡去，謝爾蓋則到喀山去進職業學校，這學校名叫聯合工業學校。他把出生證明、烏爾祖姆市立小學的畢業證書和「保證書」都帶了去。那張「保證書」上寫着：

我負責爲持證人謝·柯斯特里柯夫製備規定的制服，供給他一切學習用品，並按時如數交付學費。他將住在我的女親屬、一個官吏的女兒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松德斯特

●卡金卡是葉卡吉林娜的愛稱，指謝爾蓋的母親葉卡吉林娜。

列姆家裏。

我保證給予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以正確的家教和必要的學習上的便利。

烏爾祖姆救濟委員會主席 維克多·波爾納

在喀山

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松德斯特列姆住在下菲多洛夫街的一所二層木板房裏。

這是一個四十五歲左右的高身材女人。她又瘦又扁，好比一條乾癟的魚，再加上她那雙灰色的、圓圓的、往外突出的眼睛很像海鱸魚的眼睛，她這個人就更像一條魚了。

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有一副善感而富於幻想的性格。她醉心於德國感傷的長篇小說，當書中寫到愛情，並且以大團圓結束時，她總是特別高興。

她愛流淚，富於同情，她可憐人，可憐折下來花朵，可憐動物，飢餓的、脫了毛的貓，斷了腿、砍掉了尾巴的狗在她那裏總能得到照顧，她給它們醫治，給東西吃，隨後再把它們放到街上去。

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對一切東西：茶碗、椅子、匙、枕頭都用愛稱稱呼。而對自己的房客，一些大學生，她也叫他們爲「孩子」和「寶貝」，雖然他們都已是二十開外的大人了。

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自從接到烏爾祖姆方面的信之後，就焦急地等着謝爾蓋來。她想像這個「孤兒」一定是一個又瘦又蒼白的金髮男孩子，像古時候感傷的長篇小說裏所描寫的孤

兒一樣。

「可憐的孩子！」她還不認識謝爾蓋的時候就這樣說了。「可憐的孩子！」

一天早晨，後門有人急迫地打門鈴，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親自去開門，因為廚娘上菜市去了。

門外站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伙子。這是個魁梧結實的少年，皮膚淺黑色，一對黑眼睛笑瞇瞇，額頭很闊，舊的制帽推到了後腦上，可以看出頭髮濃而黑，剪的是平頂，孤兒院的短大衣褪了色，胸前鈕釦已經扣不上了，手裏提着一個裝着東西的小筐子。

「你是誰？」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驚奇地、甚至恐懼地打量着這個少年。

「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

「孤兒？……從烏爾祖姆來的？……」

「從烏爾祖姆來的。」

「那麼，這就是你嗎？好，進來，進來，」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忙亂地說，一邊讓謝爾蓋進廚房。

她覺得「孤兒」太健康、強壯和愉快了。

「我問你，你真是孤兒嗎？」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仔細地打量着自己的房客，懷疑地問道。

「是孤兒，」謝爾蓋說道。

「那麼好吧，請坐，」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說，然後她就開始詢問關於她的堂兄波爾納以及烏爾祖姆的情況，她在年青時候會到烏爾祖姆去作過客。謝爾蓋眼睛看着地板，慢慢地回答，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說的，他並不完全懂得，——她像喜鵲一樣刮刮地叫，而且聲音很含糊。

不久，廚娘從菜市回來了，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吩咐她給謝爾蓋喝茶，而她爲了想想讓新房客睡在哪裏，就回到了自己的擺滿古舊絲絨傢俱的房間去。

上唇長着鬚鬚的肥胖的老廚娘很和藹，愛說話。

「那麼說，你是來上學了，讀書讀書，小傢伙，有得受罪哩。窮人沒有錢讀書，窮人就得學手藝，學木匠和靴匠。」

老太婆對窮人的命運發表了很多言論，最後她給謝爾蓋講了去年他們這裏一個青年大學生患肺病死去的悲慘的故事。

「他的臉像臘一樣黃，鼻子尖尖的，清早起餓着肚子就趕忙跑去聽講，皮靴破了，大衣薄得像一張魚皮……」

當謝爾蓋喝茶的時候，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坐在自己的房裏，考慮讓這個新房客住在哪裏。

但不管她怎樣計算，怎樣考慮，只有一個地方可以給謝爾蓋——在黑暗的過道裏，那裏放着一隻小箱子，上面放着一條褪了色的地毯。箱子上面掛着兩張用被單包着的圖畫和一把放在灰色套子裏的綢傘。這牆角裏的一個棉墊上還住着一隻老瞎貓。

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走進廚房，對謝爾蓋說出了自己的決定：他可以住在門口過道的「小箱子」上，晚上大家吃完晚飯，廚娘把碗盞收拾好之後，他可以到廚房裏去做功課。

晚上，寄宿的大學生們開始會集，他們都是上完課回來。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家裏一共住了六個大學生。

這天晚上，大學生們走進廚房，看見了一個黑頭髮的膚色淺黑的男孩子，他正坐在窗口看書。第一天晚上，謝爾蓋在廚房裏等了好久，大家才睡下，過道裏沒有人進出。最後全屋都靜下時，謝爾蓋才去安排他的新居。

箱子太短，只有蟻作一團才勉強容得下，床鋪硬得很，褥子不知爲什麼發出煤油的氣味。

謝爾蓋翻來覆去了很久，在新地方無論如何也睡不着，直到天快亮了才睡熟。

屋角裏的住客

喀山工業學校早晨八點就開始上課，謝爾蓋住在城的另一頭，所以很早就得起來。他醒來的時候，廚房裏那隻針盤已經破裂了的鐘才六點半。

在洗臉和準備上他只花十分鐘，他到最後一分鐘才穿皮靴，穿靴以前，他在廚房和過道裏都是赤着腳走路的。

他離開烏爾祖姆之前，波爾納在送別的時候曾經給過他這樣的指示：各門功課都要得五分，節省皮靴。

『大城市裏鞋底很費，沒有事不要在城裏亂跑！』

謝爾蓋並沒亂跑。但是，從家裏到學校，從下菲夫洛夫街到阿爾斯田野，要走那麼長的一段路，鞋底又怎能不傷呢！街上乾燥還好，一到下雨滿路是泥——皮靴就更費了，一濕就濕透了，一夜都乾不了。

可是，天氣像是故意跟他作對似的，一天比一天壞起來。

『好天氣過完了，』老廚娘早起點油燈時說。『這回下起雨來就沒完，一直要到下了雪才

會停止。」

老太婆氣喘喘地打着呵欠開始生茶炊，這時才在黑暗中發現謝爾蓋。

「學問家，你準備好遠征了……你會淋得像魚一樣濕。等著喝杯茶去吧，茶炊馬上就開了。」

但謝爾蓋却來不及等茶喝。

他戴上制帽，提起自己那件破大衣的窄小的領子，往濕漉漉的寒冷的街道上去。

風吹得煤氣燈忽明忽暗，偶爾有幾所小板房的窗子裏透出黯淡的燈光，在街上可以看得見布窗簾後面有人影在晃動——人們都準備上工去了。

謝爾蓋走路很困難，脚下很滑，皮靴底黏滿了稀泥，到處是黑色的深水潭，謝爾蓋怕弄濕皮靴，只好繞着走，或從上面跳過去。

他大跨步走得很快，但還是能夠看到路上的許多事物。

最引起他注意的是文具店的窗子，櫥窗裏在信紙盒與日記本中間放着一盒打開的儀器，它真是好極了——黑色的盒子，紅絲絨的盒裏，絲絨上放着兩個亮得發光的圓規，一個是量尺寸的，另一個是畫圖的，圓規旁邊是兩枝畫圖用的鋼筆，這兒還有一個鋼製的大分度器、一把鋼尺和一個小鉛筆盒。

在那個櫥窗裏，儀器旁邊還放着十五個弓形規，式樣非常巧妙，——看來，這是和儀器一

起賣的，也許不用另外加錢。

噯，用這套儀器畫出圖來，查柯夫——打樣教師——也一定找不出什麼毛病來了。

此外再能設法找到一張小桌子就好了，小的也行，否則只好在廚房的飯桌子上作功課，一不留神，圖上就會黏上油漬。

謝爾蓋住在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家裏已有一個半月了，這一個半月來的生活都是一模一樣的。

晚上九點，老廚娘開始洗碗盞，她慢騰騰地洗，用沙子擦鍋，用磨磚或砂紙擦刀叉，當她收拾碗盞的時候，謝爾蓋不耐煩地在廚房裏來回踱着。

老太婆什麼時候才能收拾完，把桌子騰出來？

但老太婆却毫不着忙。

謝爾蓋終於忍不住了，就自動把刀叉拿起來，開始猛烈地用砂紙擦，使得廚娘甚至擔心起來。

「輕點，小傢伙，不要把柄弄斷了。」

快收拾完了，廚娘開始擦桌子，她先拿開水澆，然後用大切菜刀刮，再用絲瓜囊洗，然後又用開水澆，桌子上直冒熱氣，粗糙的桌面放起光來，變得像油一樣黃。

謝爾蓋就是等的這個。他拿起乾淨的拭布，把這個觸手的舊桌子擦得乾乾的。

現在可以開始工作了，桌子上出現了一大張正方形的白紙，謝爾蓋小心地用按釘把它按在桌角上，然後從自己的籃子裏拿出一瓶墨水、一盒公用的儀器、兩枝修尖的鉛筆和一塊橡皮。「唔，寶貝，你到底達到目的了，這回你又要坐一夜了，」老太婆說着，到洗手器下面把頭弄濕，編成辮子，準備過夜。

但謝爾蓋已經不再聽見老太婆的話和她在廚房裏摸索的響聲了。

他把桌上的煤油燈挪在跟前，裝上一個他自己作的紙套，就開始畫圖樣。

修尖的鉛筆輕快地在厚的白紙上滑動，圓規的針只留下一個個輕輕的小點，突然——腳步聲又響了起來，留德米拉·古斯塔夫娜拖着鞋走進廚房來。

每天晚上她一定都到家裏的各個角落查看一遍。

「當心火燭，」她在謝爾蓋身邊停下來說。「發生火災可就糟啦……」

她一生最怕的就是老鼠和火災。

謝爾蓋點點頭，仍然繼續畫圖。

「你聽見我說的是什麼嗎？」留德米拉·古斯塔夫娜問。

謝爾蓋又點了一下頭。

「唔……唔……啊……」

留德米拉·古斯塔夫夫娜看了看火炕，老太婆正在炕上打鼾，她順手摸了摸繩子上掛的濕手巾，莊嚴地走出廚房，她頭上的捲髮紙在晃動着。

唔，終於走了。

現在謝爾蓋成了廚房的完全的主人了。

家裏這麼靜，真是好極了！只有洗手器中的水一滴一滴地滴到木桶和牆上掛鐘的「的嗒的嗒」的響聲。

謝爾蓋取出畫圖鋼筆，拿到燈前看了看筆尖。需要檢查一下，筆尖上有沒有黏着小毛或塵土，如果不及時把小毛摘掉，整個工作就給搞壞了：畫出來的不是一條美麗的細黑綫，而是拖着一條尾巴的彗星。

謝爾蓋脫下皮靴，圍着桌子走，從四面看那張畫好的圖樣。

他兩肩很寬，但長得並不高，要身子俯在桌上才夠得到圖的上面的邊，然後他走開些，眯起一隻眼睛，歪着頭，又仔細地看一下圖樣，圖樣畫得好極了，謝爾蓋很滿意，他現在很想吹吹口哨，唱幾句歌，可是人們都睡覺了，只有老太婆在火炕上嘟囔着——她在夢中計算買來的東西。

「一斤半牛肉、二斤白麵包、二斤黑麵包、五戈比芹菜和荷蘭芹。」

新的地方，新的人

每逢星期日、節日和祭日，學校不上課，謝爾蓋一早就到城裏去遊逛。

喀山是個大城，它和烏爾祖姆不同，烏爾祖姆一天就可以跑兩圈，而喀山却一個月也看不完——特別是因爲他只有星期日才能出去。

喀山城裏有些什麼可以看的，關於這方面的第一批材料，謝爾蓋是從老廚娘那裏得到的。她最稱讚那條主要的街道復活街，那裏可以看到各種商店、商場、高大的磚造房子和石頭房子——總之，那是一條繁華的街道——，住在這條街上的都是闊人——商人和官長。

廚娘還勸他到伏爾加河和阿爾斯墓地去玩玩。

「伏爾加河上，」她說，「船夫唱歌的聲音太悲慘，墓地却好極了，靜靜的，一片綠色，還有小鳥唱歌。」

謝爾蓋各處都去過，主要的街道都跑遍了，街上的漂亮石頭房子裏都開着富麗的商店和糧食店，門前總是嘈雜熱鬧，永遠擠滿着人。

他經過回教寺院門前，傍晚時分，高聳着的白色尖塔裏常常傳出阿訇唸經的重濁的喉音。

他看見了喀山大學，一座有巨大石柱的大建築，他站在那裏好久，看着沉重的門打開，從門裏湧出一羣吵鬧的大學生。

謝爾蓋到過伏爾加河畔，也上阿爾斯墓地去過。羊村、神甫山、查色普金胡同、貓胡同和狗胡同也都去過了。

郊區的街道又窄又髒，這兒是普遍的貧困。晚上，燈光黯淡的街道熱鬧了起來：疲乏的工人從工廠出來打這裏回家去。

謝爾蓋也去過韃靼村落，俄語叫它爲烏斯奇耶，韃靼語叫做卡卡衣達。

這好像完全是另外一個城市了，這兒只說韃靼語，婦女和女孩都穿着寬大的長褲，男人剃光頭，戴小帽，在韃靼街上謝爾蓋從來沒有碰到過喝醉酒的人。

老廚娘說：

「他們不是基督教徒，他們的穆罕默德不准他們喝酒。」

謝爾蓋在烏斯奇耶漫步的時候，看見又瘦又髒的韃靼小孩整天在街道的塵土裏打滾，在馱馬的蹄下遊戲。

有錢的韃靼婦女披着綢巾，戴着鑲了銀角子的平頂絲絨小帽，漠不關心地从這些孩子跟前走過去。

他不久就交到了兩個朋友，這是阿謝耶夫和耶柯夫列夫，現在他們三個人一起逛城了。

第一天上學，他就認識了阿謝耶夫。

少年和長了鬍子的超齡青年學生在學校的過道裏站着或者踱來踱去。人聲嘈雜，談話聲，哄笑聲，叫喊聲、腳步聲從過道的各個角落傳過來。

新學生個個不安，緊靠着牆壁和窗口，其中有着謝爾蓋，他好奇地打量着孩子們，自己未來的同學。

「這個大概也是新學生，一個人在走着，那個進學校可一定不止一年了——不管誰他都要碰一下，和所有的人都打招呼。」

謝爾蓋忽然發現有一個孩子背着手站在對面的牆邊。

這個少年和其他的孩子沒有什麼區別。瘦瘦的，尖鼻頭，站在一羣穿黑襯衫、剪短頭髮的男孩子中間並不突出。

謝爾蓋却目不轉睛地釘住他看，但與其說他是看那個人，還不如說是看他皮帶上的銅帶扣，帶扣上有三個字：烏市小。這幾個字在謝爾蓋是多麼熟悉啊，當他在烏爾祖姆市立小學讀書的時候，這種皮帶他曾經繫過四年，謝爾蓋想了一會，就一直向那個孩子走去。

「你也在烏市小讀過書嗎？」他問道。

「讀過……」對方窘惑地答道。

「我爲什麼從來沒有見過你？」

「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你。」

「你今年畢業的嗎？」謝爾蓋問。

「今年畢業的。」

謝爾蓋懷疑地搖搖頭。

「不，我們烏爾祖姆沒有你這樣一個人。」

「難道我對你說過我是烏爾祖姆來的嗎？我是從烏發來的。」烏市小是烏發市立小學。」

「你起頭就該這樣說了，」謝爾蓋笑了起來。

尖鼻頭的少年也笑起來。

這樣，謝爾蓋認識了這個少年，後來他們成了好朋友。

尖鼻頭的少年姓阿謝耶夫，他和他的同伴雅柯夫列夫一起住在魚市街上，雅柯夫列夫不久也成了謝爾蓋的好朋友，班裏的同學甚至送給他們一個綽號：「分不開的三位一體。」

聯合工業學校

喀山工業學校所以稱爲聯合工業學校，就因爲它不是一個學校，而是由整整四個技術學校聯合起來的：一個中等化學技術學校和三個初等學校——機械技術、化學技術和建築技術。

全國各地青年都到這裏來求學，學校暗暗的長過道裏可以聽到北方發O音[●]的口音、抑揚頓挫的烏克蘭語以及高加索人的喉音。

這種學校在整個俄國廣大的領土上只有兩所，雖然這所學校只在謝爾蓋入學前三年才開辦，但連最遙遠的偏僻角落裏的青年也都知道它了。

進喀山工業學校很不容易：投考的有幾百人，錄取的只有幾十個。

學校的吸引力在於它擁有機械和建築工場，一邊學習，一邊就可以實習，工業學校學生從二年級起就被派到工廠去了。

謝爾蓋進的初等技術學校的修業期限是三年，這裏連鄉村二年制學校畢業的學生都收，謝

●俄文中的O，有的地方發A音，這裏指的是應發A音的也發O音。

爾蓋既從教區學校和市立四年制學校畢了業，當然是同學中學問最好的一個了。

中等學校的要求比較高——那裏收取的是實業學校四年級或中學五年級的學生，中等學校的修業期限也比初等學校多一年。喀山聯合工業學校的校舍是一座大磚房，幾乎佔了整整一條街——不過這裏並沒有街道的劃分，學校在城外，地址很簡短：阿爾斯田野，本校。

在阿爾斯田野上還有神學院、獸醫專門學校和韃靼學校，當大羣學生從神學院、專門學校和工業學校的大門湧出來的時候，這裏就比城裏任何一條街都熱鬧。

但不管怎樣，這裏並不是城市。

春天，山谷和路旁溝壑裏的積雪很久沒有融化，墓地上空有成羣的烏鴉飛來飛去，啼叫着，給自己築窠。

當地上到處都是未來的機械員、繪圖員、建築領班、機器匠和工廠技工們在亂哄哄的爭辯、叫喊和唱歌的時候，鳥的叫聲還聽得出嗎？

人一眼就能看出中等學校的學生和其他學生的不同，他們的黑制帽、衣領和袖口上都鑲着藍色的邊。

「初級」學生沒有邊——制帽和上衣上都沒有。

如果「初級」學生中喜歡打扮的經不起誘惑，也在自己的制帽上面加上藍邊，那麼他這種自由行動的代價就會很高了。

學監希洛柯夫辦公室的屋角裏放着一口櫥，裏面的格子上像開帽舖似的列放着成打繡有絲邊的制帽，這些帽子都是他親手從學生的頭上摘下來的，戴這種帽子的愛漂亮的學生要坐兩小時的禁閉室，而且還得買新制帽。

但『中級學生』與『初級學生』之間的差別還不止有沒有絲邊這一點，畢業之後他們的命運也是不同的，『中級學生』畢了業就是技師，進一步就是工程師，而『初級學生』却很少能超過領班、技工或機器匠的地位。

同時，教育部不准初等技術學校的學生升入中等學校，即使畢業時各門功課都得五分。

雖然如此，這並不妨礙『中級學生』與『初級學生』友愛地生活在一起，『中級學生』並不因為自己的前途遠大或帽子上有邊就驕傲起來。但有一點他們是不加掩飾地在『初級學生』面前誇耀的，他們甚至在學校過道裏也可以吸煙，而『初級學生』是根本不許的。

在其他各方面，紀律對大家都是一樣嚴格，只要違犯學校的規則，學監希洛柯夫就不管這個學生有邊沒有邊，都加以同樣的懲罰，這裏稱懲罰為『處分』。辦公室的玻璃框子中掛着一張表格，上面有一行長長的字，寫着：

『中等及初等技術學校學生處分條例。經教育部部長批准施行。』

處分有各種方式——從坐兩小時禁閉室起一直到開除學籍為止。缺課、不束制服腰帶、鈕扣脫落、遲到、自由變動居住的地方、不參加祈禱，都要坐禁閉室。至於開除學籍却是爲了

『不恭敬』和『不服從』，主要原因『條例』上沒有說起，那就是所謂『政治問題』。

學生不但在學校裏隨時受到監視，就是在家裏也得不到安靜，學監和訓導員每家都去，並且週密地調查學生晚上八點以後是否在家，和什麼人在一起，是不是在家裏祕密集會。

每個學生家裏都有一本特別的練習簿，訓導員每次來過之後就在那上面簽字。

如果學校當局來家訪問的時候，發現學生胆敢不得特別的許可便到戲院裏去，那麼第二天就有這樣的處罰等着他：爲了在戲院頂層樓座上坐三小時，就得在禁閉室裏給關上五六個鐘頭，但孩子們很少有機會去戲院：他們既沒有錢，功課又那麼忙，學校作業很多，特別是算學和作圖，如果平時功課來不及做完，還得在星期日和節日補作。

謝爾蓋整天都在學校裏——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固然，中午學生有兩小時午膳休息時間，但謝爾蓋住得離學校太遠，不值得再穿過全城來回跑兩次，而且回家去也沒有飯吃。

他留在學校裏，在一半空着的食堂裏吃午飯，那裏長桌子邊還坐着十個到十五個人，這都是些所謂『天涯淪落人』。其餘的人都跑回家去，吃那比學校裏賣的八個戈比的東西豐富得多的午飯。

晚上六點，教員都上完課回家去了。學校負責人當中只剩了一些訓導員，年老的門房坐在門口的板凳上安靜地打瞌睡——他已經不必每分鐘開門和鞠躬了。

長長的過道裏的燈都熄了，黑暗帶來了寂靜，只有作圖室和實驗室的門縫裏透出明亮的燈

光，在作圖室中，紙張發出低微的沙沙聲，三角板、弓形規和尺子在釘得很緊的白紙上輕輕移動着，實驗室傳出瓶子的聲音，散出一種難以確定的氣味——又像燒焦的羽毛，又像臭雞蛋。作圖室和實驗室裏都算清靜，但窗子臨院子的那些機械工場裏却是多麼嘈雜的一片轟轟聲！

這些工場一點不像教室，和工廠的車間倒很像，這裏像工廠一樣，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工作位置」，自己的車床。學生一進工場，就脫下制服，穿上皮圍裙。

謝爾蓋在機械工場裏的實習由鑄工開始，他得在這個車床上工作五個月，然後實習鐵工、磨工，最後是機器裝配。

謝爾蓋還在烏爾祖姆孤兒院的工場時，就以手脚靈敏和聰明伶俐出名了，他很高興做鑄工，一切都很順利，開頭新學生在工場裏總要鬧亂子，不是割破手指就是被鐵棒砸了腳，再不就是手指夾在鉗子裏，痛還是小事，還要挨那個在「機械工場」裏指導的技工——一個老工廠鐵匠的責罵。

「使用機器一定得好好地來，張嘴烏鴉，」老技工說。「這樣下去，不定哪時，連鼻子都會夾到鉗子裏去，站在機器旁邊——可不是抓子兒啊。」

但這種訓斥謝爾蓋從來沒有受到過。

「機器愛這個孩子，」技工走過他身邊的時候向他點點頭說。

這是對的。說得更正確些，應該是謝爾蓋愛機器比機器愛他更深，一開頭他就不是束手束

脚地害怕，而是熟練地進行工作，他一天擦好幾次，上油，檢查。他的車床放在屋角的窗口，謝爾蓋在這裏釘了一個木架攔工具，地板上放了一個裝廢料和廢紗的木箱，工作完了就用廢紗擦機床和油膩的手。

學生一學會工作，就被指定給學校的工場和實驗室製作各種工具——起初作些容易的，以後逐漸做難的。工具上的手柄、鉋子、油壺、噴水壺、銅棒，甚至壓水機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校長格魯左夫有一次在演說的時候答應當地的工廠老闆——克利斯托夫尼柯夫、阿拉弗左夫等，三年後供給他們的工廠一批訓練有素的勞動力，是並沒有瞎說。

克利斯托夫尼柯夫、阿拉弗左夫和其他的喀山大老闆都是技術學校的「董事」。他們知道，他們給學校捐款和添置設備的目的是什麼，但有一件事他們當時是不知道的，就是：喀山工業學校裏的那些未來的技師和機器匠中間有不少是未來的革命家。

對學生讀物與行爲的任何管理、任何監視都不能制止他們舉行秘密集會和傳閱禁讀的革命書籍。

阿爾斯田野離城並不太近，晚上回家途中可以談得很暢快，工業學校的學生——他們的綽號叫「加油匠」——從學校進城，在黑暗的路上可以談許多事情，在這些談話中涉及了學校和城市當局，甚至全國的「元首」——沙皇尼古拉第二。

認識了大學生

一天晚上，廚娘還沒有開始收拾碗盞，那個臉色淺黑、目光敏銳的大學生走進廚房，在門口站住了，謝爾蓋這時坐在窗口，低着頭看物理書。他正在看蒸氣機的照片。

大學生走到謝爾蓋身邊，從背後瞧了瞧打開的物理書。

「這很簡單，沒有什麼奧妙，」他用手指着蒸氣機說。「電動機——那就不同了。」

謝爾蓋闔上書本，好奇地看了大學生一眼，大學生向他伸出手來。

「好，我自己介紹——弗拉吉斯拉夫·斯巴斯基，數理系學生。」

謝爾蓋就這樣有生以來第一次認識了真正的大學生，以後弗拉吉斯拉夫常到廚房來看他，他有時拿來一些複雜的圖樣，並且給謝爾蓋解釋各種機器的構造，他們兩人都喜歡機器，談到汽缸、轉子、固定子、轉軸等東西時，就興奮起來。有時他們談着談着連時間都忘了。

老廚娘在火炕上翻來覆去地睡不着，她嘟囔道：

「大學問家，可是沒有良心，噯噯噯噯，像野蜜蜂一樣吵死了……」

但「噯噯噯噯」的不只是謝爾蓋和斯巴斯基，每到晚上，在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租給

大學生的那三個房間裏總是擠滿了人，嘈雜得很。

一個房間裏在唸羅馬法的條文，另一個房間裏在討論剛聽過的課，第三個房間裏正彈着吉他，唱着歌。

可是真正的吵鬧，要算所有的房客都集合在最寬敞的房間——列恩卡·斯塔洛杜布家裏的時候。

這些大學生合夥買了圓麵包、香腸、乾果實、糖果。

廚娘燒開了有半桶水容量的銅茶炊，什麼地方都坐着青年人——牀上、窗台上，因為椅子不夠用。

桌子上的茶炊噴着熱氣發響，大學生們喝茶，吃三明治，合唱歌曲，辯論。辯論得非常熱烈，一邊作着手勢，互相搶着發言，各種爭論都有：關於新出版的長篇小說、大學生的同鄉會、嚴厲的吹毛求疵的教授以及大學生們自己演出的戲等等。

吵得特別厲害的時候，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總是扳起了臉在房門口出現。

『先生們，輕一點好嗎？剛才隣居來干涉過了。』

鬧聲靜了下去，但她剛走出房門，熱烈的爭論又開始了。

謝爾蓋在廚房裏作功課，他聽到片段的談話、碗盞聲、吉他聲和歌聲，謝爾蓋特別愛聽學化學的赫里雅希茨基唱的那首關於花園的歌。

這首歌他很熟悉，祖母瑪拉尼亞也時常唱的：

哎，花園，我的花園，綠色的花園……

你爲何開花開得這麼早，

一會兒又凋——謝了！……

不久後，謝爾蓋就認識了住在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家裏的所有房客。最初他在他們面前有些不自然，話也不說，沉着臉，但一談到機器和圖樣的時候，他就決定參加辯論了。

但他對大學生發生真正的興趣是在出了這樣一件事之後——

這是一個星期日。秋雨敲打着玻璃窗，所有的房客都在家，弗拉吉斯拉夫呆着沒事作，和謝爾蓋作法國式的角力遊戲，他說，不管怎樣，一定在五分鐘內按照角力規則把謝爾蓋仰面摔在地上。

的確，弗拉吉斯拉夫一交手就佔了上風，可是謝爾蓋突然靈活地閃開身子，自己也不知道怎樣一舉手就把斯巴斯基仰面摔在地上，摔倒了他而且將他按在地板上。

大學生們哄笑起來。

「你真有勁，」弗拉吉斯拉夫從地板上爬起來，尷尬地說。

「不壞，這小子真有勁！」大學生們都承認。「但他無論如何打不過我們的列恩卡·斯塔洛杜布。」

過了一會，列恩卡·斯塔洛杜布也來了。他也是松德斯特列姆家的房客之一，淺色頭髮、近視眼、戴眼鏡的胖子。

「角力我不來，」當大學生們對他講起這個角力的新「冠軍」的時候，列恩卡說，「我失手把他的骨頭都打斷了怎麼辦？還是讓我來個把戲你們看吧。」

「把戲」是這樣：一人俯身躺在地板上，另外一個人背靠背躺上去，然後下面的人站起來把上面的像揹一袋麵粉一樣抬起來。

大家輪流着相當容易地表演了這個把戲，但只有列恩卡·斯塔洛杜布沒有一個人能把他抬起來。

「野猪……臺基……象……河馬。」大家笑着罵他。

列恩卡非常得意，用拳頭拍拍胸膛，哈哈大笑着。

「好，讓我來試一試，」謝爾蓋自告奮勇說，他不等答覆，就躺到了地板上。

列恩卡像一隻肥大的死豬一樣壓到了他的背上。大家一聲不響地看着。

謝爾蓋用足力氣，喘息着，漲紅了臉慢慢地站起來。

「好！再來一次！再來一次！」弗拉吉斯拉夫·斯巴斯基叫道。

所有的大學生也都叫了起來，一邊踩着鞋後跟，一邊鼓掌。

「長大了可了不起！……」列恩卡·斯塔洛杜布驚奇地說道，他走到謝爾蓋身邊，不客氣地用手去摸他的結實的肌肉。

這個在廚房裏作功課、睡在黑暗的過道裏的箱子上的少年，這個牆角裏的房客，立刻引起了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家裏所有人的注意。

苦 役

有一天，謝爾蓋和斯巴斯基在街上走，一列裝着木箱的大車在石頭馬路上輾輾響着，迎面駛來，木箱上貼着各色紙條。

「你知道喀山肥皂嗎？全國各地都有出售，克列斯托夫尼柯夫兄弟製造肥皂和臘燭發了幾百萬財，」弗拉吉斯拉夫說。

「他們的工廠大嗎？」謝爾蓋問。

「是俄國最大的工廠之一。」

「我還從來沒有到工廠去過，只是在烏爾祖姆的時候在阿爾古爾看過修理船隻，我們學校裏從二年級開始工廠實習。」

「你可以到克列斯托夫尼柯夫工廠去參觀一下，你們技術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去的。」

「好的，我去試試。」

謝爾蓋做事不喜歡拖，一到功課不太忙的第一天，他就到普列結尼的克列斯托夫尼柯夫兄弟的肥皂廠去了。

坐在廠門口的守門人起初不肯放他進去，但當謝爾蓋拿出自己的學生證給他看時，他以為是派來實習的學生——這是工廠裏常有的事，——就給他打開了木柵門。

謝爾蓋第一眼看到的是石頭廠房，長長的、矮矮的，像埋在地裏一樣。肥皂、阿摩尼亞味非常濃，還有一種酸臭味，肥皂水把院子裏的土地沖得很滑，藍灰色的水潭泛着銀白色的泡沫。離大門不遠，在長廠房旁邊，工人正在把肥皂箱裝上車子，又大又重的木箱用滑車從上面放下來。每隻木箱上都貼着一張彩色商標：

「喀山肥皂。榮獲巴黎展覽會金章獎。」

「請問，到機器車間去怎麼走的？」謝爾蓋問那些在大車旁邊工作的工人。

「我們哪裏來機器？叫叫罷了，」一個身上的圍裙已被肥皂塗得放光的工人搖搖手說。

「往那邊走，小伙子！」另外一個工人指着院子深處告訴他。

謝爾蓋朝着他指點的方向走去，但那裏沒有什麼機器，只是一個硫酸間，他打開吱吱作響的小門，一種強烈的味道就衝到了他的臉上，彷彿他俯身在一隻裝着阿摩尼亞液體的大桶上一樣。謝爾蓋咳起嗽來。

他走進一間黑暗的長房間，房間的石頭地和石頭牆都因硫酸變黑了。一隻大桶旁邊有幾個工人在忙碌着。窗子上有鐵條攔着，像監獄似的。

「不要關門，小傢伙！」一個穿襯衫的高身材工人向謝爾蓋喊道。「你要像耗子夾在夾子

裏一樣，悶死在這裏的。」

他咳嗽了一下，向地上唾了一口吐沫。

謝爾蓋在門下放了一塊磚頭，在門口站了一會，「難道其他地方的空氣也是這樣悶人？」

他想到。

他去的第二個地方是煮肥皂的，這兒正在熬着著名的「喀山蛋皂」。

許多巨大的桶裏冒着蒸氣，整個屋子瀰漫着輕紗一樣的蒸氣。

桶的旁邊站着幾個工人，在用木槳一樣的長棍費力地攪拌沸騰的肥皂液。

謝爾蓋撞上了一個老年工人。

「你在這兒蕩些什麼？」那個工人問。

謝爾蓋告訴他是來看看肥皂怎麼熬的。

「看看吧，看吧，只要你看得懂，」老頭笑了笑，鑽進了一片白霧裏。

謝爾蓋在工廠裏走了好久，看了每一個角落。誰知道，——也許他自己畢業後就是到這個工廠來工作？即使不來這裏，也要到同樣的另一個工廠去的。

如果能到一個設備更好機器更多的廠裏去，那當然更有趣，但還不知道哪個工廠要他呢。

在一個工房的過道裏，扔烟捲頭的水桶邊，謝爾蓋和一個青年工人談了話。那個工人趕忙吸完用報紙捲的彎烟頭，他的左手用發黑的布片纏了厚厚的一圈。

「你這手是怎麼的？」謝爾蓋問。

「碰上硫酸了，已經第三天，還是一點沒有封口。」

「你一隻手怎麼工作？」

「勉強可以對付，我還算運氣好，人家連手或是眼睛都沒有了。硝鎊水毒得厲害。可以一

直爛到骨頭……」

那個青年扔掉烟頭回到了工房裏，謝爾蓋就向大門走去。

謝爾蓋在院子裏碰到幾個男孩。他們正跳過泥潭向工房跑去，看上去比謝爾蓋小兩三歲。

孩子們臉上、手上、衣服上都是煤灰。

「肥皂廠裏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煤灰？」謝爾蓋莫名其妙地想道。

他在木柵門口問守門人道：

「這些男孩子在你們這裏作什麼？」

「洗鍋爐，」守門人打着呵欠回答。「每天賺二十三個戈比。」

「原來是這樣一個工廠，」謝爾蓋在進城的路路上想，「監牢恐怕也會比這裏好些。」

晚上回到家裏，謝爾蓋把克利斯托夫尼柯夫工廠的情況告訴斯巴斯基。斯巴斯基只是聳了

聳肩。

「工廠——就是工廠，別的工程廠還不如它呢。如果你看着不好，你想法改造它就是了。」

他們的談話就這麼結束了。

過了幾天，謝爾蓋認識了一個老工人。這老頭住的地方離得不遠，就在下菲多洛夫街上。他的姓又長又奇怪，大家都簡單地叫他阿吉美奇。

謝爾蓋是這樣和老頭認識的——

一天晚上，當謝爾蓋回家去的時候，有人叫他：

「小伙子，喂，小伙子！」

謝爾蓋回過頭去，看見在傾斜的、矮矮的大門邊站着一個老頭，他上唇翹着兩撇焦黃的鬚鬚，領下有一撮鬍子。

「有火嗎？」

謝爾蓋從袋裏摸出一盒火柴，心想：「這個老頭我在哪兒見過的？」

他想起了克利斯托夫尼柯夫廠煮肥皂的工房裏的乳白色濃霧，和對他說「看吧，看吧，只要你看懂」的那個老頭兒。

這一定就是那個工人。

不久，謝爾蓋就成了阿吉美奇的好朋友，有時還到他家裏去。

在那間一半糊着包貨紙、一半糊着粉紅色花紙的小房間裏，充滿着強烈的烟草和天竺葵氣

味。窗子上掛着兩隻鳥籠，養的是金翅鳥和白頭翁。

有一次謝爾蓋到老頭家裏去，阿吉美奇正在換鳥籠裏的水，添大麻子鳥食。他和客人打了招呼之後，又繼續做他的事。

「你的頭爲什麼總是轉來轉去？」他對白頭翁說。「幹嗎？小傢伙！……看你的肚皮吃得那麼飽。肥得像巡官一樣。把你送到廠裏去灌些硝酸水，你就知道了。要不整天只是呆在這裏亂叫。你有什麼用處？吃白食，光知道吃白食。」

「你爲什麼把水弄翻了？」他罵金翅鳥道。「我是不是你的老媽子？你以爲我給你收拾容易嗎？沒有你，我事情本就夠多了。看我不把你放到院子裏給貓吃掉。」

阿吉美奇給小鳥撒上食料，加好了水，就轉向謝爾蓋道：

「來，我們吃點什麼吧。」

他拿出一串空心圓餅，從洋鐵茶壺裏倒了兩杯茶。

「我好久沒有和年青人一起喝茶了，」阿吉美奇喝着茶說。「我的兒子恐怕比你大不多，你幾歲了？」

「到三月，十六足歲。」

「那我的比你大——他已經二十了。我看你的樣子以爲你已經十八啦。」

「你的兒子在哪裏？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去的地方不遠，近在眼前，可是我已經快五個月沒有見他了。」

老頭湊到謝爾蓋的耳邊，輕輕地說：

「在監牢裏。」

於是阿吉美奇就對他說，他的兒子叫葛利果里，很有頭腦，愛看書，做工不馬虎。如果有機會學習，可能成爲技師。只是他性子很急，工房裏的領班——是隻狗。因此他們中間就有事情鬧出來了……

一直到喝第三杯茶的時候，阿吉美奇才告訴謝爾蓋出的是什麼事。

「都是爲了罰金，」阿吉美奇聲音放得很低，「受罰的不是我的兒子，而是另外一個人，我們那裏每天都有人受罰，眼睛多霎一下也要罰。我的兒子却不服氣，領班就記在心裏。我的葛利果里也同樣回敬他……於是就把他關起來了。這事情發生以前還給搜查過一次，找出丁……幾本書……禁書。」

「他從哪裏弄來的？」

「他去弄來的，」阿吉美奇說，到這裏他再也不願意多講——無論關於他的兒子或是禁書，他一句話也不說了。

直到老頭子對謝爾蓋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之後，他才對他坦白地說出他所想的一切。

謝爾蓋從他那兒知道了工廠裏的許多情況。

「我在廠裏算是新人，」老頭說，「一共才做了十五年多的工。我們那裏有些人是生在工廠裏的。你見過我們那裏刷鍋爐的孩子麼？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的父親也在那裏作工，祖父也準備死在那兒。再說能到哪裏去呢？克列斯托夫尼柯夫弟兄精明得厲害，他們在工廠裏開了店，賒賬賣貨。做工的頭也沒來得及轉一下，就已經滿身是債了，連我們每個工人住的房子也都是自己的。那算什麼房子——只是四隻角落加個烟囱，造這所宮殿的錢也是克列斯托夫尼柯夫弟兄借的。所以情形就是這樣：他們關心我們，而我們一直到進棺材也還欠着他們的債，祇能求老天爺保佑他們，來世再來還了。」

「這一切，我自己是看不出的，」老頭接下去說，「這是葛利果里指點了我，他又是一些聰明人使他睜開了眼睛的。現在我們才明白這一切是誰的罪過了，不過你不要公開去講。半年以前，我們廠裏有一個大學生被捕——硫酸間的實習生。原來他是社會主義者。誰告發的？當然是領班，除了他沒有別人，人家都說他在保安課兼了差。」

老頭子還給謝爾蓋講了——不是直接說出來，而是很婉轉地暗示了這是「誰的罪過」。

這段故事又像童話，又像寓言。

「房子破得很，烟囱也歪了。地底下有風吹上來，窗戶的框子乾裂了，門會吱吱地叫。又冷，又髒，又氣悶。而房子却住着人。每個人都蹲在自己的窩裏。各人按照自己的情況佈置他的家。有的用毡塞住地板上的洞，有的用枕頭堵住窗口，還有的用新的糊牆紙把自己的小房間

糊起來，當是外面糊上一張漂亮的紙，所有的洞都遮沒了。可是風從地板下面吹出來，房子破敗，地基也早沉下去了——眼看就要倒下。無論怎樣把那些洞塞住，也是不頂事。房子完全不中用了，你說這是誰的罪過？你明白嗎？」

「明白！」謝爾蓋笑了，「是沙皇的罪過。」

老頭甚至跳了起來。

「傻孩子，小聲點，你真聰明，一猜就着，我對你說什麼？關於破房子，那就是說，它破敗了，是誰的罪過呢？主人的罪過。你也就應該這樣說：主——人——的——罪——過。你却老老實實說出來了。你知道說這句話會怎麼樣嗎？要充軍到西伯利亞去的……」

謝爾蓋每次到老工人家裏去都能得到一些有啓發性的新東西。有一次他去阿吉美奇家裏的時候，看到他很憤慨激動。

「這些王八蛋真狡猾，」老頭子怒氣沖沖地說。「他們說，『你們的事只是要求老闆加些工錢，讓肚子吃飽，有暗房住，至於政治——那不是你們工人的事，而是有知識的人的事。』不，老弟，這是胡說，誰管政治，誰就有權力。我們要為自己的權利、為工人的權利而鬥爭。」

老頭子還憤憤地嘮叨了好久。

謝爾蓋忍不住了，他問阿吉美奇罵誰。

「經濟派。工人階級最大的叛徒，」老頭子簡短地說。

老工人斥責「經濟派」是對的。「經濟派」是社會民主黨人對那些用有害的言論使工人放棄政治鬥爭的人的稱呼。

發動機事件

謝爾蓋已經在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家裏住了兩個月了，但他和住在一所房子裏的鄰居們並不太接近。他們的歲數比他大，生活也比謝爾蓋舒服得多。大學生時常湊錢開晚會，而謝爾蓋卻沒有錢，他又不喜歡白吃別人的，因此他只好坐在廚房裏畫圖，當大學生的屋子裏傳出歌聲來的時候，他就低聲跟着唱，他們唱的歌各種各樣——悲哀的、愉快的、滑稽的。謝爾蓋的鄰居最常唱的是喀山大學生歌：

在長滿青苔的布拉克

和喀山河

像兄妹般擁抱的地方，

當燈光剛剛發亮，

大學生們結隊去遊逛，

從黃昏一直玩到早上。

謝爾蓋甚至和弗拉吉斯拉夫·斯巴斯基也很少說話，直到一件共同事業把他們聯繫起來。

「唔，謝爾蓋，你知道我想起什麼事來了？」斯巴斯基有一次對他說。「我們來試造一個電動機吧。」

這個提議正中謝爾蓋的意。他還在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提起電動機來，並且想過如何好好地來做這麼一個東西。

「讓我們來開單子，需要些什麼東西，」斯巴斯基建議，他不等答覆，就從平時記筆記的硬布面厚練習簿上撕下了一張紙。

他坐在廚房的飯桌旁邊開始寫。

謝爾蓋坐在他對面目不轉睛地看着他，斯巴斯基一邊想一邊寫了很久，一會兒咬咬鉛筆，一會兒用鉛筆搔搔眉毛。

「寫好了，」最後他把紙片遞給謝爾蓋。

那張紙上清楚整齊地寫着：

(一) 鐵壳子。

(二) 固定子，綫圈和鐵板。

(三) 轉子：1. 轉子彎軸，2. 軸承，3. 電動子板，4. 整流板，5. 整流刷。

(四) 引入電綫，各種螺絲，帽釘。

「讓我們想想，這些東西到哪兒去找。」

於是他們就開始想。

首先要找的是鐵壳子。沒有鐵壳子就無法開始工作。其次是轉子、固定子和固定子板。

「這些東西都可以買到，」斯巴斯說。「只是錢要花很多……」

「不能想法子買得便宜些嗎？」謝爾蓋問。「如果我們只買一個鐵壳，其餘的東西都自己來作行不行？到市集上找些合用的爛東西，什麼都可以作的！」

「好，我們試一試吧，」斯巴斯說。「我去找電綫和軸承。」

「好，我在學校的鐵床上作各種尺寸的螺旋釘，只要有材料。」

一到比較空閒的一天，他們就上市場去逛賣破銅爛鐵的攤子。他們運氣很好，在生鏽的廢鐵堆裏他們不久就找到了一個有一道小裂痕的鐵壳子。後來他們又看到了一件很好的東西：一個地攤上擺着一副斷了的銅的壁爐欄杆，上面的銅條很粗很結實。謝爾蓋仔細地看了看，把它舉起來。

「喂，你看，這些銅條夠做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了，——刷、板，一切都全，」他對斯巴斯

基急促地耳語道。

買東西的斜眼的小老頭鑒貌辨色，看出他們中意這個貨，他狠狠地要了個價，斯巴斯基甚至叫出了『啊喲』。

『要看這是什麼貨色，』老頭子嘖嘖咕咕說道。『這是無價之寶，我是從王爺府裏直接得來的。』

斯巴斯基說了不知多少話，要他至少讓一點價，但老頭子一點也不肯。

最後他們兩人祇能嘆口氣離開那個地攤。

到了他們快要轉彎的時候，老頭子才把他們叫回來。

『喂，年青人，回來，回來！可以再談談！』他追着喊他們。

他們就回來，覺得現在可以成交了。

『年青人，我太喜歡你們了，』小老頭說。『這個寶貴的東西，你們出一半價錢拿去吧。』

謝爾蓋和弗拉吉斯拉夫氣喘喘地把爐欄和鐵壳拖回家去。

從這天起，謝爾蓋總帶回一件親手鏟出或切出的電動機零件。

斯巴斯基仔細看看零件，稱讚說：

『不錯！這裏再稍微鏟一鏟就更好了……』

謝爾蓋點點頭，第二天早晨他的大衣袋裏又裝滿了沉重的貨物，他又把需要修理的零件帶到學校去。

過了兩個星期，一切都準備好了。可以着手裝電動機了。

最初他們兩人以同樣的熱情開始工作，但後來大學生冷了下來，他不知是厭倦，還是覺得謝爾蓋沒有他一個人也能對付過來，總之他常常跑開。有時到自己房間裏去找火柴抽煙，一去就是一個鐘頭，有時在過道裏和別人談起話來，把電動機的事完全放在腦後了。

最後，斯巴斯老實對謝爾蓋說：

「老弟，一切由你一個人去作吧！你對這種事大概很有天才。我在技術方面很差。要是講理論，那可是另一回事了！」

再過一個星期，電動機裝好了。

他們小心地把它搬到弗拉吉斯拉夫的房間，放在牆角裏，用報紙蓋好。

每次當大學生們有同學來的時候，不管他們是學醫、學法律、還是學歷史的，謝爾蓋總拿掉報紙，開始詳細地解釋電動機的構造。不久以後，就沒有再可以介紹的人，大家也把它忘掉

了。但過了兩個星期，電動機又給想起來了。斯巴斯基的褲子已經破得不能穿着去聽講。他好

容易等到家裏的錢寄到，就馬上上市場去買新褲子。

但褲子並沒有買成。

一件意外的事使他不買褲子了。

市場上有一個披着黑色披風、戴眼鏡的又高又瘦的人走來走去，披風裏祕密地藏着一隻小箱子。斯巴斯基對那隻箱子發生了興趣，就問他是什麼東西。

「打電報的，」那個陌生人把披風的邊稍微掀起來一點說。

電報機賣六個盧布，正好是條褲子的價錢，斯巴斯基總共也只有這麼多錢。

斯巴斯基仔細看了一下電報機，又四面摸了摸，他在那個穿披風的人身邊遲疑地站了幾分鐘，終於堅決地擺了擺手說：

「算了！褲子總可以想法子補一補，電報機不是每天都能花六個盧布就買得到的。」

斯巴斯基挾着小箱子一路吹着口哨回家去。在家裏他遇到了同學列恩卡·斯塔洛杜布和髮的、學化學的赫里雅希茨基。

「買了嗎？」列恩卡問。

「買了！」斯巴斯基把木箱從大衣裏拿出來說。

「家裏給你寄東西來了，是不是？」列恩卡跳過去說，他是很愛吃東西的。

「俄親家心裏只想吃。我買了一部電報機——不是吃的！」弗拉吉斯拉夫心裏不高興地

說。

化學家和列恩卡仔細地看了看斯巴斯基買的東西，都認為很好。

過了一個鐘頭，住在留德米拉·古斯塔夫家裏的其餘四個人回來了，他們也都稱讚他買的東西。斯巴斯基坐在電報機後面，他們把他四面包圍起來。這天晚上每個大學生都收到了很多電報，他們有生以來都沒有收到過那麼多。

列恩卡·斯塔洛杜布宣讀每一份電報——他懂得莫爾斯電碼，第一封電報就是發給他的：

「你的身材像阿拉伯的棕櫚一樣高大，你的動作像羚羊一樣敏捷靈活。」

一連幾個月不付房租的化學家亨利赫·赫里雅希茨收到這樣一封電報：

「懇切地請你付清四個月的房租，並交還丟失的鞋刷子，米洛契卡·松德斯特列姆。」

這個晚上，所有的大學生都沒有離開這個電報機一步。斯巴斯基房間的地板上到處扔着紙卷和長紙條的碎片。松德斯特列姆老小姐的貓把它拖得滿過道都是。

最後，松德斯特列姆親自跑進弗拉吉斯拉夫的房間來。

「你們在作什麼？滿屋子到處都是紙片，你們在印什麼東西？」

她從地板上拾起一段長紙條，拿到近視眼跟前細看，除了點子和橫綫之外，松德斯特列姆

什麼也沒有看到。她嚇得臉都發白了，接着胸口說：

「弗拉吉斯拉夫，這是密碼？」

「是的，這是莫爾斯電碼，」斯巴斯基回答她。

松德斯特列姆還沒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吓得馬上從房間裏跑出去。

「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不要害怕！」弗拉吉斯拉夫對她叫道。「這是普通的電碼！」

「家裏攔電報機？！你們給誰發電報？我希望，這裏不會出什麼不可饒恕的事吧？你們要知道，我對你們的行爲是要負責的。」

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扯了一段電報走出房間去，以備萬一需要的時候應用。

謝爾蓋天很晚了才從學校回來，當他聽見打電報的聲音走進斯巴斯基的房間時，斯巴斯基正坐在電報機後面，由於對這項工作不習慣，已經很累了。

木軸上的紙條也快完了，斯巴斯基馬上就把最後一封電報交給謝爾蓋：

「總機械工程師柯斯特里柯夫。緊急訂貨兩千架電動機。貨款轉入貴賬。美國總統。」

「明天你穿什麼去上課？」當斯巴斯基伸着懶腰站起來的時候，一個大學生問他。

「這是小事情，」弗拉吉斯拉夫毫不在乎地搖搖手說。

可是當他把褲子脫下來看了看時，臉就沉下來了。褲子已經破得無法補綴。

「給家裏寫信再要些錢來吧，」列恩卡向他建議。

斯巴斯基用被子裹着自己，坐在牀上一聲不響地沉思，電報機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不行，不會寄來的，」斯巴斯基灰心地搖搖頭說。

弗拉吉斯拉夫的父亲斯巴斯基醫生是一個儉樸嚴肅的人，他不能容許輕舉妄動。

「你叫鬼迷住了買來這個混蛋的電報機，」斯巴斯基責罵自己道。「現在你把電報紙條纏在身上去學校聽課吧。」

學化學的赫里雅希茨基向大學生提議湊些錢給弗拉吉斯拉夫買褲子。大學生們計算了一下自己的資本。六個人一共湊出了三盧布二十七戈比。謝爾蓋不在內，他連一個破銅板都沒有。他的學費、膳費和房租都是烏爾祖姆的慈善家代付的。

「怎麼辦？還是把發動機賣掉去買褲子吧，」謝爾蓋忽然說道。

「那還是賣掉電報機好，」斯巴斯基嘆氣說。

「賣電報機不值得，它是新的，我們還沒有仔細看過它，」大學生們說。

斯巴斯基遲疑了五分鐘，他向謝爾蓋說明他沒有權利出賣發動機，因為那是謝爾蓋和他共同做的，而且謝爾蓋出力比他更多。不過最後斯巴斯基還是同意了。

過了兩天，發動機賣了六個盧布，再過一天——那是星期日——弗拉吉斯拉夫又準備上市集去。

「這次我和你一起去吧！否則你又會不買褲子而買望遠鏡了。」謝爾蓋說。

這天晚上，大學生們都坐在斯巴斯基的房間裏喝茶，祝賀他買了新褲子，他們坐了很久。斯巴斯基到廚房裏給茶炊加水的時候，夜已經很深了。他看見謝爾蓋在做一件奇怪的事：小心地把一根長長的細繩子慢慢浸到墨水瓶裏去。

「你做什麼？」

「你幹嗎問我？」謝爾蓋想起了祖母瑪拉尼亞的話，笑着說。

他把浸濕的黑繩子從瓶子裏提出來，掛在爐子上去烘。

第二天早晨，謝爾蓋和斯巴斯基碰巧一同從家裏出來。當他們走近格魯吉亞街，弗拉吉斯拉夫想轉彎去大學的時候，他忽然發現謝爾蓋左腳上的皮靴用一條黑繩交叉地紮着。那條繩子紮住了掉了的鞋底。

「這是怎麼一回事？」弗拉吉斯拉夫非常奇怪，這時他忽然想起昨晚那根染黑的繩子，因此話說了半句就住嘴了。

過了一個星期，斯巴斯基意外地從他父親那裏收到三個盧布的額外匯款。因為用他的話來說，這筆錢是「預算以外」的，所以斯巴斯基決定用這筆錢來享受一番。他花了兩個盧布買灌腸、黃瓜、小麵包、甜餅乾和一瓶商標紙上用斯拉夫文字母寫着「教堂用」的酸葡萄酒。餘下的錢買了兩張戲票。

「敬愛的機械工程師，您的意見怎麼樣？」他拿兩張粉紅色的紙片，搖晃着說。「我請您到戲院去看浮士德，您不反對嗎？」

謝爾蓋當然不會反對，他有生以來還沒有到戲院去過。第二天晚上他們就準備到戲院去。工業學校的學生必須有特別許可才能上戲院。謝爾蓋沒有得到許可的把握，他決定穿着便服偷偷地去。

他自己把襯衫熨平，擦了擦皮靴，用墨水塗黑膝蓋上的補釘。斯巴斯基把大學生制服刷乾淨，還洒了些香水。

到了喀山歌劇院，他們在衣帽間裏脫了大衣，走上鋪着地毯的樓梯。

街上在下雪，刮着寒冷的風，這裏却很暖和，鏡子發着光，充滿着香水氣味。

當守門人打開門，放那些滿身是雪的人進來的時候，從街上就衝進來一股寒冷的空氣和寒風怒吼的聲音。

他們兩人在休息室裏擁擠了一陣，那裏有穿夜禮服的貴婦人和穿黑禮服或軍裝的男人慢騰騰地踱來踱去。到處晃着大學生的制服。

偶而有一個韃靼商人背着手、擺起架子慢慢地踱過去。他穿一身呢子長袍、黃皮靴，戴一頂繡有銀綫的絲絨小帽。

開演的鈴聲響了。謝爾蓋想跟盛裝的人羣到正廳裏去。

「你往哪兒去？朋友，我們在上頭！」斯巴斯基一把拉住了他的肩頭說。

所謂「上頭」原來是走廊一樣的頂座，幾排木板凳上坐着青年學生。

謝爾蓋和斯巴斯基坐的是邊座。花花綠綠的天花板幾乎碰到他們的頭，天花板上畫着胖胖的愛神和拉提琴的天使。擁擠得水洩不通的走廊上面又氣悶又嘈雜。青年們在這兒一點也不拘束，像在家裏一樣。大學生們互相招呼，交換望遠鏡，傳看節目單。

謝爾蓋俯在欄杆上往下看，從樂隊那裏傳來了調正樂器的不和諧的合奏。

紫紅絲絨的包廂像裝璜得美麗盒子一樣，裏面坐着露出肩膀的貴婦人，她們手中揮動着扇子。她們背後站着穿了漿得筆挺的胸衣和黑色禮服的男人。

樂隊開始奏前奏曲，幕慢慢向兩面分開。

謝爾蓋聽得很清楚，可是一定要在演員走到舞台中心的時候才能看見舞台上在做什麼。只要演員一走到台右邊，就立刻像鑽進地裏一樣的消逝了。使謝爾蓋憎怒的是扮演瑪格利塔的那個女演員老是站在台右邊，謝爾蓋聽得見她唱，却只能看見她的白緞子衣服的一小塊下擺。

但這一切謝爾蓋都認為無關緊要——他實在太喜歡唱歌、音樂和戲院了。他閉上眼睛，兩手托着頭坐着。

他最喜歡摩非斯托非勒斯的人爲財死歌。

謝爾蓋和斯巴斯基回家時，一路上拉着喉嚨唱摩非斯托非勒斯的歌。只在走到站有警察的

十字路口才住口不唱。

過了幾天，謝爾蓋去看阿吉美奇的時候，就對他講起戲院的事。

「票一定很貴吧？」老頭子問。

「四十戈比，不是我自己買的，是同學請客。」

「嘿，你真闊！四十戈比的座位在哪裏？」

「樓上。」

「三層樓，是不是？」阿吉美奇笑笑說。「三層樓是光榮的座位。我的兒子也總是和大學
生們坐三層樓的。老爺們可多半是坐包廂。他們到處都有自己的座位——教堂裏，戲院裏，甚
至在澡堂裏，他們也有他們的「雅座」，而我們却只能進「普通座」。」

「慈善家」不管了

當謝爾蓋到喀山去求學的時候，他唯一擔心的事就是留級。

波爾納對他說如果他留了級，就只好回烏爾祖姆。「慈善家」——老闆們決不會爲他多付一年的錢的。

謝爾蓋到了喀山，第一天去上課的時候，一看課程表就呆想了好久。十二門功課不是玩的！而且這些功課中有些他以前連聽都沒有聽見過：機械生產、機器構造、機械學、簿計、繪圖……

但是，魔鬼並不像人們描繪的那麼可怕。開始上課以後，謝爾蓋覺得這些高深的課程他還能應付得了。

不久，教員們就開始在課堂上稱讚他：

「不錯，年青人，」他們說。「繼續努力吧！」

工業學校起初幾個月的學習就這樣過去了。

全校害怕的日子快到了——那就是公佈第一季的成績的日子。謝爾蓋知道他的成績還不

錯，所以並不擔心。可是實際上比他預料的還要好。

訓導員在前五名中就唸出了他的名字。

謝爾蓋一到家就坐下來給烏爾祖姆的波爾納寫信。需要告訴他們學費並沒有白化。可是他沒有接到回信。

從波爾納那裏得知了柯斯特里柯夫是全班最好的學生之一，代付學費的老闆們決定不再給他寄學費和生活費了。

『這樣一個有才能的青年不會被埋沒的！不必我們幫助也能打開一條出路，』『慈善家』提出這樣的理由。

因此，在第二季成績宣佈前兩天，訓導員馬卡洛夫上完代數課就對柯斯特里柯夫說，學監希洛柯夫叫他馬上到辦公室去。

『既然希洛柯夫叫去，一定是有嚴重的事情發生了！』

學監希洛柯夫叫學生去多半是爲了他們違犯校規，把他們訓斥一頓，罰坐禁閉室。謝爾蓋去見學監時心裏又不安又驚奇。

一定是有不愉快的事在等着他。

事實真是這樣。

『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嗎？』謝爾蓋一踏進擺滿笨重橡木傢俱的辦公室的門限，希洛柯

夫就生氣地問道。

「是，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

「好吧，年青人，趕緊設法在本月二十日以前把學費繳上！」

謝爾蓋微微聳了聳肩。

「我的學費不是由烏爾祖姆孤兒院的董事替我繳的嗎？」

「問題就在你的監護人不給你繳了。你給他們寫封信問問，爲什麼不寄錢來。如果不繳學費就要把你開除。你現在可以走了！……」學監微微點了下頭，就自管自看文件去了。

謝爾蓋走出了辦公室。

「現在你再去讀書吧！……」

他又氣又急。從阿爾斯田野到下菲多洛夫街很遠的一段路上，他一直在不斷地左思右想。

也許是波爾納生了病？也許是孤兒院的兩個董事都像去年夏天那個胖胖的上校羅馬士柯一樣，突然同時中風死掉了？

也許是把錢從烏爾祖姆送到喀山來的郵車碰到強盜，馬車夫和郵差被打死，郵包都被搶去了？

他曾經聽見祖母給她的好朋友、斜眼的老更夫符拉地米爾·伊凡諾維奇說，他們格拉左夫縣裏就發生過這種事。

也許只是希洛柯夫弄錯了？明天他又會把謝爾蓋叫去對他說：

「你可以繼續讀下去，柯斯特里柯夫。不會把你開除的！……」
可是家裏又有一件不幸的事在等着他。

晚上當他在廚房裏作圖的時候，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在門口出現了。她還是和平時一樣，穿着一件天藍色的毛巾布睡衣。她那滿是粉刺的前額上，也照例像角一般的翹着捲髮的紙卷。

「該睡覺了！」她嘮叨說，「不要浪費煤油了。」

「我還要做功課呢。」

「那不關我的事！煤油又漲了一個戈比。」

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滅了燈，走出廚房時把門用力關上。

謝爾蓋在黑暗中坐了一會，然後摸到了他明天要交卷的那張釘在木板上的圖樣，他摸着了火柴把燈點上。但他還沒有來得及把圓規拿在手中，廚房門又打開了。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站在門口，彷彿不曾離開過門口一樣。

「我方才是對誰說的——滅燈！」

她跑到桌子跟前，把燈使勁地吹了一下，火焰竄出燈罩，燈一下就熄滅了。

「任何人都沒有給房客白住的義務！暖屋的屋子，每個角落都要錢。要生爐子，點燈，過

道和廚房裏要擦地板。』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在黑暗中用帶哭的聲音一件件數着說。『你的恩人不肯給你付房錢了。』她嗚咽着說。『我不能再給你住下去！……你另外去找房子吧！』

這天晚上圖樣終於沒能畫完。謝爾蓋在自己的箱子上翻來覆去一夜沒有入睡，還不到六點鐘，他就穿好衣服從家裏出去了。他決定到教室裏把圖樣畫完。

他不擇道路，幾乎是跑到阿爾斯田野。寒風迎面吹來。謝爾蓋在路上偶而碰到的幾個行人都是綁着臉匆忙地在趕路。

只要能在上課之前把圖樣畫好，——謝爾蓋一路上跳過泥潭急急地趕路。他甚至不敢去想那最可怕的事情：萬一學校真的把他趕出去，而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又不許他回去住宿，怎麼辦？這時他突然想起他們一班裏有個學生是向喀山的一個什麼清寒學生救濟會領取助學金的。但誰知道，——那個救濟會也許只幫助喀山人——生在喀山並且住在喀山的學生。

他是烏爾祖姆人，怎麼辦呢？

他走到學校門口。大門還鎖着，只好從後門走。謝爾蓋跑進院子，看見老門房在台階旁邊。

門房正在小心謹慎地、幾乎是虔敬地用刷子刷他那件學校發的褪了色的制服。

看樣子他剛起床不久，稀疏的白頭髮很亂，不像平時那樣梳得整齊。謝爾蓋乘老頭子正忙

看這樣一件重要事情時，很快地溜過他的身邊，跑進了自己的教室。

他的脚步聲響遍了黑暗陰冷的空過道。過道的盡頭燒着一隻火爐，乾柴爆裂的聲音，整個過道都聽得見，火爐旁邊的地板上有微紅的影子在跳動。

謝爾蓋坐在教室的窗子旁邊，那裏光綫好一些，但在書桌上作圖很不方便。書板總是往下滑。同時早晨陰暗的光線對工作也不很適宜。

一會兒鉛筆頭斷掉，一會兒圓規從手裏滑出去。在說不定過三四天就會永遠休學的時候工作是很難的。

當他畫完圖樣的時候，過道裏的鐘也敲了。七點半。謝爾蓋一夜沒有睡，現在非常困倦，他就把頭擱在桌上睡着了。阿謝耶夫到學校來得很早，看見他這樣睡着。

「怎麼，你在這裏過夜的嗎？」他問謝爾蓋。

謝爾蓋抬起頭來，阿謝耶夫發現他的臉又黃又疲倦，又像擔着極大的心事似的。

「你怎麼了？發生了不幸的事嗎？」阿謝耶夫靠着他在書桌旁邊說。

謝爾蓋簡短地、有些不情願地把自己的事講給他聽了。

阿謝耶夫只是聳了聳肩頭。

「女房東趕搬家——有什麼大不了的，睡她一口吐沫，搬到魚市街我們家裏去好了。我和雅柯夫列夫可以擠一擠。關於希洛柯夫，我們三個人也可以想出些辦法來對付。」

謝爾蓋高興了一些，下了第一堂課馬上就去請求訓導員馬卡洛夫允許他搬到新的住所去。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三天以後答覆你，」訓導員說。「我們先要調查一下你的新房東是否可靠，我們應該知道我們學校學生的生活環境怎麼樣。」

馬卡洛夫叫謝爾蓋把新住址告訴學校當局。

住址如下：魚市街，房東蘇洛夫，戶主曼古必。

這三天謝爾蓋總是天一亮就上學，功課也在學校裏準備，儘可能少和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見面，第四天他終於得到了搬家的許可。

他同弗拉吉斯拉夫·斯巴斯和其他大學生房客們告別，拿走了自己的小籃子。

臨走的時候，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一面孔傷心的樣子，好像被趕走的是她，而不是她的屋角裏的房客。

搬到新的住所安頓下來，對謝爾蓋說來要比取得搬家許可簡單多了。

在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掛制服和大衣的那兩個釘子旁邊，謝爾蓋釘上了第三個釘子掛自己的大衣。

在原來放着兩個筐子的牆角裏，他放上了第三個筐子。

一切都舒齊。只是謝爾蓋沒有地方睡覺。阿謝耶夫提議把自己的和雅柯夫列夫的兩張鐵床

併在一起，讓謝爾蓋睡在中間。

這個辦法並不壞，如果床再寬一點，床的鐵架子不是那麼硬的話，此外，其中有一張床已經缺了一條腿，是用木頭墩子攔起來的。

「我還是睡在地板上吧，這更可靠些，」謝爾蓋說。

決定這樣。把被褥鋪在桌子和窗子中間，謝爾蓋躺下伸直了腿。這樣的舒服，他住在留德米拉·古斯塔伏夫娜家過道裏舊箱子上的時候是怎麼也享受不到的。

三位一體

謝爾蓋在新環境中的生活雖然還是和以前一樣半飢半飽，但却自由多了。他可以讀書讀到深夜。房東不到謝爾蓋、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住的房間來，夜裏點掉了多少煤油也不計較。

煤油都是他們親自去買的，三個人輪流去拐角上的雜貨舖。

謝爾蓋睡在地板上並不久。他用四塊板和四根木頭搭了一個又寬又長的舖，可以伸直腿躺上面。

在這屋子裏謝爾蓋最喜歡的是畫圖樣的桌子，他們三個人都坐在這張桌子旁邊畫圖，地方足夠用了。

誰也不知道這張大桌子怎麼會放在這裏，其實它從來也不是作畫圖樣用的，這是一張裁縫桌，上面滿是熱熨斗的烙印。

每天晚上，三個同學點上罩着自製燈罩的燈，把三塊畫圖板放在桌上，一面唱歌，一面吹口哨，愉快和睦地開始工作。

他們用心耐性地工作，打樣教員查柯夫非常嚴格，他要求圖樣上面沒有一個污點或墨跡。

阿謝耶夫不大整潔，雪白的書圖紙上時常留着自己的手指印，所以他的口袋裏總放着碎塊橡皮，可是這對他並沒有多大幫助，只有把紙弄得更髒。只好用最後的辦法——用麵包心擦。因此他們三人每隔一天就要特意上麵包房買半斤白麵包。

買麵包的時候他們一定請店員不要切邊皮，而切軟心。烘得又脆又香的硬皮，他們從麵包房出來就在路上吃掉，軟心則分成三份，每人都當眼珠一樣愛惜它。

阿謝耶夫的麵包總是比別人先用完。一半是他擦污點用掉，另外一半却被他不知不覺地、一小塊一小塊的撕着吃下去了。當他那塊麵包軟心只剩下一些碎屑的時候，他就再三請求謝爾蓋借給他一小塊。

「你又吃掉了？」謝爾蓋驚奇地問。

「吃掉了，」阿謝耶夫承認。「今天的麵包太軟太香了，真該死！」
白麵包對他們真是像山珍海錯一樣。

「這是最後一次了，」謝爾蓋把自己那份麵包撕下一塊遞給阿謝耶夫，並且警告他說。

「再給一點，」過了半小時阿謝耶夫又來求他了。「你要麵包作什麼用？你的圖樣畫得很乾淨，用不着擦。」

同學三人一起畫圖樣，一起作幾何題。早晨一塊到阿爾斯田野上學。邊走邊談笑，路也覺得近了些。

如今謝爾蓋的生活比以前愉快多了。只有一件事使他不能安心：要繳學費，可是沒有錢。

謝爾蓋向喀山工業學校的教務委員會遞了一份申請書，一天到晚等着回信。

申請書上寫的字句並不多。

每學期都有許多份這一類的單子交到教務委員會，申請書的寫法都是一樣——格式如下：

免費申請書

學生無力繳納學費，懇請准予免費。此呈

喀山工業學校教務委員會

初等機械學校學生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

謝爾蓋還給清寒學生救濟會寫了一份申請書，這份申請書也是按格式寫的。謝爾蓋請求

「賜予一次付給或分期付款的助學金。」

救濟會在他的申請書上作了這樣的批註：「自二月份起發三個月，每月五盧布。很窮。毫無收入。生活來源不詳。」

「沒話說，這叫幫助學生！」雅柯夫列夫氣憤地說。「一個月給五個盧布就算了。吃飯馬

馬虎虎可以夠，但皮鞋拿什麼去修呢？」

可是當謝爾蓋去領助學金的時候，一個有睡意的秘書惡狠狠地對他說，他只能領到兩個月的助學金。

「這是會議的決定，兩個月每月五個盧布。你看記錄。」

秘書用手指了指攤在桌上的那張紙，在很長的一行「清寒學生」名單上，謝爾蓋找到了用端正字體寫的自己的名字。

謝爾蓋看完了記錄，領了五個盧布，一聲不響地走出了「救濟會」的辦公室。

他只想一件事：只要捱過這一年，明年他就有辦法不要任何「慈善家」或「救濟會」的幫助了。他可以到一家工廠或修理廠去實習。

當然，今年夏天如果能賺些錢過冬也是好的，只是不知道收不收一年級生？如果收的話——他一定高興去，反正他夏天也沒有地方可去，再說也沒有錢，上祖母瑪拉尼亞家裏是不行的，她自己吃了早飯就沒有晚飯。到孤兒院去也不行：波爾納連一封信也沒有覆他。

也許，他早已不算孤兒院的孩子了吧？不，只有靠自己的一雙手！

快到春天的時候，謝爾蓋病了。

他和疾病掙扎了很久。生病就得躺下，一躺下就不能上學了。現在謝爾蓋簡直不敢想像這一點。

教務委員會還沒有答覆他，准予免費還是要他退學，在這當兒他怎麼可以生病呢？不能向疾病屈服，不能缺課，必須每天上工場和實驗室，必須每門功課都得五分。

然而不論謝爾蓋怎樣掙扎，瘧疾仍舊不放鬆他。他混身酸痛，冷得發抖。兩個同學把被子和大衣都給謝爾蓋蓋在身上，他還是發冷。謝爾蓋連喝了五杯滾燙的熱開水，依然沒有用。

「我們這裏很少有人沒害過瘧疾。這個城真糟糕，」看門的老頭兒對謝爾蓋說。「到了春天，伏爾加河一漲水就把低地淹沒。半個夏天也乾不了——簡直都是臭水浜，地一濕，瘧疾最容易流行。」

「小伙子，你去買些覆盆子煎茶喝，到澡堂裏出身汗！」當謝爾蓋清早拿着圖樣、書籍出門的時候，守門人在後面追上來對他說。

「不要緊，老伯伯，就會好的！」謝爾蓋搖搖手說。「一倒下去就爬不起來了」。

他一天課也沒有缺。

他臉色很黃，彎着腰，冷得渾身發抖，從第一堂課起到最後一堂都坐在教室裏。有一次他甚至還跟着同學們到石臘廠去參觀。但路上他實在支持不住了，是阿謝耶夫和雅柯夫扶着

他走的。

晚上回到家裏，謝爾蓋幾乎是躺在桌子上畫機器零件的圖樣。等到上牀睡覺，他已經連脫衣服躺下去的力氣都沒有了。

他把皮靴脫了之後，還坐了幾分鐘。他虛弱得頭腦發暈，坐都坐不住，但他還是雙手撐着鋪板，竭力坐得筆直。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只有從謝爾蓋的顫抖的肩頭上，才看出他又在發瘧疾，或者像老守門人說的「打擺子」。

有一次，阿謝耶夫聽見蒙頭躺在牀上的謝爾蓋突然說道：「睡吧，謝爾蓋，睡吧！」聲音很低，但聽得很清楚。

阿謝耶夫分不清謝爾蓋倒底是在說夢話還是說胡話。

老朋友重逢

放假前兩星期，工業學校辦公室的牆上掛出了「暑期回父母家、回親戚家、或去實習」的學生名單。謝爾蓋是一年級生，那一班的學生名單上寫着下列姓名：

- 一、德米特里·阿謝耶夫——烏發城——回父母家。
- 二、瓦西里·維謝里茨基——新比爾斯克省新結列城——去親戚家。
- 三、伊凡·結久新——沙拉普爾城——回父母家。
- 四、尼古拉·才魯特柯夫——維亞特卡省斯洛波特斯克城——去親戚家。

按字母次序一直下去，誰去下諾夫戈洛德，誰去頓河區域，誰去維亞特卡，誰去察里津和沙馬拉，誰去哪裏，——所有的學生都回到父母或親戚家裏。全班只有兩個人由教務委員會派去實習：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去新比爾斯克城的山果夫廠，還有一個學生去喀山火藥廠。謝爾蓋很高興。兩個月前當他終於被批准免費時，他就請求教務委員會派他去實習了。他是最優

秀的學生之一，因此他的請求被接受了。

新的陌生的新比爾斯克城，不知是怎麼樣的山果夫廠，而主要的是將來的實習工作——這一切對謝爾蓋都很有誘惑力，他只有一個願望——快些到廠裏去。誰知道，也許在那個廠裏夏天賺到的錢足夠學年用，那時就不必再去申請助學金了。

離放假還有整整兩個星期，可是學校裏已充滿了動身以前常有的那種忙亂和特別熱鬧的場面。而春天也使人明確地感覺得出來。太陽溫暖地照耀着城市，到處跳躍着陽光：教室的牆壁上、學生的臉上、教師的禮服上，這些嚴厲的、繃着臉的教師也似乎年青開朗得多了。連惡狗似的訓導員都不像以前那樣兇狠地叱責學生了。

教室的窗子都做開着。黑色潮濕的空地發了綠，校園裏年青的樺樹長出了嫩葉。學生都解開了大衣，制帽也推到後腦勺上。

大家談話時第一句總是說：「在我們那裏，夏天……」以後幾乎都是像說故事似的講「我們的大草場裏」夏天會結出多麼大的蘋果和梨，或者「我們的沙馬拉附近」可以釣到多麼肥大的鱸魚。

謝爾蓋也做開了大衣，一邊走一邊吹着愉快的口哨。他已經準備坐船到新比爾斯克去了，忽然意外地接到了烏爾祖姆來的一封信，裏面還附來了回家的路費。信是波爾納寫的。謝爾蓋把信一連讀了兩遍，但總弄不懂路費到底是誰給的：是波爾納自己終於又想起了他，還是慈善

家老闆們又心血來潮要救濟「孤兒」了呢？

謝爾蓋已在思想上準備好了到新比爾斯克去實習，忽然又發生了這個變化！他甚至不知道怎麼辦——到哪裏去好？回烏爾祖姆呢還是去實習？但決定並不需要很久的時間。

學監希洛柯夫給他解釋，他既是孤兒院撫養的孩子，那麼在成年之前他是沒有權利不通知孤兒院負責人而自由行動的。既然寄來了錢——就得去。於是謝爾蓋就動身了。

從喀山到烏爾祖姆去，最便宜的走法是乘輪船。

誰也沒有送謝爾蓋到碼頭上——和他同住的同學都早一天回家去了。

他手裏提着一隻小筐子，費了很大力氣才從一大堆送行的人羣中擠上了船。走的人很多，沒行的也不少。離開船只剩半小時了。四等統艙又低又暗，悶熱得像監牢裏一樣，到處堆滿了包袱、箱子和木桶。

吃奶的嬰孩在啼哭，母親們用疲倦的聲音叫着催他們入睡。

一個頭髮灰白的少年坐在一隻裏面東西裝得不平的髒麻袋上，胆怯地輕輕彈着三絃琴。

謝爾蓋在艙房裏默了不久。他又挾起自己的小筐子到下層甲板上去。這裏也是又髒又鬧，可是離水近些，而且總算在露天。

不久輪船就開動了。謝爾蓋走到船舷邊上，俯身看着骯髒的喀山碼頭和嘈雜的人羣越離越遠。

這是他第一次放假回家，他在喀山一共才住了八個月，就覺得好像已有五年沒有回烏爾祖姆了。現在再在那像挑水扁担似的又長又隆起的烏爾祖姆的街上走走，碰到些熟人，到麪房和市民樹林裏去逛逛……一定有趣極了。

這個夏天回了烏爾祖姆，以後恐怕不會再有機會回去了，明年實習，以後就要工作。

謝爾蓋在卡瑪輪船上過一天一夜，始終沒有離開過甲板，連睡覺也是躺在這裏的一些麻袋上，第二天早晨，在索果里吉碼頭上他換乘了去維亞特卡的船。這已經是像自己的輪船一樣了，很乾淨的一艘小輪船，油漆的甲板，船名叫「祖父」。不知什麼道理，維亞特卡輪船的名字都像一家人似的：「父親」、「祖父」、「兒子」、「女兒」、「孫女」，甚至還有一艘船叫「姨母」。

謝爾蓋坐在板凳上，感覺自己幾乎是在家裏了。

熟悉的碼頭：維亞特卡、果爾吉、阿爾該士、舒爾瑪，一個個從眼前過去。從舒爾瑪到烏爾祖姆只有三十俄里，那裏就是俄羅斯杜列克和崔波奇吉諾了。

船一離開俄羅斯杜列克，謝爾蓋的心就跳了起來——他真太想回到烏爾祖姆了，恨不得跳下船沿河岸跑回家去。笨拙的「祖父」號走得實在太慢。

到崔波奇吉諾碼頭，謝爾蓋該下船了。和他一起上岸的共有八個乘客——崔波奇吉諾村的五個男人、兩個老太婆和一個麻面的瘦修士，他手裏提着一個募捐箱，裏面的銅幣叮噠作響。

修士募捐是爲了造教堂。

碼頭正對面孤零零地聳立着一座山，山頂上有一張白色的小板凳，山坡上長着白樺樹和榛林。山脚下有一座破敗的老教堂，拿着募捐箱的那個修士像兵士一樣揮着兩手，向着教堂走去。

從碼頭到烏爾祖姆走大路是十二俄里，可是還有一條小路，路上有水淹的草地，但要近一半。

謝爾蓋爬上山去，然後一口氣跑下山。他肩上背着小筐子穿過草地，筐子裏面放的是幾件衣服，一塊肥皂、一條毛巾，筐底上放着頭等獎品——技術書籍和上面寫着「成績優良，品行端正，特此嘉獎」的獎狀。

獎狀的紙厚實而光滑，上面印着國徽和金邊。

走到兵士樹林，謝爾蓋加快了脚步，這裏已是城郊，喀山街也望得見了。這時謝爾蓋忍不住了他撒腿跑起來，直到兵營附近才停住沉思了一下。

「現在到哪兒去呢——孤兒院還是祖家裏？」

路費總算是孤兒院寄來的，——那是說，他還是孤兒院的孩子，應該到孤兒院去。可是又怎能不先回家看看祖母和姊妹們呢？

謝爾蓋遲疑了一會就向波爾斯托瓦洛夫街走去，他走在街道上，一面貪婪地望着四週圍。

一年來這兒的變化不大，但就是最不顯著的變化他也清楚地看得出來。

謝爾蓋剛一轉到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立刻就看見市立學校的房頂漆着綠的顏色，雜貨鋪老闆娘留德米拉·瓦西里耶夫娜房子週圍已經傾斜的破板牆也修好了，並用新的柱子支起來。但祖母的小房子却一點也沒有變，只是下面地窖的窗子破了，——一定是孩子們從街上拋石子打碎的。

祖母坐在窗口，鼻子尖上架着老花眼鏡在縫補衣服。小妹妹麗莎坐在桌旁讀書。她第一個看見謝爾蓋，嚷道：

「呢，奶奶，你看誰來了！」

祖母摘下眼鏡，注視了一下孫兒就哭起來，她拉了一張凳子讓他在自己的面前坐下，然後開始不慌不忙地告訴他所有的消息。

謝爾蓋從她那裏知道，他的姐姐阿紐塔幾天前到顯卡爾卡村一個女朋友家裏去了，她已經畢了業，到秋天就要在鄉下教孩子。

關於自己，祖母差不多什麼也沒有講。

「我有什麼事可講的？快九十歲了。眼睛也快看不見啦。把麗莎撫養成成人我也就可以死啦。謝遼仁卡，對你，我也不必操心。你出頭的日子也快了。」

老太太拿起謝爾蓋的釘着技術學校徽章的制帽，拍去上面的灰塵，又放回了原來的地方。

『要好好地禱告禱告，——這是上帝賜你上學的。』祖母補充說，但謝爾蓋只對她笑了笑。

謝爾蓋在家裏坐了半小時，就到孤兒院去，他答應黃昏時再回家來，順路他還到另半邊屋子——沙瑪爾采夫家去看了看，但沙尼亞不在家，他划船去了。

波爾納親切地接待謝爾蓋，這次甚至和他握了握手，像對平等地位的人一般。

『你住在孤兒院就像在家裏一樣，男孩子的寢室裏已經給你安排好了地方。』

謝爾蓋和孤兒院的孩子們在一起覺得有些不自然，和他同年的孩子們都不見了。原來，瓦西卡·諾沃高多夫已經成了皮靴匠，紅頭髮的巴斯卡當了木匠，娜塔莎·柯茲洛娃領官費在復活街上的中學讀書，小靜卡甯猩紅熱死掉了。剛進孤兒院的一些陌生的新孩子都注視着謝爾蓋，他聽見一個孩子把頭伸到窗外對院子裏喊道：

『有一個陌生的叔叔到我們這兒來住了。』

這個『叔叔』却覺得和這些小孩子住在一個房間裏很不自然，甚至有些滑稽。他去向波爾納說，他想住在波爾斯托瓦洛夫街的家裏，而吃飯，如果可以的話，他就到孤兒院來，波爾納想了一下，搔了搔眉毛，打了個呵欠——同意了。

傍晚，謝爾蓋又回波爾斯托瓦洛夫街去。復活街上的小鋪子和糧食店都在打烊，店員把沉重的木板裝在窗子上。有幾家已經上了燈。在布伊斯克街和復活街的轉角上有四個赤足的男小

孩在嘩啦嘩啦地玩羊躑骨。

留德米拉·瓦西里耶夫娜坐在自己雜貨舖的台階上編織一隻白色的長統毛絨襪。她織這種襪子已經一連織了五年，不知道這種又大又長的厚襪子是誰穿的。

這一次沙尼亞在家了。

一年來他長得更高了，差不多比謝爾蓋高出兩個頭。他已在實業學校畢業，可是還穿着制服——捨不得脫下來。

「唔，謝利卡，怎麼樣，你喜歡喀山嗎？」沙尼亞馬上問道。

「怎麼不喜歡呢？城又大又美麗。單是學校恐怕就有一百所，」謝爾蓋說。

沙尼亞不相信地搖搖頭。他記起自己以前從維亞特卡回來時也講過許多虛構的事。想來謝爾蓋一定也有些誇大。

「唔，喀山工業學校的功課難吧？」

「怎麼說呢……難並不算難，工作倒是夠多的。十二門功課。」
兩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

「你還不刮臉嗎？」沙尼亞看見了謝爾蓋上唇的一撮黑髭，問道。

「不刮，我想把髭鬚和鬍子留起來，」謝爾蓋回答，說着笑了起來。

這樣談話是繼續不下去了。最後謝爾蓋站起來說：

「怎麼樣，我們倆去洗澡吧？……像過去做的一樣！」
於是這兩個從小在一起的同伴就到烏爾祖姆卡河去了。

親愛的沙尼亞隔一會兒偷偷地看謝爾蓋一眼，怎麼也猜不透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真的，謝爾蓋變得奇怪而且不可理解了，又像愛思索，又像很嚴肅，也許，他是故意裝成這副正經樣子的，」沙尼亞和老朋友一步步往前走，心中這樣暗想。

「喔，我完全忘記了問你——你們那裏學德文嗎？」沙尼亞問。
謝爾蓋搖搖頭。

「哪裏！學校當局認為『加油匠』用不着學德文……」

「不，他沒有誇口，」沙尼亞想道。「既然把自己稱作『加油匠』，那還有什麼牛可吹！」

洗完澡回來快到家的時候，謝爾蓋拉住沙尼亞的手臂輕聲問道：

「你想不到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流放者家裏去嗎？」

「不，不想去，」沙尼亞驚奇地說，「你問這幹嗎？」

「我想和他們認識。明天晚上我們到他們家去看看好不好？」

「好吧，可以去看看。不管怎麼樣，我還有個先生德米特利·斯比利多諾維奇·瑪夫洛瑪地在那裏呢，」沙尼亞回答。

「造反的人」

城中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波爾斯托瓦洛夫街盡頭山脚下那所破舊的平房。

這所房子屬於一個官吏的寡妻，老太婆安娜·巴夫洛夫娜，它有三個小房間，裏面住着被流放的政治犯，城裏的人叫他們「造反的」。他們一共九人，大家友愛地過着集體生活。

這羣青年中間年紀最大的是羅斯托夫工廠的工人左特金，他三十歲，高身材，有些駝背，長鬍子。他愛開玩笑，給山脚下的小房子取了個綽號：「諾亞的方舟」。

這些青年——大學生、工人，都是被沙皇政府放逐到這兒來的：有的是爲了參加工人的地下組織，有的則是爲了參加罷工委員會或者遊行。他們從俄國各地被流放到烏爾祖姆。這裏有兩個波蘭人，兩個拉脫維亞人，一個烏克蘭人，一個希臘人和三個俄羅斯人。

他們都是被押送來的。

不管什麼天氣，炎熱或是下雨，他們都沿着大路和鄉下的小徑步行，一直到看見烏爾祖姆

● 聖經故事，世界發生洪水時，諾亞乘了方舟得免於難。

卡河畔的綠色的小山城烏爾祖姆爲止。

這是他們艱苦地長途跋涉之後第一個長期停留站，一路上他們都是在客店裏過夜的。

從黎明到夜晚他們一隊人都在路上行走。押送的兵在兩旁騎着馬催促掉隊的人。

流放者並不總是直接來到流放地的。德米特利·斯比利多諾維奇·瑪夫洛瑪地從耶衣斯克到烏爾祖姆，在路上走了兩個半月，這段路一般只要五天就夠了。

瑪夫洛瑪地被帶領着繞了一個大圈子：從耶衣斯克到羅斯托夫，經過沙馬拉、喀山、烏發、切里雅賓斯克、葉卡吉林堡、維亞特卡、諾林斯克，最後才到烏爾祖姆。政治犯每到一個城市就得等待和他們同路的流放者。

有的時候他們要在轉送的監獄裏耽擱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星期以上。這些監獄稱爲轉送監獄就因爲犯人是通過它們運送的。

放逐到烏爾祖姆來的流放者還不算多。到維亞特卡的就多了，到沃洛格達、阿漢格爾斯克和梅津去的更多。至於西伯利亞那就更不用說了。

那裏有許多地方都是供流放者居住的。

當「被警察押送的流放者」到達目的地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去見警察局長，他把他們像物品一樣照單點收下來，並且立刻向他們宣佈他們應該遵守的一切規則。

規則是這樣的：每個月到警察局報到兩次，不許離城五俄里以外，主要的是不准作政治活

動，不許和當地居民來往。

流放者供職和教書是絕對禁止的。

政治犯唯一能作的只有：墾荒，當石匠和木匠。在偏僻的西伯利亞有些地方，流放者要不餓死就祇能去作僱農。

政治犯想各種辦法賺點錢。斯普路傑兄弟在烏爾祖姆種了菜園。他們是這兒首先種黃瓜和蕃茄的人。全體吃自己菜園裏的蔬菜，而且還出賣一部份。

工人左特金到烏爾祖姆卡河去捉魚，這也是一種貼補。瑪夫洛瑪地給人補習功課，幫助孩子們投考實業學校和中學，按照法令這是不准許的，可是因為城裏受過教育的人不多，警察局對這一點也就不太認真了。

政治犯像一個親密的大家庭似的生活在一起——甚至在放逐中他們還和外面自由的同志們保持着聯繫，這種聯繫是由通信來維持的，爲了避免警察檢查，信件都由可靠的人傳遞。

每個城市甚至鄉村，都有人——工人、教員、大學生——不怕警察公開或暗地的監視，設法幫助流放者。

他們走過田野、樹林和沼澤，傳送藏在皮靴、襯衫或是縫在衣裳裏子內的信件、小冊子和祕密報紙。政治犯在放逐中也繼續自己的事業。他們在遙遠的邊區仍舊進行革命工作。而對沙皇和憲兵不滿的人到處都有，就是在最荒僻的角落裏也有不少。

沙皇和他的憲兵們的算盤打錯了，他們每年都從首都和其他城市放逐許多「危險份子」，但各城市裏的革命者人數並不因此減少，反而更多了。邊區的革命者也越來越多，流放者把自己的書、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歌曲都帶到窮鄉僻壤來了。

山脚下的小房子

當謝爾蓋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就在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的這所小破房子旁邊跑過不知多少次了，每次他都想從窗子裏看看這些與烏爾祖姆人不同的奇怪的人們是如何生活的。

而現在，他像客人一樣走上了台階。

從敞開的窗子裏可以聽見有人在拉提琴。

謝爾蓋和沙尼亞敲了敲門。

「開着哪，」裏面喊道。「請進來！」

他們推開門，走過小小的門洞，進了房間。有三個人坐在桌旁，桌子上面鋪着粗桌布，放着茶炊，還有一個人面向窗子站着，身子微微地搖動着在拉提琴。

「這位就是瑪夫洛瑪地，」沙尼亞向拉提琴的點點頭低聲說，接着就大聲說道：「晚安，德米特利·斯比利多諾維奇！我和朋友來看您來了。」

瑪夫洛瑪地並不把下巴從提琴上抬起來，他笑了笑回答說：

「啊，沙尼亞！請坐，我馬上就好。」

一個高身材、寬肩膀、亞麻色鬚髮的人從座位上站起來。

「我們認識認識吧，我是弗蘭茨·斯普路傑。」他自我介紹說，緊緊地握了握孩子們的手。

「赫里斯托佛爾·斯普路傑，」另外一個人說，他的頭髮也是亞麻色，不過他有鬚鬚，這是弗蘭茨的哥哥。

一個短髮的年青女人，波蘭姑娘瑪麗亞，給客人倒了茶，把一碟子空心圓餅放在他們兩人面前。「生活很苦，」謝爾蓋四面看了一下，暗想道。

房間裏除了靠牆放着的三張窄鐵床之外什麼傢具也沒有。自己釘的木架上放着許多書。窗與窗中間的牆上掛着一張用圖畫墨水畫的普希金像。

「你今天奏的是什麼曲子，德米特利？」當瑪夫洛瑪地放下提琴時，女人問他。

「費皮赫的詩。」

「我以爲你又在練習呢。」大斯普路傑笑着說，露出大的白牙齒。

「如果是演奏練習，那我早就跑了，」小斯普路傑響應說。

瑪夫洛瑪地不管他們開玩笑，在桌旁坐下，喝了一口茶，問沙尼亞說：

「成績怎麼樣？三角追上了嗎？」

「現在還有什麼追的？」沙尼亞說，「我已經在實業學校畢業了。」

「啊，恭喜你，你的朋友在哪兒讀書？」

「喀山，初等技術學校，」謝爾蓋回答。

「喀山？」

於是談話就活躍起來。流放者開始問謝爾蓋關於學校、城市以及喀山的一切。

不久工人左特金捉魚回來了。他帶着一隻桶，把它放在瑪麗亞面前，桶裏的魚在跳躍着。

謝爾蓋和沙尼亞往桶裏看了看：那裏有一條大魚和許多各種各樣的小魚。佔地方最多的是那條盤成一圈的大梭魚。

「明天我們有魚做的魚湯喝了，」弗蘭茨·斯普路傑高興地搓着手說。

「魚湯還有肉做的？」赫里斯托佛爾·斯普路傑加以修正道，「魚湯當然是魚做的。」

大家都笑起來，笑聲最大的是弗蘭茨·斯普路傑。

「他們人很好，很愉快，」謝爾蓋想道。

他已感覺到在這兒像在家裏一樣。聽他們講得有趣，他也想談話、說笑了。沙尼亞奇怪地看着他，自己却一聲不響地喝茶。

「這傢伙變得這樣愛說話啦！」他心裏想。

謝爾蓋和沙尼亞從流放者那裏出來時已經很晚了。

「常常來吧，」弗蘭茨·斯普路傑邀請他們。

「來玩，來玩，孩子們，」左特金親切地說。

從流放者那裏回來，謝爾蓋一路上吹着快樂的口哨，而旁邊的沙尼亞却很不高興，綑起了臉。

他們回到家中很快吃完晚飯，就上倉房去睡覺。沙尼亞夏天回來過暑假總是住在那裏。那裏放着一張大木床、一張小桌子和一條凳子。倉房角裏堆着一堆缺腿的椅子、破鍋、破盆以及各種不能用的家庭用具。

沙尼亞點上臘燭，在桌旁坐下看書。

「你看什麼書？」謝爾蓋問。

「別管我，」沙尼亞搖搖手說。

他的臉色很不愉快。

「你爲什麼不高興？」

「走開！」

可是過了一分鐘，沙尼亞主動地和謝爾蓋說起話來，告訴他自己心裏的疙瘩。

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關於喀山的事，謝爾蓋給自己的老朋友，沙尼亞，一點沒有講，但在流放者那裏却談得那麼起勁。

「別生氣，沙尼亞，我還沒有來得及……等等，夜長得很，我給你講許多的事，」謝爾蓋

安慰沙恩卡說。

兩人躺下熄了燈以後，謝爾蓋一邊打着呵欠，一邊就開始講述自己在喀山的生活和學習。

「在喀山，有沒有人講安德列·柯茹霍夫這本書？」沙尼亞忽然問道。

謝爾蓋第一次聽人提到這本書。

「講什麼的？」

「講革命者。很有趣，我全部看過了，雖然只借到一夜，這是本禁書，我們實業學校裏大家偷偷地傳閱。」

「這本書哪裏借得到？」謝爾蓋興奮地問。「裏面到底講些什麼？」

沙尼亞就開始講給他聽。

他不慌不忙地講得很詳細，可是一說到最有趣的地方，他總要沉默好久，彷彿是在追憶似的。

「後來呢——後來怎麼樣？」謝爾蓋着急地推推同伴。

沙尼亞終於講完了。倉房裏靜了幾分鐘。只聽見老鼠在黑暗的牆角裏走動和吱吱叫的聲音。沙尼亞慢慢睡着了，謝爾蓋突然抬起身子，手撐在枕頭上，好像自言自語地低聲說道：

「這麼說，被絞死了……喂，沙尼亞，安德列的同志們是不是還活着？」

「活着，」沙尼亞朦朧地回答。

過了三天，兩人又到流放者那裏去。

「請給我本書看看，」謝爾蓋幾乎第一句話就向大斯普路傑提出這個要求。

赫里斯托佛爾沉思了一會，對謝爾蓋仔細端詳了一下才說：

「好吧。」

他給了他一張摺成四層的火星報，看來這張報紙已經被人讀過許多次了。這是謝爾蓋拿到手裏的第一張秘密報紙。

「你拿去看看。可是當心不要讓任何人看見。只借給你一夜，」斯普路傑說。

這以後謝爾蓋就再也坐不住了。他想想快回家去把火星報看完。他把報紙藏在襯衫裏面，馬上站起來向主人告辭。

孩子們還沒走到第三座房子，沙尼亞就催促謝爾蓋快走。

「不是對你說過要小心嗎？」他輕輕地對同伴說。「快點！……走快點！」

「你如果不要我們被人家懷疑，就不要咬耳朵，也別跑，」謝爾蓋回答他。「再說你白擔心什麼？街上一個人也沒有！」

是的，街上並沒有人。下着細雨，所以這天晚上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的居民沒有在大門口坐在板凳上聊天。

可是沙尼亞一路上還不斷地側耳傾聽，向四面張望。

每件小事都使得他吃驚：開柵欄門，一扇窗子突然打開，窗口裏探出一個頭來，行人的脚步聲，鄰街上人們的談話……他覺得全城都知道他和謝爾蓋從流放者那裏帶着火星報來了。

離家不遠，他們碰到了警察局長別茲什結維奇，他又矮又胖，挺着胸膛，神氣活現地高視闊步，身子輕輕地搖擺着。兩人互相看了一眼，都同樣想道：「他在身邊走過可是却猜不到……但如果猜到了怎麼辦？」

然而警察局長並沒有看他們，就慢慢走過去了。

終於看到祖母家的柵欄門了。兩個孩子跑進了院子。回到倉房裏，他們就點上臘燭，閃了閃，讀起報來。

祕密的火星報原來這樣！這就是列寧在國外發行的報紙，這就是革命者冒着生命危險祕密運到俄國的報紙。

十六小頁，每頁分成兩欄。紙又薄又透明，像烟捲紙。第一頁的左上角印着：俄國社會民主黨。

右角印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是十二月黨人給普希金的答覆。

謝爾蓋慢慢地翻着輕而沙沙作響的紙，上面所印的標題和普通的不同：「社會生活」，「工廠來信」，「國際評論」，「黨的生活」，「革命鬥爭記事」。

「按着次序看吧，」沙尼亞說。

可是謝爾蓋把報紙從中間翻開，就開始讀第一眼看到的一段。

「人人都在談論五月一日在索爾莫夫發生的事情。那裏發生了什麼事呢？……」

「在五一示威遊行的時候出動了軍隊，遊行羣衆一直走到兵士面前，然後才回過身去，繼續行進。兵士們追上去用槍柄驅散人羣，徒手的工人只好退讓。」

「只有一個同志堅持到底，他手裏的旗幟緊握着不放。『我不是胆小鬼，我決不逃走！』他高舉着紅旗大聲叫道。人人都能看見紅旗上面寫着的大字：『打倒專制！政治自由萬歲！』」

「同志們！你們中間有誰能不佩服這個人的勇氣？他不怕兵士的刺刀，一個人堅決站在自己的崗位上……」

謝爾蓋又翻過幾頁，讀了一段關於官辦的沃特金斯克廠的報導。

「沃特金斯克廠的工人罷工了……維亞特卡的省長親自到沃特金斯克廠去，並從喀山調來了軍隊，工人在一個池塘的堤岸上（這是到他們廠裏去的唯一道路）堆了障礙物，架起了大砲——他們廠裏的產品……」

這一頁上還報導了別齊查城罷工，那裏的工人把特務瑪爾吉年柯痛打了一頓。短評中說：「這是一個好教訓，因為挨打的特務說，現在他可再也不留在別齊查了——他已經第二次挨打，第一次打得輕……」

謝爾蓋把許多工廠來信從頭讀到末尾。

這裏所講的一切都是不久以前——一兩個月以前發生的。

而且這不是發生在遙遠的天涯，而是就在身邊——維亞特卡、尼茲尼、索爾莫夫……

當派往沃特金斯克廠的軍隊從喀山出發時，謝爾蓋還在那裏。

也許當他們匆忙地開往車站去的時候，他曾經在街上碰到他們，當時他連想都沒有想過他們是被趕到那裏去的。

謝爾蓋迅速地、粗略地看過了小字版。看到『革命』、『起義』、『推翻沙皇專制政權』、『人民專政』等在白紙上用黑字印着，真是多奇怪呀。

人們說出這些字句時都得四面瞧瞧，壓低聲音，而現在它們却安詳地從報紙上看着你。

『看下去！』沙尼亞說。

謝爾蓋又翻過幾頁：『農民騷動』。

『波爾塔瓦人談論農民的騷動已有兩個星期了……』

『飢餓的農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白白堆在穀倉裏的大批糧食上。他們拉着車子，請地主或管事的打開穀倉門，把糧食分給他們一部分。遭到拒絕以後，他們才自動打開鎖，裝滿了車子拉回去。』

『……政府要求歸還拿走的糧食，但遭到農民拒絕，於是軍隊奉命開鎗，當場打死三人。』

有一個農民身中二彈並被刺刀刺傷多處，送到波爾塔瓦醫院後幾小時就死了。開鎗之後繼以鞭打。瓦西里耶夫卡也發生了鞭打的事情，找籐條來不及，就抓起夠粗夠長的樹枝打，因此「受懲罰者的皮膚的完整性都被破壞了」（借用醫師的委婉的說法），農民被打得鼻口出血，混身發紫：有的吃到一二百下……」

當謝爾蓋和沙尼亞讀完了火星報的時候，更夫符拉地米爾·伊凡諾維奇已經第二次打着更木巡邏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了。

火星報的最後幾欄裏差不多每一行都是這些字：

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無期……

數不清的人名、城名和處罰年限的無窮盡的名單。

「你看，我們的馬爾梅斯，」沙尼亞得意地用手指點着其中的一行說。「我們的馬爾梅斯居然也有人被流放了。」

「爲了集會紀念五一被流放的，」謝爾蓋說。「六個人。」

「還把他們流放到哪裏去？」沙尼亞驚奇地說。「他們不流放也等於流放了。」

「馬爾梅斯雖然是森林中的貧民窟，可總還算是一個城市，」謝爾蓋回答。「現在一定是把他們趕到最荒僻的地方去了。」

謝爾蓋把報紙折好藏起來，熄了燈。

「睡覺啦？」沙尼亞問道。

謝爾蓋沒有回答，過了一會，他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自言自語：

「星——星——火——火——以——燦——原……」

沙尼亞清早醒來抬頭一看，倉房桌子上的臘燭還點着，好像沒有把它吹滅過似的。

謝爾蓋坐在桌旁，雙手插在頭髮裏，在看火星報。

「喂，你再唸一段吧，」沙尼亞請求說。

「好吧，你聽着。」於是謝爾蓋就把第一版上的文章高聲唸出來。

可是讀到一半，他停下說道：

「這不是社會記事，有點難懂……得自己先看一遍，想一想……」

這篇文章裏有些名字和單字謝爾蓋不懂得。他看了很久，直到祖母來敲倉房的門。

「謝達查，沙尼亞，」她說，「你們到河邊去取點水來，我要洗衣服。」

「就來，奶奶！」謝爾蓋答應她。

他把火星報藏起來，對沙尼亞輕輕說道：

「這篇文章今天晚上得去問問斯普路傑……開頭的時候我們自己看太難了。」

第一個任務

這樣，謝爾蓋和沙尼亞就時常到流放者家裏去了。

有一次，他們在「山脚下的小房子」裏坐得特別晚，喝茶，談天，聽提琴演奏。

這天晚上，謝爾蓋第一次在流放者那裏看見一張印着深藍色字母的怪紙頭，紙質不大好，黃顏色，藍色的字母也不太整齊。謝爾蓋對這張紙頭很感興趣，立刻就問斯普路傑爲什麼這張紙印得那麼怪。

「是手工印的，」斯普路傑回答，然後告訴他這是革命的祕密傳單，用膠版印的。過了一個星期，謝爾蓋和沙尼亞出乎意料地從斯普路傑那裏接到一個重大的任務——試印一批傳單。

「我們試試吧，」謝爾蓋和沙尼亞同聲答道。

「你們得自己做油膏。買些甘油和亞膠，多買些。爲了不致於引起懷疑，你們輪流到藥房去。今天你去，明天他去。切切記住，作這件事必須特別小心，」斯普路傑臨別時說。

「我們一定小心，」謝爾蓋答道。

第二天早晨，謝爾蓋剛一醒來就準備到藥房去買甘油。

「我先去，然後你去，」他對沙尼亞說。

他們約好在復活街上的教堂附近碰頭。

烏爾祖姆只有一家藥房，在復活街上，謝爾蓋幼年時每個星期日從孤兒院回家都是從這藥房門前經過的。

早在進孤兒院以前，他就時常和沙尼亞一起，到那裏去看櫥窗中藍的和紅的圓玻璃瓶了。當母親生病的時候，祖母常到這個藥房來買藥，有幾次是帶他一起來的；他在這兒看見許多貼着黑的貼頭的大磁罐子。

高櫃台後面站着一個穿白色工作服的胖子。他收藥錢。他面前的櫃台上排列着許多藥瓶，瓶上貼着長長的、像尾巴一樣的、有顏色的藥方。藥方的顏色有白的和黃的兩種。

祖母說藥方白的藥可以吃，黃的不能吃——只能搽。顏色不同的藥方是特別爲了不識字的人想出來的，使他們不致於弄錯。藥房老闆在把東西交給買主之前，總把藥瓶裝璜得像洋囡囡似的漂亮，他給藥瓶貼上一條紙尾巴，瓶塞上套一個彩色的小紙套，很像戴上一頂帽子。

謝爾蓋已經很久沒有到這個藥房來了。現在他去買祕密印刷用的甘油。

這天早晨藥房裏沒有人。謝爾蓋環顧了一下藥架子、櫥窗裏的圓玻璃瓶、上面寫着拉丁字的白磁罐子。什麼也沒有改變，一切都和他小時候的情形一樣。

藥房的胖老闆——德國人開勒——從白色的門裏走出來，他沒有穿白的工作服，看樣子剛

剛起床。

藥房老闆透過金邊夾鼻眼鏡嚴厲地看了看顧客，用發音清晰的兩句話問道：

「您買什麼？買多少錢？」

這是他唯一說得正確的兩句話，這同一的問句他每天要說幾十次，問了已經十二年了。

「十五戈比甘油，」謝爾蓋回答。

開勒從藥架上取下一個帶着黃紙套的小瓶，謝爾蓋付了錢，把小瓶放進衣袋，出了藥房，沙尼亞已經在街口上的教堂邊等着他，他們互相使了個眼色，沙尼亞等了幾分鐘就到藥房去了。

「您買什麼？買多少錢？」藥房老闆問他。

「十五戈比甘油。」

謝爾蓋和沙尼亞就這樣每天去買甘油。

一星期後，倉房牆角裏的乾草堆和舊毡子下面已經藏了相當多的小瓶。但謝爾蓋還認爲甘油太少，他要沙尼亞晚上也去藥房。那時開勒由他的助手接班。這是一個禿頭、矮小的人，城裏人都說他好喝酒，和警察交朋友，喜歡吹牛。

老闆兼藥劑師的助手從來不脫掉白的工作服，連到市場上去買胡蘿蔔也都穿在身上，使別人把他當作醫師和學者。

第一天晚上當謝爾蓋到藥房去買十五戈比甘油的時候，藥劑師的助手笑笑，對他眨了眨眼，

「您買甘油作什麼用，小伙子？滋潤皮膚，好讓女孩子歡喜您，是不是？」

「不，我喝甘油滋潤喉嚨，」謝爾蓋鎮靜地回答他。

藥劑師的助手從櫃裏取出一小瓶甘油，一聲不響地遞給了謝爾蓋。

烏爾祖母卡河上的「火星」

謝爾蓋想儘早地開始工作。爲了不弄錯，他向熟識的圖書館女館員借了一本百科全書。

他真高興極了，那本書裏有一篇長文章講做膠版和印刷的方法，文章裏說，做膠版的第一件和主要的事是要有一個高邊的鐵盤。把甘油和亞膠熬成膏倒在這個鐵盤裏，等膏凝固。然後用一種特殊的藍墨水把需要製版的文章寫在一張白紙上，再拿這張紙往已凝固的膏上平鋪。紙上的字就會移到甘油和亞膠熬成的膏上。把白紙放上去就可以一張張印出來。

謝爾蓋和沙尼亞決定向鐵匠定做一個鐵盤，這樣的盤，祖母是有一隻的，但謝爾蓋認爲拿祖母的盤作膠版是件冒險的事。

如果祖母剛巧需要鐵盤而鐵盤不見了，誰拿的？爲什麼拿法？拿了作什麼用？和鄰居們一談論，就可能壞事。同時那個鐵盤也不適用——太小。還是定作一個好。

他們向流放者取得了買鐵盤的錢，晚上就到鐵匠那兒去。他們走出大門時，隣居們已經點上了燈。

「夜遊鬼，你們又要出去逛到天亮了！」祖母瑪拉尼亞嘟囔說。她還把謝爾蓋和沙尼亞當

作小孩子。

可是他們只對她的嘮叨笑了笑，就匆匆上街了。

鐵匠舖子在城外的田野裏，離大道不遠。長在舖子附近的幾株小樹被馬咬光，折斷了。遠遠看去，鐵舖子又像座黑色的小山，又像個煤堆，只有從矮烟肉裏冒出的火星上，才能分辨出這是個鐵舖子。謝爾蓋和沙尼亞走到門前。裏面光綫很暗，只有爐子裏還有最後幾塊煤在燃燒着。留着長鬚的鐵匠坐在門限上抽烟。謝爾蓋在他身旁坐下，和他談了幾句話，就向他定作了一個高邊的中等尺寸的鐵盤。

「你們要的是四面有邊的鐵盤，而不是普通的盤，」鐵匠修正說。「可以，過五天來取。」

「不能早些嗎？」

「不行。」老頭子說完就進去了。

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在等鐵匠作盤的時候，謝爾蓋和沙尼亞並沒有把時間浪費掉。他們把亞膠存起來，找到了寫字用的藍墨水，並且選定了未來的印刷所的地址——院子裏的舊澡房。

一切都準備好了。可是鐵盤還得等三天才能作好，他們決定暫時先作些家事，板棚旁邊有一隻漏水的舊船，底朝天放在那裏。謝爾蓋和沙尼亞把船底上的洞補起來，船舷上塗了樹脂，把生了鏽的藥架用煤油擦乾淨。只剩油漆一下，給它起個名字了。這隻船原來的名字叫做

“Несобушка”（勿忘草）。可是前四個字母已經看不出，只剩下了“Сыра”（崗亭）。

謝爾蓋把整個船身，連這幾個字母也在內，都塗上了一層天藍色的漆，然後像畫圖畫一樣用心地、整齊地寫上了這幾個字母：

Искра

黑字帶紅邊。

船修好後，謝爾蓋從板棚裏拖出木橈，把小船攔上，就和沙尼亞兩人把它推向烏爾祖母卡河裏去。

橈的滑木陷到沙裏，擋着石頭，謝爾蓋用繩子拉着木橈，沙尼亞就在後面推。

在河邊，他們遇見巡官顧爾沙柯夫，他的嗓音非常響，人又矮小，城裏的人都叫他小公雞。

小公雞剛洗完澡走上山去，精神飽滿，一邊扣制服上的領鈎，一邊擦着濕的禿頭。木橈走到他身邊的時候，小公雞停住了脚步，眯上一隻眼睛。

● 火星。

「『火星』，」他讀道。「青年人想出來的名字真好——『火星』！你們應該叫它『微風』或是『朝霞』。『美人』這個名字也不錯，還有『戀人』也可以……」

「我們還是喜歡『火星』，」謝爾蓋說着，把木橈拉到了河邊。

秘密印刷所

鐵盤終於作好了。謝爾蓋和沙尼亞在傍晚的時候到鐵匠那裏去，爲了等天黑以後拿回家來。

但是他們把鐵盤取到了好久，又和鐵匠談了一會話，天還沒有黑。

『我們到溝裏去坐坐吧，』沙尼亞向四週看了看，說道。

他們爬到了生滿雛菊、苦艾和牛蒡的路旁的溝裏坐下，一直等到天空中出現了第一顆星。現在他們可以拿着鐵盤在街上走，而不必擔心哪一個年輕或年老的女人從一家柵欄門中伸出頭來向他們叫喊：

『孩子們，你們是給誰拿的這個新鐵盤，——給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呢還是給瑪拉尼亞·阿夫結耶夫娜？』

一切都很順利。他們走過黑暗的街道時一個人也沒有碰到，把鐵盤拿到了自己的倉房裏。夜間，當家裏的人都睡着之後，他們到院子裏小心地開始在澡房後面挖個坑，把鐵盤埋起來。

一人挖坑，一人守望有沒有人來。但院子裏靜悄悄的，只是從波爾斯托瓦洛夫街盡頭偶而傳來幾聲犬吠聲，再有就是祖母的朋友，更夫符拉地米爾·伊凡諾維奇敲着更木巡邏自己的地段。

把鐵盤埋好，他們鋪上土，把地踩平。

第二天，謝爾蓋和沙尼亞跑到流放者家裏去取傳單原文。

這時候，斯普路傑兄弟正在菜園子裏。赫里斯托佛爾挽起袖子埋馬鈴薯，弗蘭茨蹲着培黃瓜壟。

流放者的房東、老太婆安娜·巴夫洛夫娜也站在那兒談論菜園的事情。

謝爾蓋和沙尼亞在街上走了一會，等她滾開了才招呼赫里斯托佛爾。

他拍掉手掌上的泥土，走出來把他們讓進屋去。

『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謝爾蓋低聲說。『我們來取原文。』

斯普路傑很奇怪。

『已經準備好了？這太好啦！』

他到另一間房裏去，過了幾分鐘拿出一張火星報給他們，上面有一篇用紅鉛筆劃出的文章。他叫他們用印刷體照抄下來，再在膠版上印出。

所以要用印刷體寫，是使憲兵沒法根據字跡查出是誰寫的。

「你們家裏的人知道這件事嗎？」赫里斯托佛爾注意地看着他們兩個人，問道。

謝爾蓋笑了笑，聳聳肩頭。

「您不必擔心，赫里斯托佛爾·伊凡諾維奇：除了我們兩個，任何人也不知道。」

「好！那麼你們就開始吧。不過字要寫得很整齊、清楚，使得勉強認識字母的人也能夠唸。」

「這謝爾蓋能作到！他是畫圖樣的，」沙尼亞說。

「好，」斯普路傑點頭說。「還有一件事你們作得到嗎？」

謝爾蓋和沙尼亞注意地聽着。

「這件事非常要緊。需要鎮靜、小心地去作。後天，星期六夜裏，把傳單散在市場和馬爾梅斯大道上。明白了嗎？」

「明白了，我們能作到！」

這天晚上，低矮的破倉房裏開始了無聲無息的緊張的工作。

門上了倉房門，謝爾蓋和沙尼亞把薄而透明的火星報鋪在自己面前，開始抄寫用紅鉛筆劃出來的那篇文章。

桌上點的臘燭時常發出必剝聲。黃色的臘油慢慢淌到舊的銅燭台上，在倉房的木頭天花板和牆壁上有兩個低着頭的影子晃來晃去。

孩子們輪流用心地抄寫了一夜，直到天亮。當謝爾蓋抄完最後一行時，公鷄已經開始叫第三次了。陽光從倉房的簷縫裏射進來，菜園那邊有牧童在吹笛，主婦把叫着的牛趕到街上去。

兩人把火星報和抄好的紙單藏在牆角乾草和毯子下面，就躺下睡覺。

但在這樣的工作之後還睡得着嗎？……

謝爾蓋和沙尼亞翻來覆去了好久，後來不約而同地開始穿衣服。

「到烏爾祖姆卡河去，好不好？」

「不去上哪兒去呢！」

這一個夏天早晨，從低低的沙岸開到對面滿是露水的草地去的第一隻船，就是「火星」。船上坐着兩個少年。他們輪流划船，嘹亮的歌聲震動了整個河面。誰也不會猜到這兩個少年一夜沒睡，抄寫一件檄文，它的最後一句話是：

「打倒專制！革命萬歲！」

第二夜，兩人搬到舊澡房去做自己的工作。他們把一疊白紙放在一張彎腳的長板凳子上，倒上了甘油和亞膠的鐵盤也擱在那裏。

「好，開始吧！」謝爾蓋說。

他撿起襯衫袖子，把抄上了文章的那張紙小心地鋪在油膏上，可是應該放多久——他却不

知道，而且他也沒有錢。他從一數到十，然後拿着紙邊小心地提起來看了一下。藍色字母很清楚地在膠版上，紙變得又油又重。謝爾蓋把它拿起來，揉成一團扔到了長板凳底下。

「還不錯——可以印。拿紙來！」

於是工作開始了，「的搭」一秒鐘——謝爾蓋就把第一張傳單從膠版上取了下來。深藍色的字母有些像凸出來似的，文章看得很清楚。

謝爾蓋把傳單拿到旁邊看了看，這好像不是傳單，而是一張美麗的圖畫。

「印得很好，是不是？」沙尼亞不斷地重複說，弄得手忙腳亂才來得及遞送白紙。

只看得見謝爾蓋的手肘在動，他把白紙放上，按一下就取下來，——放上去，按一下，取下來。

整座木架的五個格子、兩張洗澡用的破板凳——都擺滿了剛剛印好還沒有乾的傳單。

「也許夠了吧？」沙尼亞說。「沒有地方擺了。」

「不，再印點！得把所有的白紙都印完。」

最後，一張白紙都不剩了，兩人就開始整理，使自己的工作不露痕跡。

他們拾起地板上的紙片，把膠版上的藍字小心地用溫水洗掉，然後拿到院子裏埋在原來的地方。

現在需要完成流放者交給他們的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任務：把傳單散到城裏去。

城市在睡夢中的時候

「好，我們準備出發吧！先上市場，然後到馬爾梅斯大道去。」

他們匆忙地把傳單塞在衣袋裏，藏在胸前。襯衫向前突出，衣袋也裝得滿滿的。可是傳單還留下很多。謝爾蓋往皮靴筒裏塞了二十來張，襯衫袖口中也塞了二十來張。這是最後幾張傳單。

然後，謝爾蓋和沙尼亞就滅了臘燭，小心地走出倉房，在院子裏站了一會，聽聽有人來沒有。

不，沒有脚步声，夜又黑又熱，蟋蟀在草裏叫。

孩子們躡着脚步，小心地經過院子走上街去。

望樓上的鐘敲了十二下，烏爾祖姆全城都睡了。家家的窗子都漆黑。波爾斯托瓦洛夫街口上的燈早已熄了——夏天它熄得早。

謝爾蓋和沙尼亞向着市場走去。教堂到了，教堂後面就是黑黝黝的廣場。他們彎下身子向空的木櫃台跑過去：每逢市集的日子，趕集的農民都把自己的鄉下土產——一罐罐的牛奶和一

筐筐的雞蛋擺在這上面。

兩人一聲不響，迅速地把傳單散發在各櫃台上。

廣場上很靜，祇有馬兒嚼碎東西的聲音和氣息從各方面傳過來。這是卸了車的馬在吃乾草，離他們不遠停放着車轆高高舉起的大車。大車上下都睡着隔夜就來趕集的農民。

偶而有一匹馬發驚，舉起蹄子踢土地，嘶叫起來。

「見鬼！……」車底下有人在睡夢中叫罵。車上的人翻身坐起來。

謝爾蓋和沙尼亞立刻躲到櫃台下面，聽清沒有動靜，然後再開始工作。

不久，所有的櫃台上面都有了白紙傳單。

「好，夠了，」謝爾蓋輕輕地說，「現在我們快到馬爾梅斯大道去吧。」

他們趕緊跑去。馬爾梅斯大道離得相當遠，而這件工作又必須在天亮前完成。

謝爾蓋在一座圍着高柵欄，有一扇鏤空鐵門的房子前停下來。他從衣袋裏摸出幾張傳單，迅速地隔着高柵欄扔進了花園。沙尼亞吃了一驚，趕忙拉住他的手。原來這是警察局長的住宅。

「快跑，」

謝爾蓋推了沙尼亞一下，兩人就飛快向前跑去了。

他們跑過了那條街，謝爾蓋低聲說：

「讓他們知道革命者夜裏是不睡覺的。」

在城市的公園附近，孩子們脫下皮靴涉過烏爾祖姆卡河，河對岸就是馬爾梅斯大道，大道兩旁是黑壓壓的樹林。

謝爾蓋和沙尼亞剛走上大道，後面突然響起了一陣刺耳的短促的口哨聲。

這哨聲好像就在跟前，謝爾蓋和沙尼亞沒命地奔進樹林去。在樹林裏可以躲避追趕的人。第一聲哨聲之後緊跟着又響了第二聲，比第一聲更尖厲，此後一切復歸寂靜了。

「等一等，」謝爾蓋叫住沙尼亞。「往哪兒跑？得把傳單散發了。」

「對，」沙尼亞喘息着說。

他們沿着大道走去，把傳單這裏那裏地散在各處：道旁小樹林裏，大路兩邊。半小時後，所有的傳單都散發完了。

「我們走別條路回去吧，」謝爾蓋提議，「鬼知道那是誰吹的口哨。一定是警笛，也許他們守在渡口……」

他牢牢記住了斯普路傑要他特別小心的叮囑。

這條路上有泥沼，白霧低低地籠罩着地面，很難看清楚小路，只得猜摸着從一座小丘爬到另一座小丘上去。他們幾次三番跌進寒冷的水潭，松枝打着他們的臉。

「不要緊。到家就可以乾了，」謝爾蓋鼓勵着同伴。

沙尼亞不斷地喘氣，就像揹着重負似的。

天漸漸亮了，他們又濕又累回到家裏，但是對自己的工作很滿意。在倉房裏他們貪婪地吃掉了祖母給他們準備好的麵包，喝了一罐牛奶。然後把濕衣服掛起來，就躺到床上。可是已經沒有時間好睡，早晨開始了。

祖母瑪拉尼亞第一個把傳單散滿全城的消息帶到了波爾斯托瓦洛夫街。她剛剛從市場上回來——嚇壞了，甚至有些生氣。黑頭巾歪在一邊，她不斷地喘息着。

「老天爺，」她講道，「我上市場去，打算買半個豬頭和豬腿凍着過節。那兒真像個監牢一樣。到處是警察、巡官，亂哄哄鬧成一片，警笛直吹，不知找什麼傳單，聽說昨天夜裏流放的大學生到城裏發傳單，上面寫着反對沙皇的話。這些傳單到處都是！馬爾梅斯大道、市場、城裏各處都有……這還不算！符拉地米爾·伊凡諾維奇說，警察局長家的亭子裏也找到一大堆，老天爺——真是不怕死的好漢！……」

謝爾蓋和沙尼亞對看一眼，大笑了起來。

「有什麼好笑？這麼開心？人家爲了這些傳單充軍充到西伯利亞，你們還要笑！……」

老太太還嘮叨了很久，她作夢也想不到，這些「不怕死的好漢」就是她的孫兒謝遼查和沙瑪爾采夫家的沙恩卡，而祕密印刷所就埋在她的院子裏，澡房的後面。

這一天謝爾蓋覺得像考試剛過去一樣的輕鬆愉快。

他看見綽號叫小公雞的警官戴着一頂非常大的制帽，手扶着馬刀從他們家門前跑過去，小公雞的後面是高身材、紅鬍子的活剝皮，後面還有一個胖警官氣喘喘地跟着跑過去。他們過去後十分鐘，警察局長乘着一輛輕便馬車奔馳而過，在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掀起了一陣塵土。

「手忙腳亂了！」謝遼查微笑着說，「可是晚了！現在我們的傳單早已週遊全城了。」
城裏各處——街上、家裏、店舖裏、河上都在談論傳單的事，都以爲這是流放者幹的。人人都在低聲談論，驚嘆，搖頭，作手勢。

謝爾蓋和沙尼亞到街上去傾聽別人談話，暗地裏好笑。他們很想跑到波爾斯托瓦洛夫街盡頭流放者家裏去探聽探聽消息，但這是完全不可以的，至少在這三四天之內。

晚上，和往常星期六一樣，烏爾祖姆的居民都在自己院子的澡房裏燒水洗澡，這個星期六雖然亂得很，他們也沒有破壞這種習慣。

祖母瑪拉尼亞也燒水，謝爾蓋和自己的同伴提水，提了一桶又一桶。祖母終於說他們了：

「你們要把河水淘乾了。給別人留點！」

這天孩子們很興奮，他們覺得不僅能把河水淘乾，就是海洋也淘得乾。

深夜，當家人都洗好澡、輪到他們的時候，謝爾蓋真是高興得沒法自制。他一連向爐子潑了幾桶水，燒熱了的石頭爐壁發出嘩嘩的聲音，爐子裏冒出一股濃白的熱氣。

「夠了！已經夠熱了！你瘋啦？」沙尼亞叫道，他被蒸氣裹在中間，人也看不見了。

「熱——是嗎？」謝爾蓋問他，往沙尼亞腳上潑了一桶冷水。

「謝利卡，小鬼！」沙尼亞大聲叫起來。

他頭上擦着肥皂坐在長凳上，面上顯出生氣的樣子。

「凍了嗎，沙涅奇卡？來，我用掃帚給你烤烤！」

謝爾蓋從長凳上拿起蓬鬆的樺樹葉掃帚向沙尼亞投去，但沙尼亞已拿起一桶冷水向謝爾蓋兜頭澆下去。

「這回你可不用想我饒你了！」

沙尼亞可真吓壞了。他蜷縮在長凳上，舉起空桶當盾牌遮住了自己，肥皂沫刺痛着眼睛，而手邊又沒有水，他作了個鬼臉，謝爾蓋覺得很好笑。

他坐在對面的長凳上，向沙恩卡伸出手來，說：

「好，算了吧！咱們講和！」

沙尼亞把空桶放在地板上，用謝遼查水桶裏的水洗了洗眼睛。和好之後，兩人就爬到架子上去互相擦背。

可是他們很久還不能安靜下來。

● 用掃帚拍打身體各部，使皮膚發紅，出大汗。

夜間，祖母到院子裏來，看看孩子們是不是忘掉熄滅澡房的燈。窗子裏還亮着燈光。

祖母走到澡房邊，忽然聽見裏面在唱：

人爲財死！

人爲財死！

魔鬼在那兒指揮舞會……

祖母立刻就聽出了謝爾蓋宏亮的聲音。這是他在唱，他的同伴用嘶啞的男低音和着……

指揮舞會，指揮舞會，指揮舞會……

祖母往窗裏看了看，擺了擺手現出沒辦法的樣子。

他們兩人坐在木架上齊聲唱歌，一邊用拳頭敲着桶底。

魔鬼在那兒指揮舞會

「夜裏還唱這種歌，而且還在澡房裏，呸！」祖母唾了一口吐沫，敲了敲窗子。

「去睡吧，夜遊鬼！」

過了幾分鐘澡房的燈就熄了，兩個人影迅速地跑過院子，倉房門關上了。

這天夜裏，謝爾蓋和沙尼亞睡得像死人似的。

整個夏天都很熱，到了八月半，陽光仍舊燙人。蘋果剛熟，謝爾蓋就準備回喀山了，工業學校八月十五日開學。

動身前夜，已經相當晚了，謝爾蓋到流放者家裏去告別，他在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遠遠地就看見小房的窗子中還沒有燈光。

「也許，他們都坐在院子裏吧？」謝爾蓋想着，走得更近了。

一個人坐在傾斜的矮台階上抽烟。烟捲的火照亮了一小塊白襯衫和一小撮山羊鬍子。這是赫里斯托佛爾·斯普路傑。

「他們捉魚去了……請坐！」他說，身子移動了一下。

謝爾蓋在台階上坐下。

「我明天要走了，現在是來告別的。」

「那麼你坐一會，他們大概快回來了。抽烟嗎？」

兩個人抽起烟來。

萬籟無聲，小聲說一句話，整條街都聽得見。

在波爾斯托瓦洛夫街的那邊盡頭，舊教徒普洛尼卡門前的板凳上坐着一個人在低聲唱歌，歌詞有些感傷，調子像唸經似的。

夜深沉，

人寂靜。

星閃爍，

滿蒼穹。

不久，歌聲就停了。

各家的燈火逐漸熄滅，變得更靜、更黑了。謝爾蓋開始覺得他好像是和一個同路的旅伴並排坐在田野中。黑暗中，鄰居的小房子望上去好像乾草堆。

「寂靜的小城，」斯普路傑說，「我們到這裏已經第三年了。」

「以前你們住在哪裏？」

「俄國是偉大的，我哪裏沒有到過……到過彼得堡、莫斯科、頓河、烏拉爾，也到過喀山……」

「喀山是個很好的城市，是不是？」謝爾蓋問。

「城不壞，而且那裏的人也很好。現在我還有一個同志在那裏，他是大學生。也許，你可以去看看他嗎？他那裏經常有很多人集會——大學生、中學生、工人……」

「非常高興！……」謝爾蓋趕緊說，「可是他們怎麼會……」

「怎麼他們！你只要對他們說是赫里斯托佛爾派你來的，他們就會把你當作一個老朋友來接待。」

斯普路傑湊在謝爾蓋耳邊說：

「你既然印過傳單，又在夜裏發過傳單，就可以介紹你……不過注意——不要忘記這一點：在我們的事業中必須……必須……這用三言兩語怎麼說呢？必須有一顆火熱的心，一副冷靜的頭腦！」

在喀山的最後一年

一九〇三年，謝爾蓋開始在克利斯托夫尼柯夫工廠中實習，這就是他在喀山求學第一年到過的那個工廠。

現在，充滿了碱水和不新鮮羊脂的難聞氣味的工房裏艱苦、悲慘的生活，他已經不是只從阿吉美奇的口中聽到，也不是路過一樣的順便看到了。

工人在酸液缸和熬那著名喀山肥皂的沸騰的鐵鍋旁邊，要一連工作十一小時。

克利斯托夫尼柯夫工廠裏有許多韃靼人工作。謝爾蓋看到混身是汗的韃靼人扛着裝有柏油一樣的東西的大木桶。幾普特●重的木桶在扁担上搖來晃去，扁担深深地陷入挑桶工人的肩頭。有時他們一天要扛三四百普特之多。

這些工人都是一樣高矮——年青力壯的小伙子。危險的工作——把酸液從大瓶倒進缸裏去也是韃靼人作的。他們的手上和腳上都有瘡口和灼傷。做這樣危險的工作，一個月的工資祇有

●一普特等於十六·三八公斤。

八個準十八個盧布，而工作却得整天整夜地幹。

當謝爾蓋穿着油膩的工作服疲倦地回家，換上衣服坐到桌旁畫學校圖樣的時候，耳朵裏還是響着鍋爐房的轟鳴、絞盤的軋軋聲、老師傅的咒罵和韃靼搬運工人有氣無力的喊叫。

謝爾蓋工作到深夜，在白紙上畫出改良機器、鍋爐和動力機的圖樣。他一邊畫一邊想着克利斯托夫尼柯夫工廠裏骯髒、悶氣的工房，那裏這樣的鍋爐和動力機連影子都沒有，工作的方式還是跟五十年前工廠剛建立的時候一樣。

謝爾蓋看夠了工人的像囚犯似的生活，那一年就給烏爾祖姆寫了這樣一封信：

「……例如，這兒有一家克利斯托夫尼柯夫工廠（你們都知道克利斯托夫尼柯夫臘燭），工人在這工廠裏日夜工作，整年沒有一天休息的日子，你如果問他們爲什麼節日還工作，他們就回答你：「只要一天不做工，油脂就會凝固，重新燒熱要花五十盧布，甚至一百盧布。」但是你想想，一個老闆損失一百盧布又算得了什麼呢？九牛拔一毛罷了。假如仔細想一想就會想到：爲什麼有的人什麼也不做，坐着享福，有的人却毫不休息還要生活在可怕的貧困中？你說爲什麼會這樣？……」

謝爾蓋寫這封信的時候才十七歲，他睜大了眼睛觀察四週圍的事物，他看到了很多。不合理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全國好像一個火藥庫，周圍滿佈了燃燒着的導火綫網，那時已經快到一九〇五年，各地相

繼爆發了罷工。

暗地裏傳說軍隊不穩。陸軍和海軍中發現傳單，顯然，下級對於挨耳刮子和操練已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了。

牢獄的監房都滿着，本來住一個人的關了兩個人。「造反的人」一年比一年多起來。他們到處都是——工廠裏、軍隊裏、青年大學生中間。傳單、宣言、祕密集會和街上的公開示威都發出了對沙皇專制政權作鬥爭的號召。

整個沙皇俄國是這樣，喀山也是這樣。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全城張貼並散發了傳單。阿拉弗左夫工廠、克列斯托夫尼柯夫工廠、斯維斯尼柯夫工廠、火藥廠以及啤酒廠都有傳單發現，傳單也飛進了小工場和印刷廠裏。

甚至離城十五俄里的古白杜林毛織廠裏也發現了傳單。傳單用俄文與韃靼文印成，上面說：

……讓我們團結起來——加入工人戰士的大家庭，我們這個大家庭叫做俄國社會民主黨。

我們，覺悟了的喀山工人，已經加入了這個黨，我們號召我們所有的同志們和我們團結起來，同志們，請好好地考慮，組成互助會、小組、聯合會，向我們伸出自己

起着老薩的兄弟的手，和一切被壓迫者被侮辱者一起勇敢地前進，向壓迫、掠奪我們的強盜作鬥爭。

木樁上、房屋上、柵欄上都貼着這種傳單。

中午十二時左右，警察出動到全城各處去撕傳單，可是傳單貼得非常結實，不容易撕下。警察用刺刀把傳單從牆上刮下來。他們身邊有許多韃靼孩子轉來轉去，這些孩子把傳單拾起來發給人們，彷彿是送最平常的日報一樣。警察不知道先作什麼好：捉孩子呢，還是刮牆上的傳單。

幾乎每個月警察都要在城中這一區或那一區驅散示威的羣衆。

十月二十六日，喀山一個被捕的大學生社會民主黨員西蒙諾夫死了。他在監獄裏住了兩個月，在精神病院住了四個月。精神病院比監獄還要壞，故意把這個大學生放在住着精神病最嚴重的那部份。不許他散步，連醫院的院子裏都不許去。他呼吸了四個月窒息的空氣，他又是有肺病的人。

他躺在醫院裏，誰也不給他醫治。醫生連望都不望他，但是憲兵和暗探却每天不斷地到他的房間來。他們企圖從半死的西蒙諾夫口中探聽和他共同參加革命組織的人們的姓名。

西蒙諾夫就這樣死了。

大學生和工人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遊行來回答這一殘害的暴行。他們抬着紅的花圈，唱着革命歌曲送西蒙諾夫到墓地去。過了幾天，十一月五日，喀山大學校慶日，又舉行了紀念西蒙諾夫的第二次大遊行，規模之大在喀山是空前的。警察揮着鞭子驅散大學生和工人。有三十個大學生被捕。

工業學校學生也和其他青年學生一起參加了十一月五日的大遊行。

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以後，喀山的青年很久還不能安靜下來。他們不斷地在大學的課堂中和私人家裏集會。

在工廠裏，社會民主黨員大學生領導的祕密地下小組一天比一天多了。

赫里斯托佛爾·斯普傑傑要謝爾蓋去看的那個大學生也是社會民主黨員，並且是小組長。大家都叫他維克多，不加什麼父稱。他是個純樸而愉快的青年，看了他那沒有鬚子的、像孩子一樣頑皮的臉，你決不會相信他已經是快三十歲的人。只有從以前是藍色現在已褪成了淺藍色的制帽上，才可以看出他是個老學生。

謝爾蓋不常到他那裏去，去了就和他一塊度過一整晚，爭辯、喝茶，回家的時候放在大衣裏帶走許多小冊子、報紙，有時還帶走一本厚書。

有一次，在西蒙諾夫出殯後不久，謝爾蓋到維克多家裏去。

「我正需要你，」維克多說，「也許你可以給我出個主意。」

謝爾蓋坐在坍下去的舊沙發上，維克多抽着煙在房間裏踱來踱去，顯然是在想什麼事。

後來他在謝爾蓋身邊坐下說：

「你聽我說，」他說，「能不能想辦法在你們機械工場裏搞點東西而不讓上頭知道？」

「你的意思是什麼？」謝爾蓋直率地問道，「在你看來，水壓機、雙腳規大概都不會有什麼興趣的……」

維克多大笑起來。

「水壓機固然不是，但也和它差不多。你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們要趕出點東西來。非常之急，份數非常多。用膠版印來不及，你能不能想出個辦法來？找一部小印刷機或是油印機。鉛字我們有——印刷工人已經給我們弄來了。」

謝爾蓋沉思了一會兒。

「怎麼呢，得想辦法！油印機並不太高明。可是比膠版好一點。不過印上二三百張傳單，也就完了……」

「那又有什麼辦法呢？」維克多擺擺手說。「普羅洛姆大街上的吉莫非耶夫印刷所一次也許能印一萬份，但他們不接我們的活……」

「等一等，」謝爾蓋說，「我有辦法了。」

「什麼辦法，說呀！」

「現在我們的機械工場正在修理一件東西，這件東西或許可以利用一下。並不比吉莫非耶夫的差，只是小得多。」

「那真好極了，」維克多站起來說。

謝爾蓋也站了起來。

「那麼好吧，我想法弄來給你，它是一個什麼救濟盲人的慈善會送到我們那兒去的，但是我想現在它對看得見的人更加需要……——不過得好好想一想這一切該怎麼辦。」

「好，」維克多說，「明天我就把這件事通知自己的人，你也告訴我事情進行得怎麼樣。明天晚上你到市立戲院去。我們在那兒見面。」

這次談話是在十一月十三日，謝爾蓋打算在十五日以前實現自己的諾言。

可是十四日出了一件事，意外地妨礙了這件事情的進行。

學校罷課

十一月十四日，喀山市立戲院爲清寒的大學生舉行了一次音樂晚會。參加演出的都是大學生自己。

幾天以前，城裏就傳說這次音樂會一定是由示威遊行結束的。

青年陸續不斷地到燈光明亮的戲院門口來。寬闊的台階前有警察在慢慢地踱來踱去。今天警察特別多，——看樣子加強了警備。

三個同學——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走到戲院門前，向四圍望了望。他們的口袋裏沒有校長的許可證，而這次又非進戲院去不行。

三人正想溜進門去，突然看見離自己兩三步遠的地方站着到處鑽的、陰險的訓導員馬卡洛夫，馬卡洛夫倒背着手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們。跑走已經來不及了。訓導員對這三個學生眨起眼睛，像是要說什麼話，可是阿謝耶夫搶先說道：

「您好，班非爾·尼慕吉奇，學監先生看我們品行好，允許我們今天到戲院裏來。」
不等訓導員細想，三個人就安然走進門去了。在掛着用松枝紮成的彩帶的戲院休息室裏，

有一個軍樂隊在演奏。大學生擺攤子賣花、節目單和糖果。這天晚上喀山所有的青年差不多都到戲院來了。在大學生制服中間偶而閃過官員的黑禮服和貴婦人的富麗服裝。幾乎每人胸前都佩着「愛神郵局」的號碼。

謝爾蓋、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在休息室的人羣裏擠了很久，留心尋找維克多。忽然有一個梳着長辮子的女中學生跑到謝爾蓋的面前，她的肩頭掛着一個天藍色帶子的書包，上面寫着：「愛神郵局」。

「你是六十九號嗎？」她微笑着問道，「這是給你的信。」

謝爾蓋把紫色小信封拆開，看見寫得很潦草的三行大字：

「渴望同你見面。音樂會結束後我在傑爾查文公園等你，進口右首第三張椅子。」
這是維克多寫來的信。

謝爾蓋還沒有來得及把紫色信封塞進衣袋裏，阿謝耶夫就低聲對他說：

「希洛柯夫，希洛柯夫！看，希洛柯夫來了。」

同學們回過頭去，看見了全校畏懼的學監阿列克謝·沙維奇·希洛柯夫。他的胸前和頸上都掛着勳章，威風凜凜地走進休息室來。訓導員馬卡洛夫眯着眼睛、昂起頭神氣地跟在後面，同學們相互遞了個眼色，飛快地往過道跑去。

但這一次他們却逃不掉了。

馬卡洛夫揪住謝爾蓋的衣袖，說道：

「先生們，說謊是可恥的，可恥的。學監先生連想也沒有想過允許你們來。請你們立刻離開戲院回家去。」

謝爾蓋和兩個同學一聲不響地鞠了個躬，走到衣帽間去。他們在衣架後面站了十來分鐘，然後仍舊走上樓去。

音樂會已經開始了。

池子裏坐滿了觀眾。只有幾個遲到的聚成一堆，站在關着的門邊。從池子裏傳出大鋼琴響亮的聲音和提琴的曼妙聲音。後來全場響起了掌聲，有人喝采，這時胸前佩着大薔薇花的大學生工作人員把晚到的人放進去。

一個胸前也佩着大花的大學生走出舞台宣佈：「下一個節目是巴爾蒙的臨死的天鵝。喀山大學學生巴洛夫斯基唱，莫斯科音樂院學生菲爾德曼小姐鋼琴伴奏。」

後台走出一個身穿黑紗衣服、腰帶上佩着紅石柱花的姑娘，後面是一個身材魁梧、昂着頭的淺色頭髮的大學生。他的禮服很寬大，——看樣子是向別人借來的。

姑娘坐到鋼琴前面，把纖細的手放在琴鍵上，大學生就走到腳燈跟前，望了望坐滿青年的池子，用圓潤、有力、宏大的聲音開始朗誦：

白濛濛的海面的上頭，風兒在收集着陰雲……

全場發出一陣輕微的沙沙聲。

舞台上的聲音更加強有力了：

在陰雲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過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閃電。

一忽兒翅膀碰到浪花，一忽兒像箭似的衝到陰雲，牠在叫着，而——在這鳥兒的勇猛的叫喊裏，陰雲聽見了歡樂。

這叫喊裏面——有的是對於暴風雨的渴望！憤怒的力量，熱情的火燄和對於勝利的確信，是陰雲在這叫喊裏所聽見的。

大學生停止了一刹那，忽然上面的邊座中有人鼓起掌來。

海鷗在暴風雨前頭哼着，——哼着，在海面上竄着，願意把自己對於暴風雨的恐懼藏到海底裏去。

潛水鳥也哼着，——牠們這些潛水鳥，夠不上享受生活的戰鬥的快樂：轟擊的雷聲就

把牠們嚇壞了。

有一個人彎着腰，驚慌而匆忙地從大廳裏跑過去……

蠢笨的企鵝，畏縮地在崖岸底下躲藏着肥胖的身體……

從警官的包廂裏傳出了嘶啞的喊聲：

『下幕！停止這種胡鬧！』

眼睛凸出的胖警官在欄杆上俯下身去，向門口的一個人揮動白手套。

聽衆都從座位上跳起來，向舞台跑過去。響起了樂笛和雜亂的馬靴的聲音，可是幕並沒有放下。那個大學生站到了舞台的最前邊，用壓倒場內全部鬧聲的有力聲音朗誦了馬克西姆·高爾基的詩——海燕。

——暴風雨！暴風雨快要爆發了！

那是勇猛的海燕，在閃電中間，在怒吼的海的頭上，得意洋洋地飛掠着，這勝利的預言家叫了。

——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吧！

坐在後排的幾十個青年配合着朗誦了最後一句：

——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吧！

幕慢慢地放下來。觀衆向出口擁出去。學校的訓導員夾在人堆中胆怯地擠到衣帽間去，而喀山工業學校的三個學生——柯斯特里柯夫、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却高興地跳下樓梯，從他身邊跑過了。

謝爾蓋從戲院出來，就直接到傑爾查文公園去赴約會。他回家很晚。

第二天早晨，他們三人和平常一樣上學校去。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在衣帽間耽擱了一會，謝爾蓋就挾着圖樣進了教室。訓導員在門口攔住他：

「柯斯特里柯夫，」他安靜地甚至好像懶洋洋地對他說，「請跟我到禁閉室去。」

禁閉室又暗又長，像條閉塞的過道，裏面冷得很，並且發着霉氣。過了五分鐘，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也進來了。訓導員馬卡洛夫還沒有把鎖洞裏的鑰匙拔出來，阿謝耶夫就開始唱

了

神聖的孤兒院，我向你致敬：

他們得在禁閉室坐整整十二個鐘頭——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

他們決定不寂寞地度過。

最初他們使勁用腳踢門，踢下了許多碎屑。然後比力氣，甚至嘗試玩跳青蛙的遊戲，最後開始唱起歌來：

我是一隻不自由的小鷹，

被關在潮濕的監牢裏……

沒有人打擾他們，禁閉室門外的過道裏很靜，好像學校中的訓導員都死掉了。

傍晚，等工場和實驗室的工作完畢了，才把「犯人」放出來，並且告訴他們沒有得到特別的通知就不必來上學。

第二天，學校裏傳說柯斯特里柯夫、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被開除了，中午休息的鈴聲響

後，學生們在陰暗的長過道裏激動地跑來跑去。

『到禮堂去……大家都到禮堂去！』

『找校長——找學監！』

『取消開除的決定！』

『留柯斯特里柯夫、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在學校裏！』

學校當局着了慌，學校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訓導員們都驚慌失措，費了好大的勁才拉着學生們的制服、上衣，把他們從過道推進教室去，一邊重複地說：

『請安靜下來，諸位，請安靜下來。明天早晨一切都會圓滿解決，一定圓滿解決，校長和你們談談，一切都會弄清楚，一定圓滿解決。』

訓導員們終於哄住了學生，把他們推進教室去。上課勉強上到最後一次鈴響。

從學校出來，一大羣三年級生並不回家，却直接到魚市街去看阿謝耶夫、柯斯特里柯夫和雅柯夫列夫。

在那間窄小的房間裏，他們坐在牀上、鋪板上、大裁縫桌上，開始討論情況。

『一定開除的！』有幾個學生說，『希洛柯夫決定了怎麼作，他一定要作到。』

『不會的，』另一些不同意這個說法，『對這件事還沒有作出決定。』

『什麼決定？』

「教務委員會的決定。教務委員會不同意是不能開除的！這只是傳說。」

「不管傳說不傳說，讓他們開除試試看，你們看見了今天學校裏發生的事嗎？明天還要吃不消呢，托姆斯克中學兩個月前想開除一個學生，那裏的孩子們就把玻璃打碎，電綫割斷，據說還把學監揍了，我們照樣來一下。」

不是謝爾蓋插進來，三年級生還要熱烈地爭論好久。「好，孩子們，明天我們像沒有這回事一樣還去上課，看怎麼樣再說。」

大家就這樣分手了。

第二天早晨剛剛打過七點鐘，柯斯特里柯夫、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就出了家裏的大門，向阿爾斯田野的學校走去。

衣帽間裏已經又擁擠又嘈雜了，沒有一個訓導員注意到這三個擅自來校的學生，可是他們剛從衣帽間走進過道，馬卡洛夫就跑到他們的跟前。

「請你們離開學校，等候學監的特別通知，這是用俄國話告訴過你們的。」

三人面面相覷，只得回衣帽間去。

但是他們衣服還沒有穿好，三年級、二年級甚至一年級的學生就把他們圍起來了。

「請你們馬上各自回到教室去，不要留在這裏，開始上課了！」馬卡洛夫朝着衣帽間叫道，可是誰也不理他。教室裏一個人也沒有。可見這天早晨連教員也沒有想到上課。

他們把教員室的門鎖上，誰也不出來，雖然鈴已經響過了很久。

柯斯特里柯夫、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被一大堆同學包圍着，在過道盡頭的大窗台上又坐了差不多半小時，馬卡洛夫從遠處看着他們一羣人，但是不敢走近去。

長而刺耳的鈴聲又響了一次，教員們陸續從教員室出來到教室去上課，窗台旁邊的人羣也散了。

「怎麼？你們還在這兒，三位先生？」馬卡洛夫重新鼓起勇氣來，驚奇地問道。

「三位先生」無可奈何地向門口走去，訓導員馬卡洛夫親自把他們送到大門口。

他們出來後沉重的橡木門剛剛關上，學校裏就鬧了起來。高年級的學生跑進衣帽間去挽留謝爾蓋·柯斯特里柯夫和他的同伴，可是衣帽間已經沒有人了。

「把他們趕出去了！」一個孩子嚷道，他跑到又重又長、掛着幾百件大衣的衣架跟前，想把它推倒，可是衣架很結實，推不倒。

還有幾個孩子跑過來幫他推，衣架動了動，然後揮動着大衣袖子和下擺，倒下去了。學生們把它當作防禦工事，俯下身去。

「孩子們，罷課！」他們大聲朝着過道喊，「讓他們把柯斯特里柯夫、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找回來。」

「找校長！找學監！」

訓導員手足無措，他們只要往門裏探一探頭，就有套鞋和制帽，有時還有大衣向他們飛過去，學生都擁到了樓梯上。

「找校長！我們要見學監！找學監！」

「校長不在城裏，學監也不在，出去了，」最後，慌做一團的訓導員杜馬洛維奇說了話，他的臉色白得發青。可是誰也不相信他。大家跑到街上，沿着校舍跑過去，然後在一個窗子旁邊停下來，學監希洛柯夫就住在這裏。

「讓我們給他唱首葬歌吧！」人羣裏有誰喊道。

「好。我們來唱！」大家齊聲說。

「永念不忘……永念不忘……永念不忘學監阿列克謝·沙維奇·希洛柯夫，」大家齊聲唱起來。一個學生爬上道旁的柱子，揮動着長手臂指揮。

驚慌的、兇惡的希洛柯夫躲在紗窗簾後面。

學生們唱完「永念不忘」的葬歌之後，就沿着格魯吉亞街向前走去。他們一邊走，一邊唱大學生的革命歌曲：

新興科學的殿堂誠珍貴，

自由更值得寶愛。

我們舉起手來反對奴役，
反對殘暴的壓迫。

前面已經有一隊警察向他們走過來，把他們攔住，要他們回校。他們連街口也沒有走到。

儘管等着我們的是皮鞭，

是監牢、囚房、乾麵包，

但是，父親們今天的鬥爭，

我們的孩子將來一定知道……

被警察壓迫着的學生們齊聲唱起來。

這一天，當工業學校的學生給活的學監希洛柯夫唱了葬歌、又唱着歌在街上遊行的時候，
謝爾蓋也並沒有坐在家裏。

他又在兩天同維克多會面的傑爾查文公園裏和他碰頭了。

「喂，怎麼樣？」維克多問，「今天晚上能行嗎？……」

謝爾蓋皺起眉頭。

「今天不行，」他說。

「出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不能進學校去。學校當局要把我、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開除。爲了十四號的事情……」

「這樣，」維克多也皺起眉頭說。「這是件不愉快的事。你們還有多少時候畢業？」

「六個月。」

「只有這麼幾天啦？可惡極了……你好像沒有父母，是不是？」

「是的，我從八歲起就在孤兒院。」

「我們想個辦法吧，」維克多同情地把手放在謝爾蓋的膝蓋上說。

「當然，要想辦法，」謝爾蓋點點頭說，「也許能沒事。同學們在那裏罷課……但不管事情怎樣轉變，機器一定要拿到手，不然過兩天就要還給原主了。地址還是那個嗎？」

「還是那個，」維克多說。

「那麼就在十八號以前吧。」

十一月十七日早晨，喀山工業學校的台階前有一輛雪橇停下來。

從雪橇上下來了一個氣喘喘的警官和一個戴着大水獺皮帽、鬍鬚花白的胖神甫。

全體學生都被召集在禮堂裏。

神甫首先說話。他講了很久，說犯上作亂是罪惡的、愚昧的行爲。上帝也要降罪的，學校當局有「嚴厲公正地」處罰違抗者的自由。學生們一言不發。

然後警察局的警官簡短地講了幾句話，態度非常惡劣。他的演說可以用這兩句話來概括：「官費讀書，還要罷課！」

「花了幾個臭錢就可以罵人啦！」後排裏有一個學生說。

最後，學監講話了。兩手照拿破崙的樣子按在禮服邊上，阿列克謝·沙維奇·希洛柯夫到前面，用嘶啞的、斷斷續續的聲音說：

「關於柯斯特里柯夫、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開除學籍的問題……」說到這裏，希洛柯夫深深地透了一口氣。

禮堂裏寂靜無聲。

「……決定不開除」，希洛柯夫結束道。

禮堂裏立刻熱鬧起來。有人輕輕地喊了一聲「烏拉」。學校當局不得不把「反叛的學生」留下，因為他們害怕學校罷課擴大到校外去。喀山的大學生和工人隨時隨刻都會起來支持工業學校的學生的。

十一月十八日起，工業學校恢復了原狀，打鈴，上課，下課。先生、學生、門房——大家都各就各位。

衣帽間裏又長又重的衣架也立在原來的地方。靠邊的三個衣鉤上掛着三件大衣——柯斯特里柯夫、阿謝耶夫和雅柯夫列夫三人的。

當這三個朋友早晨來上學時，大家都把他們當作英雄似的來迎接。同學們在衣帽間裏把他們抬起來，在院子裏向他們喊『烏拉』。

上課的時候，教員對他們也是小心地、輕輕地說話，好像他們三人剛剛害過一場重病一樣。

總之，學校的秩序恢復了。平靜無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點鐘。

八點鐘又發生了一件使學校當局甚至警察局都大為震動的事情。

機械工場裏一架剛剛修好、準備交活的手搖印刷機失蹤了。

常學監希洛柯夫知道了這件事的時候，他又驚又怒地責備訓導員們：

『諸位，這是怎麼回事？你們爲什麼沒管好？這不是一座燭台，這是一架機器——可以用它印刷的呀！再過幾天我的辦公室都會落炸彈了……是誰拿的，立刻查出來！』

訓導員忙亂地四處奔跑，可是罪犯並沒有查到。機器也找不着。

當天晚上機器已經到了新的地方。新的主人們立刻開始用它來工作。

這一架本來印慈善團體冷冰冰的、枯燥的年報和捐款單的機器，此刻却在成千成萬的傳單

上面印出了勇敢熱烈的號召：

打倒專制政權！

打倒剝削者！

革命萬歲！

從喀山回來

一九〇四年六月底，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的小房子裏的人正在忙碌地準備着。

他們在等候謝爾蓋，幾天以內他就要回到烏爾祖姆來了。特別是祖母瑪拉尼亞等得最焦急。她已經九十二歲，眼睛看不清東西，常常生病，有時一連幾天不下炕。

「只要見一見孫兒，我死也甘心啦，他學成機械師了，機械師是了不起的！」祖母對鄰居們說。

謝爾蓋回家以前，家裏把牆壁和火炕都粉刷一新，姐姐柯紐塔和妹妹麗莎洗刷地板，把玻璃窗擦得發亮。桌上也鋪了白桌布，這是只有聖誕節和復活節才鋪的。桌子中間的瓦罐裏插着一束謝爾蓋心愛的矢車菊。

粉過的牆壁、漂亮的桌布、桌子上的鮮花使這個簡陋的小房間顯出了節日的景象，甚至令人覺得寬敞而光亮些了。

一切都準備就緒來迎接謝爾蓋。

輪船一星期來崔波奇吉諾四次，在中午十二時左右到達。

可是謝爾蓋回來的那天，輪船誤點了。

當謝爾蓋到了波爾斯托瓦洛夫街的時候，家裏只有祖母瑪拉尼亞一個人。姐姐阿紐塔上女
朋友家裏去，麗莎跑到烏爾祖母卡河洗澡去了。

祖母蓋着大圍巾躺在靠牆的長凳上打瞌睡。

「誰？」她聽見門洞裏有清脆的陌生腳步聲，喊道。

「自己人！」一個男子在門檻上回答。

「謝遼仁卡！你回來啦！」——祖母驚喜地叫道。

她從長凳上站起來，扶着牆壁，摸索着向謝爾蓋走去。

過了一分鐘，他們並排坐在長凳上，祖母的衰老的、佈滿皺紋的臉上現出了笑容。

「真是長大了，穿上制服了！也長鬍子啦！一切都很像樣！要是故世的卡佳，現在能看見你，」祖母說着哭了起來。

真的，謝爾蓋這一年來在喀山長大成人了，他又魁梧又結實，穿着呢制服，濃密的黑頭髮
往後面梳着，看樣子並不止十八歲。

不久，姊妹們都回來了，家裏充滿了年青愉快的聲音。一小時以後，波爾斯托瓦洛夫街上

● 阿爾查的母親葉卡吉林娜的愛稱。

所有的人都知道謝爾蓋回來了，柯斯特里柯夫家那扇破舊的、低矮的柵欄門不斷地開開關關，發出吱吱的響聲。

沙尼亞的母親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沙瑪爾采娃來了。普洛尼亞來過，謝爾蓋在市立學校時的兩個同學也跑來了，傍晚，孤兒院的守門人巴拉提也來了。

他老得多了，剪短的褐色頭髮中間已經出現白髮。

巴拉提問過好，把他稱爲『自己朋友』的那根大木棍放在門口，在謝爾蓋對面的板凳上坐下。

『請告訴我，你成了機械師啦？』巴拉提驚奇地說。『我在孤兒院裏耽了十一年，還是第一次看到孤兒院的孤兒有這樣大的出息呢。』

他用兩個手指小心地拿着制帽的帽簷，恭敬地把制帽端詳了一番。

守門人在柯斯特里柯夫家坐了很久，喝茶，吃空心圓餅，向謝爾蓋打聽喀山的情況。他走的時候非常滿意，因爲謝爾蓋學成了『機械師』，但並沒有擺架子。

巴拉提剛走，門還沒有關好，沙尼亞·沙瑪爾采夫就來了。沙尼亞穿着一套新的衣服，漿過的高領子頂住了下顎，打着絲領結，手裏拿一根刻有『高加索』字樣的細細的竹手杖。

『我們的騎士駕臨啦，』祖母瑪拉尼亞說。

真的，現在對沙尼亞除了騎士之外，再也沒有更適當的稱呼了。

「你這樣漂亮，我一下子認不出來了，」謝爾蓋摟着朋友的肩頭說。
「您，敬愛的謝爾蓋·米洛諾維奇，也不容易給認出來了，」沙尼亞也笑笑說。

第一個星期日，兩個好朋友早晨六點鐘就起床去捉魚。

城市已經醒來。烏爾祖姆的主婦們提着水桶到河邊去。教堂裏響着早禱的鐘聲。房主們在打掃自己屋前的街道。

兩人來到河邊，選了一個僻靜的角落，脫掉衣服跳進水去，這樣一個炎熱的六月早晨，在河裏游泳多美啊！河水澄清，可以看到黃色的沙底。

「你還繼續升學嗎？」沙尼亞和謝爾蓋並列游泳着，突然問道。

「我當然願意，可是你自己也知道的——有人吃包子，有人乾瞧着，」謝爾蓋笑了笑。

「那麼你就留在這裏吧，我們市政府裏有一個登記員的空額，你如果願意，我可以給你想想辦法。」

「不用，」謝爾蓋說。

兩人沉默地游了幾分鐘。

「伊凡·尼柯諾維奇！」沙尼亞忽然喊道。「伊凡·尼柯諾維奇！」

謝爾蓋看見岸上有一隻船，船裏坐着一個紅髮蓬鬆的二十六歲左右的青年。晒得褪了色的

大學生制帽歪到後腦上。他在用一個鐵罐淘船裏的水。

「據說他是個政治犯，」沙尼亞低聲說。「給你介紹好嗎？」

伊凡·尼柯諾維奇，托姆斯克技術專科學校的學生，沙尼亞還是在維亞特卡就認識的。介紹認識了。這天他們三人在一起度過，傍晚又一同到流放者的家裏去。

謝爾蓋從流放者家裏回來的時候，忽然說道：

「要是能把認識的青年人都邀到河上來划船，那多好啊。」

「這個主意不壞，」大學生表示贊成。

一星期之後舉行了一次野餐。坐船遊玩的有十二個人：高等學校學生、大學生、中學生。他們帶了茶炊，夾肉麵包、吉他。

天黑以後，他們在烏爾祖姆卡河岸上燒起篝火，煮魚湯，彈吉他，齊聲唱革命歌曲：

我們不要黃金的偶像，

我們厭惡沙皇的宮殿！

青年的歌聲在河流上空傳了開去。

篝火的紅色反光在水面上顫動。

謝爾蓋站在篝火旁邊，用一根綠色的樹枝指揮。

起來，勞動人民，起來，
飢餓的人們，打倒敵人。

謝爾蓋走了

謝爾蓋幾乎每天和這個大學生見面。

沙尼亞從市政府回來，總看到他們兩人在一起。他開始恨謝爾蓋了，他覺得謝爾蓋同他從來沒有像和新朋友那麼談得投機。

連祖母瑪拉尼亞也很喜歡伊凡·尼柯諾維奇，他每天都到柯斯特里柯夫家來。祖母送給他一個綽號：「塔拉里拉」。原來這個大學生有一種可笑的習慣：他老是哼着一支沒有歌詞的調子，所以聽到的只是那永無休止的「塔拉里拉，塔拉里拉」。

八月中，謝爾蓋忽然對家裏人說，他要和伊凡·尼柯諾維奇到托姆斯克去。

「你怎麼，到技術專科學校去讀書嗎？」沙尼亞問。

「想是想去，只是不知道環境允不允許。」

「你究竟想做個什麼樣的人？」

「我想做現在最重要和最需要的人，」謝爾蓋回答。

「我什麼也不懂，」沙尼亞生氣了，他再也不說話。

祖母聽說謝爾蓋要走，嘆息起來。

「爲什麼又要走了？沙尼亞給你在市政府找個事，你就可以在烏爾祖母舒舒服服地生活下去啦。」

「奶奶，我非走不可。」

「既然非走不可，你就走吧，」祖母擺擺手說，「這一定是「塔拉里拉」說得你動了心啦。」

謝爾蓋臨走前七天，決定和祖母以及姊妹們去照張像。

爲了這件大事，祖母把烏斯奇尼亞·斯結巴諾夫娜找來，和她商量穿哪件衣服去照像好——穿毛絨衣服還是黑披肩，一直商量了很久。麗莎不像平時那樣梳辮子，却梳了一個髮髻。

麗莎和謝爾蓋攙着祖母在街上慢慢走。祖母一步一跌——衰老的腿不聽話了。

攝影師是一個瘦小的人，他忙來忙去安排了好久才使他們坐定：祖母和麗莎並排坐，麗莎手裏拿一本書，謝爾蓋和阿紐塔站在後面。

過了四天，照片洗好了。祖母瑪拉尼亞把它掛在屋子裏神像下面最容易看到的地方。

謝爾蓋在一個暖和晴朗的秋天走了，樺樹上的葉子有的已經發黃，但天空却是一片蔚藍色，沒有一朵雲。

收拾東西並沒有費多少時間。一籃衣服、一條被、一個枕頭——這就是全部家當。

祖母瑪拉尼亞這天早晨天一亮就起來。她給謝爾蓋烤好路上吃的點心，裝了一瓶熱牛奶。

「在路上喝。坐船總是想吃東西的，」她勸謝爾蓋拿着，雖然謝爾蓋反對，但她還是把那瓶牛奶塞進了他的衣袋裏。

妹妹麗莎臨別時送給哥哥一條手帕，手帕上繡着他的縮寫姓名。

謝爾蓋辭別了祖母和姐姐妹妹，伊凡·尼柯諾維奇和沙尼亞來接他，沙尼亞要送他們兩人到崔波奇吉諾碼頭。

他們到碼頭的時候，輪船還下着錨。

離開船只剩幾分鐘了，乘客都上了甲板。帶着包袱和孩子的婦女，戴草帽、撐大帆布傘的紳士，穿坎肩的紅臉頰包工頭和幾個拿口袋的農民。

謝爾蓋和大學生剛踏着跳板走上輪船，就有一個赤腳、淡黃頭髮的水手把跳板收起，輪船慢慢離開碼頭了。

謝爾蓋和伊凡·尼柯諾維奇站在甲板上揮動制帽。

「再見，伊凡·尼柯諾維奇！再見，謝利卡！來信！來——信！」沙尼亞喊道。

他站在岸上，一直等到輪船在河流轉灣處消失了，才揮動着手杖慢慢回家去。

「他們走了，」他心裏想，「到大城市裏去生活、學習、工作，而我却留在烏爾祖姆。」

他心裏很煩悶，一邊走，一邊揮動手杖打落道旁樹叢上的葉子。

這時候，在輪船上的一個小艙裏，兩個同志正談得起勁，輪船不斷地簸動，底下的機器軋軋作響，謝爾蓋坐在狹窄的床舖上，尼柯諾維奇靠牆站着抽烟。

「謝爾蓋，你應當知道等待着你的的是什麼！上絞架也不是不可能的。坐牢和流放就更不用說了……」

謝爾蓋站起身來，搖了搖頭，把頭髮從前額掠到後面去。

「伊凡，我知道！」

他把小小的圓窗子推開，河上的新鮮空氣和機輪的響聲衝進艙裏來。

「我們已經過了舒爾瑪啦，」謝爾蓋把頭伸出窗外，說道。

天漸漸黑下來。幾百年的茂密的森林、沼澤、不高的丘陵從旁邊掠過去，在傾斜的黃土岸上，偶而有些矮小的圓頂茅舍若隱若現。

河上昇起了白濛濛的寒霧。

有些地方已經點起燈來了。

他心裏很煩悶，一邊走，一邊揮動手杖打落道旁樹叢上的葉子。

這時候，在輪船上的一個小艙裏，兩個同志正談得起勁，輪船不斷地簸動，底下的機器軋軋作響，謝爾蓋坐在狹窄的床舖上，尼柯諾維奇靠牆站着抽烟。

「謝爾蓋，你應當知道等待着你的的是什麼！上絞架也不是不可能的。坐牢和流放就更不用說了……」

謝爾蓋站起身來，搖了搖頭，把頭髮從前額掠到後面去。

「伊凡，我知道！」

他把小小的圓窗子推開，河上的新鮮空氣和機輪的響聲衝進艙裏來。

「我們已經過了舒爾瑪啦，」謝爾蓋把頭伸出窗外，說道。

天漸漸黑下來。幾百年的茂密的森林、沼澤、不高的丘陵從旁邊掠過去，在傾斜的黃土岸上，偶而有些矮小的圓頂茅舍若隱若現。

河上昇起了白濛濛的寒霧。

有些地方已經點起燈來了。

他心裏很煩悶，一邊走，一邊揮動手杖打落道旁樹叢上的葉子。

這時候，在輪船上的一個小艙裏，兩個同志正談得起勁，輪船不斷地簸動，底下的機器軋軋作響，謝爾蓋坐在狹窄的床舖上，尼柯諾維奇靠牆站着抽烟。

「謝爾蓋，你應當知道等待着你的的是什麼！上絞架也不是不可能的。坐牢和流放就更不用說了……」

謝爾蓋站起身來，搖了搖頭，把頭髮從前額掠到後面去。

「伊凡，我知道！」

他把小小的圓窗子推開，河上的新鮮空氣和機輪的響聲衝進艙裏來。

「我們已經過了舒爾瑪啦，」謝爾蓋把頭伸出窗外，說道。

天漸漸黑下來。幾百年的茂密的森林、沼澤、不高的丘陵從旁邊掠過去，在傾斜的黃土岸上，偶而有些矮小的圓頂茅舍若隱若現。

河上昇起了白濛濛的寒霧。

有些地方已經點起燈來了。